

名著百部系列

电

子

版

电

子

版

后 浦 集

清

烟水散人

超

值

收

藏

版

圣碟科技 九鼎文化

# 合 浦 珠

(清) 烟水散人

## 提 要

清代小说。十六回。全称《新镌批评绣像合浦珠传》。署“携李烟水散人编”，亦署“烟水散人编次”。

书叙金陵书生钱九畹发誓“若不得一才色双全的，誓终身不娶”。后与名妓赵友梅一见钟情。钱九畹老师郑文锦为人奸诈，与妓院老鸨合谋钱九畹钱财，赵友梅得知消息，告诉了钱九畹。郑的阴谋没能得逞，遂勾结官府，诬陷钱九畹下狱。经好友搭救，钱九畹出狱后投奔范？然家暂住，由婢女毁蕖传诗递柬，与小姐范梦珠私订终身。但范家有言，必有以明珠为聘方可许嫁。钱九畹得异人相助，得到了订婚的明珠。但范？然和范夫人各收到一颗行聘的明珠，一女不能嫁两家，于是考诗择婿。钱九畹把他和范梦珠的唱和诗送上，小姐一看便知，自然中选。范？然为了平息另一持明珠行聘者程家的不满，主动为媒，把一位有权有势人家的女儿嫁给了程家。钱、范、程三家皆大欢喜。

作品，多处拟唐人传奇情节，如神异的申屠丈挟人飞垣救赵友梅，类《昆仑奴》；千里之外真真儿取恶人首级，类《聂隐娘》；白瑶枝还魂又类《离魂记》等。作者把这孤立的零散情节串连一起，重新铸造，虽波澜曲折，节外生枝，未免冲淡了主题，有冗赘之感。语用浅近文言，诗词篇幅亦多，继承明末小说风格。今存清初刻本。

## 合浦珠序

予谓，天下有情士女，必如绮琴引卓，萧寺窥莺。投彩笺之秀句，步氏倾心；寄组织之迴文，连波海过。以至漱园之诗，曲江之酒，方足为风流情种，垂艳人齿。然而苍梧之泣，竹上成斑；寤寐之求，河洲致咏。必其一往情深，隔千里而神合；百忧难挫，阻异域而相思。牡丹亭畔，有重起之魂，玉镜台前，无改弦之操。如是而后谓之有情，始不虚耳。若夫静女其变，胎彤管而踟躅；采兰于洧，赠芍药以夷犹。而或愆期于蕙芦之阪，邀欢于风雨之晨。斯则郑卫之风，淫荡之匹，乌睹所谓金门隽彦，兰闺婉秀者哉。

予自早岁嗜观情史。每至绿窗以菁藻摘毫，罗帐以珊瑚作枕，却使君于桑陌，嫁碧玉于汝南，莫不揽兹艳异，代彼萱苏。是以午夜燃脂，选校香奁之什；清晨弄墨，唯誊绣阁之文。不谓数载以来，萍踪流徙。裘敝黑貂，徒存季子之舌；梦虚锦凤，遐辞太乙之藜。而曩时一种风流逸宕之思，销磨尽矣。忽于今岁仲夏，友人以《合浦珠》倩予作传者。予逊谢曰：“才子名姝，俱毓山川之秀气，故以芝兰为性，琬琰为才。至其相慕之殷，心同胶漆。若欲以芜蔓枯槁之笔，摹绘婉变静好之情，是何异瞽目而论妍媸，将地贻识者之诮。”而友人固请不已，予乃草创成帙。

盖世不患无倾城倾国，而患无有才有情。惟深于情，故奇于遇。若谓今世必无奇人侠士，如古押衙、虬髯公者，乃拘挛之见也。是故烟花队里，不地冰雪之姿；锦绣园中，必生龙凤之质。甚而当垆一笑，订偶百年；天涯之远，必逢帐魂。可起

者始谓之情中之至耳。世之君子，须信风流之种不绝，芳韵之事足传，又何必考其异同，究其始末耶？

第一回 梅花楼酒钱赠侠客

词曰：

韶光迟速，休名利关心，尘途碌碌。门外莺啼，  
正值春江拖绿。襟怀潇洒须去俗，缔心友交芝兰同馥。  
草堂清昼，弹琴话古，讽梅哦竹。

凭世上雨云翻覆，惟男儿倜傥，别开眉目。莫笑  
寒酸，自有文章盈腹。翠帏遥想人如玉，待他年貯伊  
金屋。昼哦窗下，赓诗花底，风流方足。

——右调《疏帘淡月》

又诗曰：

才子自应逐美媛，不须仙洞觅胡麻。

请君试看明珠报，莫谓今无古押衙。

说话人生七尺躯，虽不可儿女情长，英雄志短，然晋人有云：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。故才子必须佳人为匹。假使有了雕龙绣虎之才，乃琴瑟乖和，不能觅一如花似玉、知音咏絮之妇，则才子之情不见，而才子之名亦虚。是以相如三弄求凰之曲，元稹待月西厢之下。千古以来，但闻其风流蕴藉，啧啧人口，未尝以其情深儿女，置而不谈。于今不及远拾异闻，姑以耳目所及，演述成编，以为风月场中谈资一助。

这段佳话，在明朝天启中。有一钱生者，讳兰字九畹，排行十一。原籍金陵人氏，其父中丞公，历宦浙西。因见姑苏风物清妍，山水秀丽，遂买宅于胥门内大街。兰生五岁，中丞公即已弃世。其母魏夫人，有治家材，且严于规训。兰亦天性颖敏，至十岁便能属文，通《离骚》，兼秦汉诸史。及年十七，

即以案首入泮。虽先达名流，见其诗文，莫不啧啧赞赏，翕然推伏。兰亦自负，谓一第易于指掌。其居金陵祖宅讳叫一鹤者，兰之嫡堂叔也。以恩荫现任山东郡守。兰门第既高，又声名藉甚。况生得眉秀神清，皎如玉树。虽卫、潘安，无以逾也。因此英郡缙绅巨族，咸欲得兰为婿。央媒议姻的，门无虚日。

魏夫人因以年齿渐长，择其门楣相对者，将欲许允。兰以功名未就，力为阻止。曾读《娇红传》，废卷而叹道：“不遇佳人，何名才子？我若不得一个敏慧闺秀、才色双全的，誓愿终身不娶。”家有数婢，曰红叶，曰秋烟，曰桂子，曰绣琴，皆十六、七岁的佳丽人也。然兰无一当意者。群婢中惟秋烟尤觉艳丽，狡慧机警，能猜人意中事，兰稍注念，往往因事杂人稠，亦未及向海棠枝上试腥红。所与交游，皆当世名流韵士。其同窗社友，最为相知莫逆，惟有崔子文、李若虚两个。每日会文，功课之暇，必与二人寻芳拾草，以饮酒赋诗为乐。

一日，值二月中旬，苏人游虎丘者，挈杯携壶，纷纷接踵。又闻梅花楼酒肆甚佳，钱生游兴勃然，遂致柬邀订崔、李。至期，二子以事阻不果。钱生怅然道：“俗哉二君，何乃此尘务相绊，误我游兴。”有一书童，唤做紫箫，在旁相劝道：“既崔、李二相公有事不来，趁此风日清美，相公何不自去随喜。这叫做乘兴而往，兴尽则返，何必见责。”钱生点首微笑道：“不意汝亦能解说佳话。”遂携枕头钱，令紫箫随往。

到了虎丘，果见画船鳞次，罗绮如云。乃觅幽胜之处，徘徊片晌，始诣梅花楼沽酒独酌。只是楼中饮侣满座，皆酒后喧语，俗气逼粉，钱生不胜厌闷。持杯而起，倚窗遥望，见淡烟芳草之中，乃真娘墓也。因朗吟白香山之诗云：

真娘墓，虎丘道。不识真娘镜中面，唯见真娘墓  
头草。霜摧桃李风折莲，真娘死时犹少年。脂肤黄手

不牢固，世间尤物难留连。难留连，易销歇。塞北花，江南云。

吟咏至再，兴犹未已。乃问店家索取笔砚，向那粉壁之上，题着七言古体一篇。

诗曰：

春风处处黄鸟啼，桃花李花争芳菲。  
花荫笑语人不见，花外香尘暗拂衣。  
虎丘山寺钟声晓，虎丘山路生芳草。  
香车宝马往来多，水色山光领略少。  
我来邀胜破春愁，拂衣独酌梅花楼。  
楼中寂寂添幽绪，遥见真娘墓边树。  
翠钿罗衫化作尘，墓门留待诗人句。  
镜里娇容想昔时，只今烟袅绿杨枝。  
可怜不是巫山雨，恼乱襄王起艳思。

钱生题迄，自吟自笑，连饮数杯。俄而日已亭午，遂与紫箫下楼。只见店主面红耳涨，扯住了一个穿白的人，正在那里喧沸。在旁观看的，纷纷说道：“这也特杀奇哉，真正是个无赖棍徒，白撞酒食。”或笑或骂，或欲挥拳相向，或劝店家剥取衣服。观那穿白的人，却又面不改容，昂昂自若。钱生不解其故，向前诘问。店主道：“这人素昧平生，日昨忽到小店沽饮，算银三钱，毫厘不还。说道寓在专诸巷内，待至明日来饮，一并还清。老掘万分不肯，见他又不像个哄骗之徒，只得破格应允。到了今早，果然又来，老拙道他是个信实君子，仍与酒馔，大饮大嚼。谁料身边原无半文。念小店贷本营生，那有酒肉与人白吃之理。不由老汉不怒从心起，为此与他厮闹。”钱生笑道：“事亦甚小，我看此友，不是寻常之辈，所欠若干，少顷与酒钱一齐算还，不消发话。”店主慌忙致谢道：“既承



相公应认，老拙再有何言。”

钱生一手携了那人，重上楼来，施礼坐定，从容问道：“老丈眉宇轩轩，决非尘埃中人物，何故欠少酒债，致受小人之侮。”那人答道：“不才遨游湖海，闻说苏杭乃是天下名郡，故不远而来。却因盘桓日久，资斧空乏。近有故人，订在虎丘相晤，故每日到此。无聊之际，沽饮三杯。叵耐店主不能识人，辄尔哂哂。”

又问其居址姓名，那人道：“我浪迹萍踪，何有定处。虽复姓申屠，其实并无名号，江湖上相知者，但呼为申屠丈耳。”钱生见其谈吐如流，肃然起敬道：“适间独饮，殊觉意致索寞，不意邂逅间忽逢老丈，使人佳兴倍添。”于是呼酒对酌。申屠丈仰首一看，忽见壁上题诗，墨迹初干，击节叹赏道：“此必郎君佳作，藻思绮句，不减庾、鲍。”钱生含笑不言。

已而夕阳在山，紫箫促归，申屠丈即放杯起身，拱手作别。钱生牵袂恳留，必欲再饮。申屠丈道：“与君萍水相逢，谬承雅爱。但仆高阳酒徒也，一吸五斗。如尊驾必欲入城，即此告辞。倘有僧舍可以借榻，愿卜其夜。”钱生大笑道：“老丈妙人也，方恨相见之晚。即十□□饮，尚可淹留，何况一夕乎。”申屠丈亦掀髯大笑道：“君虽书生，绝无一些酸腐气，异日青云事业，未可量也。”

钱生便令紫箫算还酒钱，并买佳肴数味，美酒一樽，借一幽雅禅房，剪灯细酌。申屠丈高谈阔论，娓娓不倦。直至二更，方才就寝。次日早起，住持长老知是钱公子，不敢怠慢，急忙整治晨餐。

二人梳洗方毕，对坐闲话。见一小沙弥走进，口中连说：“怪事，怪事。”钱生呼问其故，沙弥道：“适才打从梅花楼经过，闻说店主有银二十余两，临卧时放在枕头底下，今早起

来，分毫未见。只有老夫妇在房，又门户不开，竟不知从何处去了。惊得店主目定口呆，没做理会处，岂不是件怪事。”申屠丈见说，掩口而笑。钱生怪而问之，申屠丈道：“吾恶此老索酒钱甚急，聊戏之耳。”便向沙弥道：“汝去对那店主说，不须烦恼，银子只在床侧。右首小皮箱内。”钱生亦未相信。只见小沙弥去不多时，即便回来说：“银子果在皮箱里面。那店老又惊又喜，还说要来谢罪。”钱生与住持始信是实。暗暗惊异。

须臾饭毕，谢了众僧，便与申屠丈作别回家。申屠丈亦不致谢，但云敝寓在专诸巷，左首第三宅内，明日午前，望君独枉玉趾，再获一谈。”钱生唯唯而别。及抵家，值崔子文亦至。即告以游虎丘得遇申屠丈，及店家失银一事。子文道：“此乃方士弄术耳，何足为异。”钱生不以为然。

次日，如期过访。申屠丈早已倚门相候。延入客座，但闻异香芬郁，沁入襟怀。其罗列器玩，无不珍奇。初不似客游窘乏者。未几进茶，其茶叶碧绿细嫩，香若兰花。叙话多时，复邀入内室。只见陈设肴饮，皆是珍美味。青衣以琥珀杯斟酒，酒色殷红，与杯相映。钱生虽是宦家，其筵席之盛，亦未能及此。

酒过数巡，申屠丈道：“宾主对酌，无以为欢，幸有女乐，令歌以侑酒。”言未毕，只见屏后轻移莲步，走出两个美人来，俱年十七八岁。一衣红绡，一衣紫绡，去鬓翠蛾，轻盈窈窕，真国色也。红绡妓以金莲杯斟酒，奉与钱生，扬袂而歌曰：

春风绕象床，春心满洞房。凭谁寄语薄情郎。花

既谢兮春昼长，早归来兮勿徜徉。

红绡妓歌竟，紫绡妓以碧玉斟酒相劝。手按象板低低歌道：懒换春衫昼掩扉，看花几度泪沾衣。

别时罗帕空留篋，只看雕梁双燕飞。

歌毕，申屠丈道：“音虽下里，不及阳阿薤露之曲。然郎君工于染翰，愧无珠玉，以宠斯伎。”钱生不能推却，乃口占一绝云：

仙洞双姝云剪衣，能歌玉树使人迷。

娇音若在花边落，应遣流莺不敢啼。

申屠丈连声赞赏道：“佳作佳作，所愧二女子歌匪金缕，有辱郎君口吐夜珠。”乃令二妓复以巨觥送酒。钱生以妓女立近身边，羞涩不能即饮。红绡妓乃高捧金卮，向着钱生嘴唇一灌而尽。

申屠丈亦搏髀高歌曰：

朝出去兮访丹丘，暮归来兮月满楼。

烟波浩浩兮山万里，家四海兮任遨游。

申屠丈歌毕，又问钱生道：“清歌寂寥，不足以为娱。欲作舞剑之戏，郎君愿观之乎？”钱生道：“愿乞一观。”只见申屠丈取出宝剑一口，掷在空中，其剑自能回旋飞舞。倏又化作二剑，一舞于左，一舞于右。舞不多时，二剑又相凑而舞，作斗格之势。须臾，又变作六七剑，剑剑自舞。而有时往来间杂，无限错综转折之妙。但觉寒光闪闪，悲悲凄凄。既而舞毕，仍是一剑在空。紫绡妓徐徐以手接之。

于时，日转西轩，暮霞零乱。钱生以不胜杯酌，坚欲告辞。申屠丈道：“归路甚远，亦不敢强留。只是区区天下有心人，他日郎君或有缓急，不妨谋诸我。”钱生道：“仰辱厚谊，敢不服膺。只是老丈留在敝郡，可以不时奉候。万一行旌别指，则山川间之，何以图晤？”申屠丈道：“我明日便一帆遥指武陵，将渡钱塘，或走山阴、会稽，或探龙湫、雁荡，果是行踪未定。但郎君怀一欲见之意，自有会期。”钱生遂即起身谢别。

申屠丈送至中庭，复问道：“郎君年将弱冠，未审雀屏曾中否？”钱生摇首道：“尚未受室。”申屠丈道：“以子才貌双全，簪纓华裔，岂患无佳配哉。然而姻缘前数，只在赤绳一系，吾闻玄妙观新来一梅山老人，能以神相知人过去未来之事，吾子何不竭诚投谒，以卜前程。则姻事功名，一言可以了了。”钱生连声应诺。直至门首，各道珍重而别。抵胥门，已昏暮矣。

钱生少处书帙，未尝亲近美色。那一日，一见歌妓，不觉神魂飘荡，几不自持。明日会着崔子文、李若虚，告以所见，遂偕往访之，则已门房扃锁。询于邻居，皆云彼原僦居一月，今早已迁移他去矣。三子遂怅然而返。逾数日，生复邀崔、李同往玄妙观，谒见梅山老人。那老人苍姿白发，骨格清奇，巍然四皓之侣。钱生备陈求相之意，老人即便先看崔、李，口中啧啧道：“二足下神清相旺，甲科无疑。但目下文战未利，一交眼运，必然高捷。”以后相到钱生，老人吃惊道：“这位钱兄，自然也是甲科了。只是目下就有一场灾险，老夫意欲直陈，未知可否？”钱生道：“君子问灾不问福，但请老丈直言，切勿隐讳。”那老人不慌不忙，说出几句话来。

管教：

未来休咎姻缘事，只在神奇一相中。

毕竟老人说出什么话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波澜曲折，文亦有空中舞剑之妙。毕竟是慧心人方具慧眼。若崔子文，便与店主何异。

## 第二回 秋烟婢两度醉春风

诗曰：

别有柔枝惹断肠，春风暗里惜垂杨。  
花荫略做鸳鸯偶，裙底深闻酱醋香。  
蹑足轻轻投绣带，残更悄悄赴西厢。  
心惊只为愁狮吼，几度叮咛莫显扬。

这一首诗，单道那偷婢的妙趣。常言道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。这是为何？盖因人家有了美貌的侍儿，其妻妒悍的，则不敢偷。不妒的，亦不必偷。唯是妒不深而醋意亦复不浅，于是灶前廊下，潜窃口脂之香，捧水传茶，轻摸酥润之乳。欲近而不敢近，欲抛而不能抛，暗丢眼色，巧觅私期。较之长夜同眠，无人拘束的，更有情味。况且人家美婢，原不可少。假如有了一个美妻，又有几个美婢跟随，转助其美。就如牡丹有了娇花，必须绿叶。所以郑康成家有掌笈奏的青衣。白乐天有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之咏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梅山老人先相了崔子文、李若虚，然后相至钱生，却说道有些灾难。钱生再四恳求直言，老人道：“细看尊相，必然是少年登第。但气色昏滞，主有非罪之灾，幽闭囹圄。虽不久就释，要满七七之期。此后更有客途一厄，虽不致损害，也有一场天大的虚惊。自此稳步云梯，渐入佳境。然看足下今日来意，不特问那功名，兼且为着内助。据观尊相，应有三位贤美夫人。初求甚难，后亦甚易。尚当宽缓岁月，直待高中之后，方得完姻。吾有八句俚言，子须牢记，他日自有应验。遂取小笺，提笔写道：

青年科第，文章率然。  
彼有淑女，遇珠则圆。  
雨花庵里，桃叶渡边。  
若逢四九，返尔林泉。

写毕，付与钱生，连嘱保重。钱生便令从者，呈上谢仪。老人坚却不受道：“且俟三君挂绿之后，然后领赏。”

三人致谢离观，于路中，钱生问道：“二兄以梅山风鉴若何？”若虚道：“此亦相士套语耳，何足凭信。”子文道：“九畹兄恂恂若处子，每日不离书馆，安得有危厄之事。即此一言，足征其谬诞矣。”钱生道：“只怕人事不常，难以预定。”

正说间，忽遇着同社陆希云，问其何往？希云道：“敝斋前海棠盛开，今日特屈二兄，暂辍牙签诗以赏之。顷造九畹兄潭府，遇尊价紫箫说，与崔、李二相公同到玄妙观去了。小弟因即步来相候。”崔子文道：“赏花赋诗，正吾党胜事。但有费主人物料奈何？”钱生道：“明日便是小弟治觞。”希云道：“然则明后日又轮到崔、李二兄了。”说罢，四人皆大笑，随即同诣陆子斋头，看那海棠花。果然天艳无比。子文道：“一睹此花，宛若西子在前，太真复出。”钱生笑道：“不意范大夫载去之后，李三郎杨浴之余，复受仁兄清盼。”希云道：“海棠虽好，尤赖三君名士赏鉴。”若虚道：“有此名花，就该有贤主人了。”

调笑未毕，酒肴已备，即设席于花下，四人传杯换盏，极尽欢噱。希云道：“清饮不足以展怀，乞崔兄行一口令。”子文道：“我要海棠诗一句，中有一个花字。”即举杯饮尽，念诗一句云：“只恐夜深花睡去。”若虚道：“要罚三大杯。”子文不服道：“弟乃令官，岂有受罚之理。”若虚道：“遇知己，赏名花，可无佳令，乃效村学究所常道者，岂不该罚？”

崔子文大笑，乃把杯连饮三爵，既而分韵赋诗。

酒至半酣，希云道：“青楼中，近有一仙人谪下，三兄亦曾相闻吗？”三子道：“不知也，乞兄为弟辈言之，其色艺何如？”希云道：“那个妓女，年方破瓜，其容色姣媚，固已远出寻常。加以诗画棋琴，无不妙绝。虽门前之流水接轳，而矜色自高，罕有得其回眸一笑。我辈虽是酸措大，岂有名花在前，不为品题，以作片时之乐。”若虚道：“兄言及此，使弟情兴勃勃，便当订期一访。但不可与九畹偕行。”钱生道：“岂以弟非韵士，故独见却之深耶？”若虚道：“弟辈须髯如戟，若与玉山相并，不无形秽。弟恐洞中仙子，独垂盼于钱郎耳。”子文道：“少年老成，莫如九畹。弟在十四五岁，即已情欲难遏。”希云道：“钱兄家故多姬侍，安知无妖娆儿偷近郎侧。想那花荫月底，牡丹芽已拨动久矣。”钱生举杯道：“今后有不谈席间事而涉于他事者，罚以巨觥。”时已日暮，移席斋中，后猜枚掷色，酩酊而散，将已更余矣。

老夫人因冒风寒，早已睡熟。候生归者，在外惟有老仆钱贞，书童紫萧，在内惟秋烟诸婢。钱生进入卧房，未及呼茶，秋烟即以橄榄汤双手递至。盖群婢中惟秋烟善察人意，姿态尤媚。若绣琴，则如牡丹初放，非不妖艳，而肉质颇肥。若桂子，宛如秋水泠泠，素梅近雪而清瘦可怜。至于红叶，亦复身材婀娜，秀发修眉，所少者惟躯肤不白。其余，若樱桃、彩霞，则色之最下，不堪入目矣。

是夜，生已半酣，因在席上被崔李二君百般谐谑，引得春心难遏。及归卧室，值秋烟捧进茶来。见其双脸腻霞，手腕如玉，转觉欲火如焚，不能按纳。乃令群婢皆寝，独谓秋烟道：“我今夜醉甚，不能即睡，尔姑留此以伴我。”秋烟道：“往夜官人醉即熟寝，独今夜不能即睡，何也？”钱生注目熟视，

笑而答之道：“往时之醉醉于酒。今夕之醉醉于汝。”秋烟道：“语言颠倒，官人真醉矣。”钱生又问道：“春色恼人，欲眠不稳，信有之乎？”秋烟道：“在官人则有之，若奴辈无思无虑，惟恐玉漏相催，何不稳之有。”钱生道：“汝谓睡不能稳，亦有说乎？”秋烟道：“鸳鸯衾里，尚少一个粉搯就玉琢成的小姐，免不得捣枕槌床，岂能眠稳。”钱生道：“今夜权以汝作小姐何如？”秋烟低鬟微笑，以手弄其裙带。钱生即忙向前搂抱，秋烟半推半就，低低说道：“只恐柔枝不胜风雨。”钱生乃去其亵衣，抚摩之际，惟觉嫩蕊初枝，滑润如绵。于是银扣松开，奶胸全露，绣鞋高卧，纤指按腰。那管桃浪之翻残，一任灵犀之欢合。两意绸缪，不待言矣。

钱生与秋烟之调戏也，群婢皆寝，独绣琴假寐而不卸衣。盖桂子、红叶，俱年十五，情窦尚浅。惟绣琴最长，而芳心已盛。往常爱生俊雅风流，实有仰上之意。是夜见生独留秋烟在房，不能无疑。乃悄悄潜立于纱窗之外，以觇其动静。及其阳台即赴也，遂于窗缝窥之。只见生之下体，洁白如雪。初合之时，若艰涩而不能即进者。但闻秋烟口中作呻吟之声，徐徐说道：“从容些。”钱生应道：“且耐片刻。”有顷，只见柳腰轻摆，玉箸频抽。又闻生问秋烟道：“汝乐否？”秋烟摇道而不言。钱生道：“我但觉津津有味。”既而残灯半明，不能备张。但闻帐钩摇响，笑声吟吟而已。斯时，绣琴已是十分情动，虽津唾屡咽，而裙裤之内，蔷薇玉露，浸溢于旁。只得和衣而睡，亦不能窥其雨云之毕矣。将至鸡鸣，秋烟与生重订来夜之期，潜归寝榻。至晓，钱生约那崔、李，共设席于陆宅，以答敬希云，兼不负海棠之盛。

方早膳毕，钱贞报说郑相公来望。钱生急忙整衣出迎，叙话良久。郑秀才道：“近日有一名妓，来自维杨，年方二八，



姿容技艺，件件皆精。所居就在胥门外。倘贤弟得暇，何不同去一访。”钱生因为有酒，约以异日。郑秀才又道：“凡人读书，虽不可不用功，亦不宜拘拘然如道学腐儒，终日正襟危坐。当此暮春和煦，便是圣门的曾点。也有俗乎沂，风乎舞雩之兴。况在我辈或斧钺，或琳宫，不妨偷闲随喜。惟在心有准绳，便不弃失正事。且以贤弟这样敏慧绝伦，亦不必埋头苦心，岂可以青年而便形如木偶。”钱生道：“先生所谕极是。”须臾换茶，郑即起身别去。

原来这郑秀才，就是钱生的业师，讳叫文锦，字曰心如。虽有时名，为人奸诡异常，见利忘义，专要诱人斗赌，却在内中取利，乃儒而小人者也。钱生自郑业师去后，因崔子文遣价频催，亦即赴酌。是晚，句联五字之奇，饌罄八珍之美。知己畅怀，亦不必细话。

且说秋烟姐，往常不情不绪，或停针凝想，或对月攒眉。虽是年及破瓜，亦为赋情特甚。自为钱生御后，不觉姿容愈媚，笑靥时开。惟有绣琴，心怀不足，乘间诘之道：“往常，妹妹眉头锁翠，愁思居多。今日为何，说也有，笑也有？”秋烟道：“忧乐乃人之常情，彼此异时，姐姐何消诘问。”绣琴道：“我前日闻官人在书房中读书，口中频诵两句，道是‘有女怀春，吉士诱之’。我不解书义问于官人，官人便解说道：‘有女者，是有个女子。怀春者，是思想丈夫。吉士是文雅的郎君。诱之，是哄诱女子做那件勾当。’我只道是官人戏言，由今看来，信不差也。”秋烟道：“想是姐姐芳心已动，故晓得不差。若妹子，年虽十七，并不知道怀什么春。”绣琴道：“妹妹是个无思无虑、惟恐玉漏相催的，与我心动者原不相同。”秋烟知其讽刺有因，顿觉双颊晕红，面有惭色。绣琴道：“我和你自小进门，情厚如嫡亲姊妹。谁料昨夜之事，便要瞒我。那晓得其

间详细，我已悉知了。”秋烟道：“岂敢瞒着姐姐，这样事我并无心，只为官人逼勒，没奈何逆来顺受。”绣琴道：“妹妹是有福之人，所以主人见爱。但不知，此事果有趣否？”秋烟低了头，含笑不答。绣琴道：“只我两人在此，又无别个，说亦何妨。”秋烟道：“起初时，内中疼痛紧涩，甚是难禁。以后便略略有些趣儿。”绣琴道：“这样一个风风流流、唇红面白的俊俏郎君，不知是那一个有福的小姐受享，却被你先尝了甜头，只觉太便宜了些。”秋烟道：“既是姐姐十分爱，我今夜做个撮合山，也成就了你的好事何如？”绣琴斜觑了秋烟一眼，嘻嘻的笑道：“我逗你耍，你便要拖人下水。只怕你也难舍。”两个调谑正浓，忽闻老夫人呼唤，遂各散去。

且说，当晚钱生赴席，因有秋烟在心，便以魏夫人染恙为辞，黄昏时候先别而归。却值老夫人病体稍痊，尚未安寝，只得进房问候。夫人道：“汝终日看花觅友，饮酒赋诗，却不荒废了正业。”钱生道：“儿亦懒于应酬，奈同社相邀，难以固却。”夫人道：“既做了一人文士，那诗词歌赋，原不可不晓。但闻先贤未第之时，未尝不以举业潜心，孜孜，俾夜作昼，直待成名之后，方可寻章觅句，聊以养性陶情。今汝弃本务末，玩时贪日，措心于无用之地，不唯负尔母之训，而何以慰先人于地下乎？”钱生道：“仰聆懿诲，敢不书绅。自今儿即杜门却客矣。”

言毕，急欲抽身辞出。老夫人偏又留住，将那家务细谈，直到更阑，方得告归寝室，连声唤茶。秋烟心虽要往，惟恐绣琴嘲笑，反推樱桃捧进。钱生道：“谁要你递茶。老夫人正要安置，汝等自去侍候，只与我唤那秋烟来。”樱桃便连声叫唤，秋烟故意慢慢的不动身。绣琴戏道：“秋烟姐，不要误了良时，正所谓佳刻已到也，双双请上床。”秋烟道：“姊岂无心，何

独见谗。”须臾又闻催唤，方走进房。只见生已盥手浴脚，便要秋烟上床同睡。秋烟推拒不肯，钱生乃双手搂定道：“汝岂怪我耶？”秋烟道：“官人以千金之躯，即仕宦求婚，犹遴择而不屑轻许。今乃爱一贱婢，奴所虑者，惟恐隔垣有耳，使风声漏泄于老夫人知道，那时秋烟亦甘心受责，其如有玷于官人。”钱生道：“我既作主，谁敢多言。即使老夫人他日知之，自有我在，决不致加罪于汝。当此千金一刻，你不要假惺惺，把那良时虚过。”遂即灭银灯，下绣幌，解带卸衣，共枕而睡。当晚云雨之情，虽鸳鸯之在兰苔，翡翠之在云路，不足以喻其欢娱也。钱生屡屡笑问何如？秋烟娇声婉转，态有余妍，仍恐有人窃听，但点首而已。

且不说罗帐欢情，再表绣琴姐，无限春心，勉强展衾而卧。朦胧之间，忽遇生来，连呼道：“秋烟，秋烟，我特来寻你。”遂抱住求欢。绣琴亦将错就错，不与分辩。刚赴阳台，又值老夫人走到，遽然而寤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惟见几上残灯，半明半灭，窗上月光射进，照见床头。孤衾寂寂，不觉长吁了数声。正是：

水簾敛床梦不成，碧天如水夜云轻。

雁声远过潇湘去，十二楼中月自明。

自此，钱生每与秋烟乘间邀欢，亦不必细述。只因魏夫人规责，果然茧足书窗。即有朋侪探望，亦托言他出。忽一日，陆希云遣使致书，钱贞知是社友，特为递进。生接书，折开看云：

昨日花间良晤，足快千古。惜乎文旆速返，使花神寂寂，未免笑钱郎情薄也。游云青楼丽人，弟虽偶逢半面，然非佳公子，不足以邀其倾城一笑。特于翌午，煮茗焚香，以迓从者。牵伊绮袖，请闻子夜新歌：

醉了霞杯，求吐青莲妙句。恐误芳辰，八行相订。届期 俟，莫滞高轩。

钱生看毕，知道书中之意。就是前日席上所谈的伎女，但不知与那郑心如所话的，便是他否？即忙写书回答。料因知己相招，不能推却。要知去访那伎女，果是如何？且待下回，便见分晓。

妙在描叙欢情，偏以绣琴插入，遂添出无限光景。

## 第三回 访青楼誓缔鸳鸯

诗曰：

天津桥下阳春水，天津桥上繁华子。  
马声回合青云外，人影摇动绿波里。  
绿波清回玉为砂，青去离披锦作霞。  
可怜杨柳伤心树，可怜桃李断肠花。  
此日遨游邀美女，此时歌舞宿娼家。  
娼家美女郁金香，飞去飞来公子觞。  
的的朱帘白日映，娥娥玉颜红粉妆。  
花际徘徊双蛱蝶，池边顾步两鸳鸯。  
倾国倾城汉武帝，为云为雨楚襄王。  
古来容光人所羨，况复今日遥相见。  
愿作轻罗着细腰，愿为明镜分娇面。  
与君相向转相亲，与君双栖共一身。  
愿作贞松千岁古，谁论芳槿一朝新。  
百年同谢西山日，千秋万古兆邙尘。

——右《公子行》

话说陆希云置酒妓馆，适邀同盟诸子，故特致柬订期，钱生即写回书，付与来人去讫。毕竟是少年心性，见说是个绝色佳人，便不觉手舞足蹈，巴不得即时会面。到了次日清早起来，假托文会之期，先向夫人道：“昨承陆希云遣人相报，今日同社诸子，订在虎丘会文，晚间公分备酒，即于山房借榻，故特与母亲说知。”魏夫人信以为然，略不阻却。到得饭后，陆希云又遣价立等。只见钱生换了一套新鲜衣服，头戴唐巾，足穿

朱履，飘飘然好一个少年英俊，不类何郎娴雅，胜如张绪风流。随即叫了紫箫跟去。正是：

未为折桂客，先作探花郎。

却说那妓女，原不是倚门献笑、涂脂抹粉的一流。姓赵，名素馨字，曰友梅。鸨母叫做赵月儿。原是广陵角妓，因犯了一件没头官事，所以携家徙避苏州。这赵友梅，年方二八，巧慧绝伦。言不尽婀娜娉婷，真乃是天姿国色。既娴琴画，又善诗词，时人往往以薛涛相比。然在平康中较论，则友梅固是涛之流亚。若友梅心厌绮罗，性甘淡泊。譬如莲花，虽出于淤泥而纤埃不染，则又非薛涛之所能及也。自到姑苏，未及二月，只见车马纷纭，其门如市。然都是膏粱俗质，纨绔庸姿。每每叹道：“向闻姑苏名郡，有多少才人贤士。乃今所见，不及所闻，岂以妾之命薄，故不能一遇欤。何为有才有貌，高情脱俗者，竟寥寥也？”盖其心惟欲觅一意中人，以终身相托。

不料事有凑巧，恰值陆希云作东，以延社友。当日，希云先至其家，友梅道：“今日陆兄广陈珍错，所延的想必是知心契友，但不知佳客为谁？”希云即以崔、李二子对。友梅道：“仅此二客已乎？”希云曰：“更有一佳士，乃我同窗盟友。才如班、贾，貌似潘、韩，甚不欲令友梅得见，然叶已邀之矣。俟其来，当令子魂醉耳。”友梅掩口而笑道：“是何等儿郎，能令予魂醉耶？弟不知贵社中，有个钱十一郎否？”希云道：“卿何此之问？”友梅道：“数日前，有钱君的业师郑心如者，偶在席间道及当今时髦，年少风流，惟有钱中丞之子。妾因而问其名字，并索其平日所作诗稿，蒙郑君录以见示。日来妾细味其诗，藻艳可拟梁隋，高旷不减李杜。观其诗，足以想见其人，故尔问及。”希云道：“我所云佳士者，即十一郎也。不料卿亦如此羡慕。然则今日之酒，竟为友梅而设。”友梅闻言，

不觉嫣然一笑，喜形于面。遂重临鸾镜，梳刷云鬟。上身换了一领藕色花藕纱衫，内衬着大红绣袄，下着一条鸳绣罗裙，裙低下露出那窄窄的一云儿红绣鞋。真个是天生丽质，绝世娥眉。又立时焚了一炉好香，将泉水烹茶以俟。

未几，只见紫箫进来报，说相已到了。希云即与友梅一阶迎接。进入客座，生向希云谢道：“前飧贵厨，令人齿颊皆香。昨日复承华翰相招，感渥至矣。愧无一禽为答。”希云笑道：“今日一觴，聊当胡麻饭引入刘郎，以会仙子。”便指钱生，向着友梅道：“此即卿所想念钱十一郎也。前日因诗而想人，今日见其人，又当想其诗矣。”友梅秋波一转，以袖掩口而笑。钱生道：“初次幸逢，尚未曾询及芳卿姓字，又何从得见鄙人拙句？”友梅微启朱唇，低低答道：“乃尊师郑心如录以见示。”言毕，即以阳羨茶斟满一盞，双手奉与钱生，而双目注视面上。钱生反觉羞恧，不能正看，惟时时偷眼而觑。两人在座，恍若玉树琼枝，光彩相映。少顷，延入侧边一室。只见明窗净几，潇洒绝尘。中间挂唐六如美人图一幅，几上放金线草一盆，博山内焚沉水之香，画屏前置菱花之镜：锦瑟在床，玉箫挂壁。以至文房器具，靡不珍美。看玩未周，友梅即以素缣索诗。钱生不加思索，援笔即书：

诗曰：

鸳绣绡裙八幅裁，香风飘起尽帘开。

赵家真个逢飞燕，疑是昭阳殿里来。

友梅道：“君诗才敏捷如此，真名下无虚士也。只是蒲柳陋姿，忒觉揄扬太盛。”希云亦赞赏不已。钱生乃与友梅手谈。局完，友梅输了二子。直至日中，崔子文、李若虚方到，希云先出迎迓。子文道：“九畹兄曾来否？”希云未及答，钱生自侧边趋出道：“恭候久矣。”友梅亦即出来，相见毕，希云道：

“二君为何来迟？”若虚道：“偶与子文，有一贱事，因以仁兄雅命难方，兼以赵卿芳姿未睹，是以拨冗而来。”子文道：“自与九畹花间一晤，悠焉半月，心之耿耿，一日三秋。”若虚道：“两次造谒，阖者皆以他往为辞。弟因书凤于门，子亦见否？”钱生亦戏道：“若佳客至，弟即倒屣。如李若虚，正当闭门不纳耳。”子文熟视友梅道：“久仰芳容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友梅道：“到苏虽久，不意吴中之美，独有崔君。”

正闲叙间，侍儿芳英，以松萝茶捧至。钱生正值口渴，一吸而干。友梅即以手中茶分半盏与生。若虚笑道：“古诗有云‘玉楼曾记闻香处，分得佳人半盏茶。’今目睹之矣。”友梅道：“文因病渴，玉川七碗。水厄之多，文士皆然。”言未既，一人掀帘鼓掌而入。视之，乃清士中善吹箫的贾文华也。希云道：“老贾一来，不患寂莫矣。”文华坐未定，即谈笑风生，引得满座捧腹。时已过午，肴果俱齐，于是几筵肆设，行令掷色，酒政肃然。

已而令至贾文华，文华道：“今日相知在座，胜友如云，何敢以俗令相混，贻诸君之一笑哉。仆吹箫人也，只索赵娘唱一套新时妙曲，请以薄技相助。”希云道：“文化之言虽善，然必须行过一令，方敢请教妙音。”此日，友梅因九畹在席，加以崔、李数子，俱是风流人物，遂不推辞，唱出时曲《春闺怨》一套。贾文华便呜呜的吹箫相和。那友梅唱道：

《步步娇》：

门掩梨花，燕子重来了。鸾镜空留匣，春山久不描。罗袂生寒，晓风清峭。怨别已魂销，恨啼莺偏向纱窗闹。

《五供卷》：

鳞稀雁少，欲寄回文，水远山遥。凄尔琴瑟韵，



折散凤鸾交。想你凌云虽赋，怎便得锦衣荣耀。只怕憔悴潘安鬓，空题司马桥，潦到风尘，闷萦怀抱。

《江儿水》：

你那里得失浑难测，我这里深闺闭寂寥。全不记别时频嘱归须早，到如今几载无消耗。凤城何处长安道，遍把栏杆倚靠。目断天涯，只见萋萋芳草。

《川拨棹》：

从春到，万千愁，只自晓。最难禁永昼清宵，最牵怀柳嫩花娇。撇瑶琴，炉香懒烧。只落得温罗衫珠泪抛，湿罗衫珠泪抛。

《锦衣香》：

静幽幽帘栊悄，急剪剪风缠绕。这几时裙带频松，只为腰围瘦小。玉容拚得为君憔，还愁薄幸别恋红绡。向歌楼舞馆，只把那金钗买欢笑。因此忘归期，野花虽好，也须念操持并白，怎便把糟糠撇掉。

《浆水令》：

一声声花边啼鸟，一丝丝烟拖柳梢，双双蛱蝶自相邀。可怜春色，虚度昏朝。空悒悒，归信杳，那知辜负人年少。白头咏，白头咏，朱弦断了。悔当日，悔当日，不阻征轺。

《尾声》：

红颜薄命，休把春风恼。要相会，除非梦里招。直待归鞍怨始消。

友梅唱得词句既清，音律又正，每一字几尽一刻，其声之杳渺凄婉，真能绕梁而遏行云。及唱毕，声音嫋嫋，犹不绝如缕。合座闻之，无不莞然颐解而赞其妙。若虚道：“曲亦备尽闺中怨念之怀，即唐诗所谓‘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

侯’之意。”子文道：“填词雅丽，非俗笔所能，殆纳川、伯虎之流欤？”友梅道：“非也，此乃金陵范公闇然所作。”钱生道：“范公乃敝年伯，今方莅任开封，虽娴于词曲，芳卿何自而得之？”友梅道：“范公与斐司马有隙，被司马刻以政苛于虎，不协輿情，去秋即已解绶而归，尝过维扬，接妾以新曲十套，此乃十套之一也。”钱生恍然道：“范公为人，正直清廉，到官只以琴鹤相随，颇有政绩，奈何中以苛猛，公论间安在哉。”子文道：“闇老犹可，若近日周老师蓼洲被逮，更觉骇闻。”希云见二子谈起朝政，遂以巨觥罚酒。钱生举杯饮尽道：“仁兄见罚，敬如命矣。但闻友梅颇多佳制，愿再饮一卮，以乞妙音。”贾文华道：“钱相公之言，最为有理。赵娘幸弗以珠玉而有吝色。”友梅道：“妾于早春，偶制得《黄莺儿》一阕，倘不见哂，愿歌以佐觞。”众道：“洗耳！”友梅乃唱道：

《黄莺儿》：

草未入帘青。嫁东风碧草新，一分春色三分恨。

罗衣泪涴，蛾眉翠、顰幽心。只许梅花问，欲销魂。

萧萧疏竹，窗外已黄昏。

友梅唱毕，一座莫不称佳。钱生道：“词意蕴藉，字字清新，真所谓咳唾随风，无非珠玉。”时近黄昏，崔、李为着路远，起身先别。希云挽留不住，送至门首，崔子附耳而谓希云道：“九畹兄年少风流，此烟花地，勿宜留之久坐，以惑其情。倘暮夜不能入城，兄当留归一宿。”希云道：“尊教极是。”遂一拱而别。钱生与友梅，虽亦送出，然因并肩私语，及门而止。贾文华是个伶俐的人，即远远立在一边。但闻友梅道：“今夕之会，信非偶然。虽曰墙花，愿言栖凤。”钱生点头唯唯。及见希云进来，遂各就坐，此时，宾主只得四人，无非谈锋相

接，酒兵对垒。饮至更余，希云已是醺醺沉醉，甚欲与生同归。然看钱生，意不在酒，而有恋恋之色，但诵诗云：“今夕何夕，见此粲者。”又见友梅屡屡以目送生，眷愿甚浓。亦哦诗以答生道：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”贾文华已会二人之意，乃谓希云道：“今夕，才子佳人恰当为匹。想陆相公必然回宅，小子亦即告辞，容俟明晨，再当面会。”希云不得已，遂与文华向生作别。

钱生欣然独留，即令撤席。又命紫箫寝于外室，携了友梅的手，同入卧房。但闻兰麝之香，袭于衣襟。至其床幔衾绸，俱是锦缎。生乃除去巾帻，卸下外衣。抱友梅置于膝上，越看其容，越觉美艳。抚其胸腹，柔滑如脂，肌肤洁白，莹然如玉。不觉神情摇摇，恍若游琼台而睹仙子。于是解含羞之扣，吹带笑之灯，以至云鬓横飞，星眸慵展。款款接唇，而玉腕轻挽；匆匆失笑，而香汗如珠。两情浹洽，非寸颖所能摹写也。既而夜分，钱生搂着友梅，问道：“观子语言态度，颇有良家风范，胡为失身平康，抑赵媪亲生者耶？”友梅泣道：“奴本良家子，姓宋，名唤云儿。父为仇家所陷，毙于狱中。母氏惊忧，亦相继而殒。妾时始年十岁，被恶叔骗卖，以致堕落火坑，含污忍垢，迄今六载矣。妾每蓄从良之念，奈未获其人。即使裙布荆钗，心之所愿。若夫迎接送故，以歌舞取怜，则虽衣罗纨、味珍羞，非妾之素怀也。”言讫，泪如雨下，绣衾尽湿。钱生再三抚慰。

友梅道：“妾观郎君，不特丰容秀韶，抑且才情兼备，真妾向来所梦寐者。非不谅烟花贱质，不足以配君子，然愿得为小星，承侍巾栉。朝来一见，便怀此意。因陆君等在座，未敢唐突。顷蒙问及，辄敢剖臆披衷，又未卜郎君雅旨以为何如？”钱生道：“辱卿厚爱，岂不知感。即以子为正室，予所愿也。”

卿是笼中之翼，我则堂有慈亲，恐事多间阻，则如之何？”友梅道：“此亦不足为虑，惟在君子一言许可，使妾无主风花，忽因春而有主。则虽仍锁笼中，而此心有属，便不如飘飘柳絮，浪逐东西耳。即君奉命萱堂，而依依膝下，再谋婉转其垂慈。妾虽耳康被陷，而世不乏昆仑。不妨留心细访，岂在一时。”钱生道：“卿既欲作远图，予当孰思长策。若卿愿嫁我愿娶，谅有同心，不待言矣。”友梅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蒙若订盟，则妾此身已为君之身。若遭坎坷，不得相从，情甘一死以报君，决不改移。”二人说得情亲，百般偎倚。这一夜，真是欢娱恨短，说不尽枕上深衷。正是：

只睹蛾眉已可怜，又加情态苦缠绵。

纵教铁石难张主，何况郎君正少年。

钱生与友梅，温存了一夜。到次日起来，犹依依不舍。钱生恐母亲查访，只得硬着心肠，别了回家。才到家，李若虚恐他留连妓馆，就来访问。钱生接着，遂将友梅待他情意甚厚，并说再三立誓要嫁他一事，因求计于若虚。若虚慨然道：“兄乃伐阅门楣，岂患无名族闺秀。况春秋正富，急须努力芸窗，以取青云事业。何得留意狎邪，而堕其迈往之志哉。且吾闻剪发誓盟，乃娼家哄人之局套，子亦何愚而堕其术中耶。时在盟契，辄敢谏谏正言。吾兄其熟思之。”钱生默然不应，李若虚亦即起身别去。正在闷闷不悦，忽见钱贞传进一缄。接来视之，乃友梅所寄之书也。因即悄悄拆观，其书曰：

妾薄命，早失怙恃，以致变生骨肉，误陷风尘。

莲性徒芳，素丝已染。虽紫塞之泣胡笳，犹不足以喻其玷辱。是以进前劝酒，何夕非悲；月下征歌，有声皆恨。哀箜篌于春夜，掩纨扇于秋风。于兹六载矣。所怅者，无价之宝易来，而有心之郎难获。岁月空淹，

铅华欲褪。虽质等山鸡，曷敢栖栖以觅凤。然身非柳絮，焉能汎汎以随风。日者，仙驾惠临，洵乃天作之合。愿幸陪欢于杯酒，梦枕于阳台。复承佳公子锡之盟言，订以姻好。使章台之柳，足保长条，而合浦之珠，不愁群采。妾之鄙愿，足矣，毕矣。但楚烟犹虚，洛川仍回。我心匪石，决不琵琶之别抱。话言在耳，尚祈皎日之无违。惟是，数日以来，便觉相思填臆，心摇摇而若失，意快快以如痴。顾安得即睹耿光，以慰其离绪乎？数行如晤，晤聊奏微忱。一绝附呈，统希清照。

无限伤心岂为春，玉容消瘦只因君。

才郎不信相思苦，请验裙腰透几分。

钱生览毕，即唤来人，密语之道：“本欲即写回书，因为心绪不宁，且待明日，自令小价持奉，烦为我转致赵娘，不必忧虑，只在早晚，当图面会。外酒银三钱，聊代一饭。”来人不胜欢喜，再三致谢而去。钱生再将来书，仔细看玩。只见紫箫进来报说：“郑相公在外。”急忙趋迎，郑心如已踱到厅上，遂请入书房坐定。

那郑心如满面堆笑，即问道：“贤弟近来功课如何？今日可能少暇否？”钱生不待话完，即将到赵友梅家饮酒停宿，细细的述了一番。又将寄来的书，双手递与心如。心如接来，从头至尾，朗诵了一遍。便满口赞赏道：“妙甚，妙甚。我前日原对贤弟说，此女才色双全，今看了这一封书，他的才情，也不在苏小、关盼之下。自古道，千金买一笑。又道是，不惜倾人城，佳人难再得。今贤弟所不足者，非财也，何不再去盘桓几时，然后慢慢的见机而动，谋为侧室？”钱生道：“不肖正有此意，惟恐老母罪责，是以踌躇未决。”心如道：“贤弟枉

叫聪明，这样小事，便不能筹画。若以鄙意揆之，易如反掌。”钱生欣然问道：“先生计将安出？”郑心如更如此如此，说出几句话来。

有分教，欢喜场中，几惹出灭身之祸。要知其详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古来妓女，能具慧眼者，莫如红拂之识李靖，筑氏之识韩公。若赵友梅，一见钱生，便以终身相许，亦可谓女中丈夫。

## 第四回 陷罗网同窗急难

诗曰：

世风虽日下，友道未全非。  
会社须同志，谈文自合机。  
性情兰共馥，肝胆雪交飞。  
试看扶危处，谁言管鲍稀。

却说钱生心恋友梅，问计于郑心如。心如道：“子所虑者，惟在老夫人拘管太严。然而内外各别，易为掩蔽。只说以虎丘肄业为名，请于尊堂。倘或不允，子又说之道，在家读书不如到虎丘去，其便有三。在家不无闲事缠扰，到彼山房闲寂，则性静心专，其便一。在家宾客往来，难以峻拒，到彼则离城路远，不致俗客相扰，其便二。在家孤陋寡闻，学问安有进益，若到彼则与同社商论经史，彼此磨砺，其便三。如此委曲细陈，则尊堂必然首肯。然后觅一心腹之仆，叫他随去。”郑心如说到此处，便呵呵大笑道：“那时节悉凭贤弟眠花卧柳，累月经时，又何患老夫人之罪责哉。”钱生道：“先生之言良是，但恐拙友来访，说出不在虎丘，又怎么处？”心如道：“此亦甚易，君家管门钱老，做人小心可托。贤弟只须以心曲告之，令他善言回复，便不致漏泄了。”钱生听说，不觉满心欢喜，遂留了酒饭，心如自作别而去。到了明日，悄然备下花纱二疋，玉簪一枝，金扇二把，并取金笺一方，写书以答友梅。书道：

记得前夜与卿相会，恍若临月窟而睹嫦娥。笑语生芬，鬓鬟流艳，使人尘心顿去，而不觉沾沾色喜。想卿乃是阆苑仙姝，自合仙郎作匹，何独眷眷于依，

即以终身许委。卿真有情哉。惜乎，鄙人未获以金屋贮卿耳。归来，兰麝之香犹满于衣袖。念及灯下娇波，帐中巧笑，每夜梦魂栩栩，又未尝不绕卿床褥也。昨日捧接瑶笺，兼获佳什，真字挟飞霞，句含芳芷。展玩未终，鹊脑愈深矣。想在望前，即图面晤，以罄种种。惟卿加餐自爱，弗致花容憔悴为幸尔。外具色绡二端，玉簪一枝，画扇二柄。物虽轻渺，而意实殷殷。惟卿一笑而留，佩爱不浅。并踵韵奉答，以伸鄙私。

见说伤心不为春，因依憔悴更怜君。

孰知寂寞书窗下，我已相思有十分。

钱生写讫，即时缄封，暗着紫萧送去，随即向魏夫人说知，要到虎丘读书委曲，备言社友相拉的缘故。魏夫人果然依允，只有秋烟姐闻知，心中怏怏，又不敢阻却。钱生又对管门的钱贞说明心事，嘱他善于回复，并要瞒着夫人。那钱贞只要奉承主人欢喜，有何不肯。过了两日，钱生便令紫萧收拾书箱行李，并唤钱贞之子钱吉跟随，又令紫萧约会了郑业师。话休繁絮。

且说那郑心如，晓得事已妥当，先一日走到赵家，向赵月儿备说钱公子家私巨万，况年少不谙世事，可以哄骗。汝等只管设计需索，我在中间吹嘘。倘哄得银两，十分之中，我要三分。赵月儿听说，不胜欢喜，连声应诺。这正是小人局套，不必细谈。

且说赵友梅，自接了钱生的回书，便悬悬相望。一日，晓妆初毕，只听得窗外鹊声喳喳。友梅暗暗祝道：“喜鹊喜鹊，倘我与钱郎，果有姻缘之分，你便连叫三声。”那鹊儿果然不多不少，叫了三声，即便飞去。友梅心中十分忻悦，正要换一件玄色罗衫，忽闻侍儿报说，钱相公来了。友梅慌忙出迎。相见方毕，恰值郑心如亦到。心如料想，二人要说句衷肠话，便



捧了一杯茶，自到庭中，看玩金鱼。生与友梅，果然唧唧啾啾，把那衷曲细谈。时已午后，赵鹄速忙整治酒肴款待。郑心如西向而坐，生与友梅，并肩东向而坐，赵月儿打横相陪。四人笑语谐谑，直饮至更阑，方才席散。

是夜，旬有三日也。月色溶溶，幽辉半床。二人解衣就榻，行云雨之情，更深于曩夕。一则得谐前约，不觉芳兴之甚浓。一则幸续新欢，自然眷怀之愈炽。譬如鸾凤之倒颠，睢鸠之戏狎。鬓云腻枕，香汗沁衾，缠绵彻夜，喜可知也。既而天晓，起来栉沐。友梅先为钱生挽发，整好巾帻，然后解开云窝，照镜梳掠。钱生亲为别鬓，又以黛螺画了那纤纤的翠眉。

梳妆已毕，遂并着香肩，坐于碧纱窗下。忽见蔷薇架上，飞来两个鹊儿，连声噪响。钱生戏以青梅抛去，友梅急止之道：“此灵鹊也。”即以昨日暗卜之事相告。钱生道：“灵鹊虽能报喜，然今日得与卿卿相会者，乃郑先生之力也。”友梅道：“君以尊师为何如人？”钱生道：“笃实君子也。”友梅摇首道：“不谓君相与甚久，尚未知其品行。以为小人则然，以为君子则妾未之信也。”生愕然，惊问其故。友梅乃以郑心如向鹄母所云，一一为生述之。钱生性极躁直，一闻其言，便即怏怏在心。自此郑心如来，相待之礼，比前疏简。每有事用，友梅开口，无不依允。若心如在旁赞劝，便坚执不从。然心如亦未知生之罪己也。

过了数日，钱生买得花罗数端，心如极口赞妙，意欲秋风一疋。而钱生佯为不知。又一日，要买龙泉饼，连呼钱吉，而钱吉他往。心如道：“何不便差紫箫？”钱生道：“他年少不谙世事，只恐被人哄骗。”心如默然久之，自思此言，必有来历。然别无他人，意必友梅所谮。心中愤愤，便欲寻计中伤，自后留在心上，冷眼看生待他何如。但觉语言动静，种种俱有

嫉憎之意。遂勃然大怒道：“畜生无礼，我必有以报之。”不料钱生合当有事，那一日忽值裴公子来访友梅，正是：

情疏能取怨，乐极却生悲。

那裴公子是谁？是现任兵部尚书裴汝恒之子裴玄。其年天启丙寅，正值东厂太监魏忠贤盗弄国柄。当时朝绅党附为奸者，亦难枚举。内中单表两个，一个是金陵人氏姓王号叫梅川，与钱中丞乡会，俱是同年，现任太常寺少卿。因丁母忧，未曾起服。一个蓟州人氏，就是大司马裴汝恒。单说汝恒之子裴玄，目不辨丁。因试官受属，已曾领过乡荐。于时，苏州抚台姓狄，讳叫鹤雏，亦是忠贤门下，与裴司马相厚。故裴公子特到姑苏，要打抽丰，在此盘桓日久。闻得赵素馨，才貌双全，乃青楼中第一个人物，因此特来相访。恰值友梅立誓要嫁钱生，意在情浓之际，怎肯出来接见。赵钨月儿，亦因钱生挥金如土，也不愿那友梅出见裴公子，便再三辞却：“小女卧病在床，不能起身。倘大爷未即返驾，容俟病痊，即当迎请。”

那裴公信以为然，只得有兴而来，没兴而返。却欢喜了郑心如，正中机怀，访知裴公子寓所，在城隍庙东房，即时别生回去，写了一个晚生名柬，直到裴寓晋谒。那裴玄，因为自己学问空疏，专喜与名士往还，故心如投刺，彼即欣然接见。叙话中间，心如以言挑之道：“近日敝郡迁来一个维扬名妓，唤做赵友梅，乃是天下绝色，未审尊旅无聊，亦尝物色否？”裴玄道：“学生亦慕其名，适才相访，却值赵姬抱恙在床，竟不及一面，可谓无缘之极。”心如只是微笑。裴玄道：“足下笑而不言，却是何意？”心如唯唯欲言而止者三。玄诘问不已，乃答道：“彼言有病者，谬也。只因敝郡有个钱生九畹，与友梅绸缪相爱，故不以台从为意，而诳辞以病耳。”裴玄道：“只恐所闻未确？”心如道：“顷因谒访，亲见友梅博奕于后轩，

岂敢道听途说。只为钱某即是晚生愚徒，所以承问，而不敢即对。”裴玄大怒道：“那贼娼妓不知有几颗头颅，敢于哄俺。只是钱某，也有耳目，岂不知苏州有一裴生耶？乃敢妄自占据而欺蔑如此。俺决不能默默无言。”心如道：“偶尔谈及，不意有触尊怒，反是晚生得罪了。”言罢，即告别而去。

却说裴玄，到了次早，写一个待和帖子，答拜心如。遂出胥门，往赵友梅家来。怒悻悻走进客座，那些豪奴悍仆，不住的大呼小叫。吓得赵鸨战战兢兢，不敢出头。明知有人挑唆是非，只得央生众后门而出，反向前门进去。那裴公子怒声未绝，忽见钱生缓缓的踱进来，仪容秀雅，衣冠济楚，也便霁容相见，揖逊而坐。钱生假意问了姓名乡贯，裴玄亦即询问家世。钱生道：“晚生姓钱，贱字九畹，先考钱某，与金陵王梅川老叔，乡会俱是同年。”裴玄连忙打拱道：“原来令先尊即是钱老先生，与王梅老既系年家，便与舍下，也是通家了。乃未及一通名字，罪极罪极。”钱生道：“晚弟忝在东道主，尚未及烹伏洗垒，以享从者，罪亦不浅。但此间乃乐地也，想兄翁此来，欲从桃花扇底以听宛转之歌耳。乃观尊容，反若愠怒何也？”裴玄道：“耐耐赵鸨，以病诳辞，不肯接见，因此小弟十分着恼。”钱生道：“闻说赵姬有恙，故今日某亦便路相问。料想妓家所慕，惟在金帛。虽庸俗之士，犹不敢抗违，何况贵价如翁兄。彼惟恐邀之而不来，诂有来而饰辞相拒之理。此必有人不悦赵姬，故成是见锦耳，望乞兄翁息怒。”裴玄笑道：“有人还说是吾兄钟爱，所以避客。”钱生喟然道：“人之讹言，洵可畏也。不惟诬赵，而又无端媒孽及某，殊不知墙花路草，岂区区所能专主。自非兄翁明鉴，使晚弟几亦开罪于门下矣。”那裴玄毕竟是北人性直，见生剖辩有理，便觉十分之怒，已去九分。然而欲见之意，必不能却。于是友梅做装病态，云鬓不

整，毁容易服而出。然其妖冶之姿，终不能掩。裴玄亦不住点头称美，唤过从者，取银五两，付与月儿备酒。钱生固推不肯道：“今日自然是晚弟治酌，少尽地主之情。”

有顷，酒肴毕备，方欲送席，只见郑心如亦至。那心如此来，却是为何？他只道裴公子有些举动，好在内中取事。不料二人反欢若旧交，呆了一会，只得勉强与酌。是日，席上惟裴玄与生举觞连饮，谈笑自如。郑心如酒量虽宽，反觉不安，面有惭色。友梅则佯推腹痛，双眉皱绿，不发一言。酒行数巡，钱生道：“今日幸遇兄翁，不意友梅抱恙，致令宾主郁郁，无以尽欢。鄙意欲乞兄翁，作诗一律，以纪今日之会。家师与晚弟少不得搜索枯肠，以博大方一笑。”那裴玄，虽然是个举子，原来腹内空虚，并无半点文墨。见说做诗，口中虽勉强应道是是，不觉耳根涨红，心下十分着急。乃斜靠椅上，低头不语。钱生虽是思索诗句，忙唤紫箫捧过文房四宝。裴玄提笔在手，多时不能下。只见面如土色，摇头闭目，口内不能吟哦之声。心如也不思索，但含笑而已。生不能待，先援笔一挥而就。

诗曰：

翠帘窗纱竹荫垂，流风入座展幽思。

兰亭可惜徒清咏，金谷何须羨异姿。

燕子在楼名岂盼，捧心有恨姓疑施。

最怜彩袖香初细，欲把霞杯劝酒迟。

钱生吟毕，先送与裴玄请教。裴玄道：“钱兄自是目牛游□，弟辈小才，何敢望旆。”乃援笔写了数字，须臾又涂抹了。复写，写完又复涂抹。足有两个时辰，方成四句，笑谓生道：

“小弟平时做诗，也是敏捷的。不意今日多饮了几杯，诗兴便干枯了。虽不辱命，只得半篇，聊以博笑而已。”乃先送与心如看过，然后递生。生接来视之。

诗曰：

东风荡荡吹柳枝，诗不成来仔细思。

座上如花一块玉，酒中不语几番痴。

钱生朗诵一遍，假意赞道：“绝妙好诗，不减盛唐绝句，真所谓好物不须多也。”此时，友梅亦忍笑不住，只得以袖掩口，假作腹痛之状。钱生又问心如道：“先生何为辍笔？”心如道：“共探骊龙，吾子先得其珠，可谓出于蓝而深于蓝矣，使我何能措咏。”原来郑心如不是不能成章，因见裴玄是个曳生之士，惟恐诗成，使他抱愧，所以假托不能。明明是奉承他的意思，正是极奸极巧之处。闲话休谈。

且说当晚裴公子甚欲停宿，因见友梅滴酒不饮，还认是真疾。到了黄昏时分，即起身回寓。友梅见他去了，方才放心。略饮数杯，与生安寝。一夜无话，只有郑心如，回到家中，快快不快。踌躇了半夜，心生一计。到次日清晨，又诣裴寓求见。裴玄道：“郑心老清早应临，必有所谕。”心如道：“愚有一言，愿得效忠于左右。惟恐执事讶其交浅言深，那不知者，又道是背后谗谮，是以口将言而囁嚅。然未知台意，亦欲相闻否？”裴玄急忙问道：“足下所言何谓也？”心如道：“便是那钱兰的小畜生，虽系愚徒，其实气傲可恨。昨日席上，强逼要人做诗，无非卖弄自己学问，却又洋洋得意，毫无师长在目。至于友梅，何尝有疾，偏令其假扮病容，以欺侮从事，使人心中实觉愤愤。”玄恍然而悟道：“君言是也。我一时昏昧，被其所卖。”心如道：“此犹事小，他曾拜从在周蓼洲门下，原是东林一党。前蓼洲被逮进京，他买舟送至无锡，作诗相赠。有‘欲请上方剑，斩取佞臣头’之句。”

裴玄听到此处，不待话完，即勃然大怒道：“那畜生如此放肆，若不杀之，何以雪我之恨。”心如道：“耳目甚近，愿

轻言些。”裴玄道：“我岂惧一孺子者哉。”乃与门客谷期生商议。期生道：“要处置他，亦有何难。只消把周顺昌召攀为由，如此如此，他全便不能够活了。”玄大喜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遂写一书，送与宗师。又进见狄抚台，说是顺昌口供，乞详究其事。抚台即时批下牌来：“仰苏州府速拘钦犯钱兰，审明解报。”

一日清晨，钱生方在梳洗，忽见府差四个，朱笔拘提，吓得生与友梅，面面相觑，好似半青天打了一个霹雳。正是：

长虽縲绁非其口，伯寮之愆如奈何。

却说李若虚，自别生后，终日在馆读书。忽一日有事，经过胥门，即往钱宅相探。钱贞回说：“家相公到云间访友去了。”若虚半疑半信，快快而回。过了旬余，又值便中诣问，钱贞回说如初。若虚心下狐疑，自想道：“我前日虽是语言太直，拂了他的意思。然亦是忠告善导，岂九畹以此憾我，故令阖者诳辞耶？”正在自言自语，只见崔子文疾趋而来。若虚迎住道：“崔兄何往？”子文喘息定了，方才答说：“要去会九畹兄。”若虚道：“有何事情，吾兄这等急遽？”子文道：“兄还未知，钱九畹已被宗师发下宪牌，仰学除名。顿承李正斋老师相唤，故小弟得知其详，未审吾兄曾晤九畹否？”若虚大惊道：“小弟两次过访，那管门的老钱，俱以松江探友为辞。今忽有此奇祸，弟与兄再去问个明白。既不然，请见钱老夫人，报知此信。”子文道：“甚善，甚善。”

二人即诣钱宅，寻见老钱。老钱照前回答。子文正色道：“我二人此来，非为别事，因你家相公被宗师发牌仰学，已把前程革去，竟不知犯着何罪，为此特来相探。既不在家，烦汝通报老夫人，说我二人有事求见。”钱贞听说，惊呆了半晌，只得吐出真情。若虚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且去会了九畹，便知

分晓。”即离了钱宅，取路向赵友梅家来。未及里许，遇见紫箫。忙问道：“相公何在？”紫箫道：“家相公在赵友梅家，今早忽被府差拘去，到得府前，又值太爷退堂，不问情由，竟把家主下了司狱司了。故家主特遣小人报知各位相公。”

二人听罢，惊得面色如土，竟不知所以得祸之由。遂同至李若虚家下，细问紫箫：“初至赵家，何人陪去？以后又与何人往来？”紫箫便以前后事情细诉一遍。子文沉思半晌方悟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那郑心如原是衣冠禽兽，此必求谋不遂，即挑弄是非，而鼠牙构讼，则发难于裴玄耳。”又问：“相公进狱，曾有使用否？”紫箫道：“家主带去资用已匮，幸得赵娘把私蓄五六十金，凡衙门上下，狱官禁卒，俱已纳贿。顷小人来时，赵娘亲到狱中探望。”若虚欢道：“妓女有情，亦不易得。”又谓紫箫道：“汝未可回去报知老夫人，俟我等会了陆相公，另有区画。尔且再去狱前，会着钱吉，察探消息何如，即来回复。”紫箫应诺而去。二子正在商议间，陆希云已到。

毕竟陆生来有何议论？果能救得钱生否？姑俟下回解说。

钱生能识一申屠丈，而不识一义师。失之于前，而疏之于后，是乃取祸之道也。尽态极妍。

## 第五回 蠹头颅枉寻风月

诗曰：

相见天日期，相思几时歇？罗帐不同欢，纱窗空待月。

过船决不抱琵琶，谁言妇性如杨花。君不见，赵娘一诺重丘山，至今贞操令人夸。

话说陆希云一到，崔、李即问道：“兄亦知九畹被陷之事吗？”希云道：“顷闻自紫箫，弟即往府前侦察，原来是裴苏州为着友梅之故，恨及九畹，故搜出蓼老口供，面见抚台，抚台即着太尊究问。弟恐中祸已深，卒难排解，二君何以策之？”子文攘臂而起道：“既在同盟，便宜赴汤蹈火，以急其难。若逡巡畏缩，首鼠两端，非丈夫也。”若虚道：“弟闻中丞公与白下王梅川是同年同门。今梅川亦在魏家门下，与老辈至厚。意欲烦希云到彼一往，倘求得王太常一书，则事当冰解。”希云即起身作别道：“小弟今晚便行，只是在城事体，两兄须要主意。”若虚道：“兄自做兄的事，弟辈自做弟辈的事。”希云既去，子文道：“弟亦别兄返舍，即遣小价报知合社朋友。兄于今晚，亦须写好公呈二纸，明日辰时，俱在府前相会，一齐进去，求恳府尊。”若虚道：“既如此，弟当约了舍侄辈，明晨准在府前候兄。”

原来钱九畹时望甚伟，兼以李、崔首倡，不论府学、且学、相知不相知，到了次早，在城秀才，无不毕集，约有二百余人，乃进见东太尊。太尊推托：“上台批发，本府不允专主。”众人又一齐去求禀狄抚台，抚台看了公呈，不肯批准。子文挺身



向前道：“生员钱兰，力学好古，士行无玷。今乃以莫须有之事，而罗织以不可测之罪，致使众论汹汹，莫不切齿不平。伏乞祖台，为朝廷惜士，超豁无辜，恩均覆载。”抚台道：“钱生既系冤诬，日后自当宽宥。尔诸生何须群吁。”子文道：“昔孟轲有云，无罪而戮民，则士可以徙。况今无罪而陷士，某等实切寒心，岂能袖手旁观，不发一言，以彰公道。”狄抚台见众论哓哓不已，厉声道：“钱兰既到官，其曲直自在官矣，诸生何必强辩，以取抗法之罪。独不见颜佩韦之事乎？”若虚道：“前时蓼洲被逮，犹奉圣旨。况击死官旗，故佩韦不免于难耳。若今日之事，惟在祖台犀照，便彻覆盆。况生员等既为公举，虽碎首殒身，有所不畏，又安知以佩韦为鉴乎。”抚台见众论不屈，只得准了公呈。子文等遂叩谢而出，复向众朋友，一一致谢毕，自与若虚到司狱司，问慰钱生，不消细话。

再说郑心如，探知钱生系狱，十分中意，乃以探信为由，直至狱中，对着钱生道：“贤弟无辜被陷，惜我绵力，不能代控奇冤。然观裴孝广之意，不只为那友梅，因闻贤弟家道殷实，故有此举。目今若得三百金送他。在我身上，足保无事。”钱生叹道：“身陷狱中，家母处尚无消息，又何从措辨此银。”心如知事不谐，即往赵家说友梅道：“钱老夫人，以诱惑恨卿，裴公子复以装病见罪。裴之势焰卿所知也。若能与三十金，则我以二十两，密赂裴之门客谷期生，方免不测之祸。其十金，则以委嘱钱之僮仆，庶无驱逐之忧。不尔，则祸不旋踵而至矣。”友梅知其设心诳骗，乃谢道：“承君雅念，为妾深谋。第妾自钱郎被狱，方寸已失，惟冀彼之速脱，又何暇虑及于斯。”心如乃赧然而出。于中路，遇着卖花妇梅三姐，郑向所狎熟也。因询其何往？梅三姐道：“偶进胥门耳。”心如道：“胥门内钱秀才，被妓女赵友梅局骗不遂，暗唆裴公子讼于都堂。都堂

即着本府拘审，今临禁在司狱司已一月余矣。汝往来其家，曾知之否？”梅三姐大骇道：“十一相公自在虎丘读书，那有此话。”心如道：“千真万真，我岂戏言。”梅三姐一闻此信，进得胥门，如飞的走入钱宅，报与老夫人知道。

原来钱生在狱三十九日，那钱贞每日虽到狱中讯候，却瞒着老夫人。家中大小，虽或相闻，俱被老钱致嘱。兼以未知的确，亦不敢轻易乱传。不料那日，梅三姐却把郑心如所话，备细说出。吓得老夫人冷汗淋身，半日不能开口。急忙唤过钱贞诘问，钱贞不能隐匿，只是支吾说：“初去时，俱是郑心如诱引，以后惹祸之由，老奴尚未知其详。”老夫人便把钱贞痛骂了一场，却又放声大哭。秋烟姐在旁也不住泪如雨点。梅三姐与诱琴诸婢，俱来劝慰。老夫人收泪，向梅三姐殷勤致谢。又唤过钱贞道：“先老爷在日，待汝不薄。及临没之时，又再三嘱托，抚我佳儿。今乃通同诱引，酿此奇祸。倘幼主少有差失，虽碎割汝肉，不足以偿我之恨。”钱贞亦低头含泣。夫人又道：“别样官事，亦不足为虑。岂不闻炎上之势，虽杨左诸君，犹陷于罗网，而况于孤儿寡妇乎。吾且问你，经今月余，只管弥缝不露，将幼主沉于狱底，作何了局？”钱贞道：“皆赖崔、李二相公出冤揭，动公呈。若奶奶要知端的，除非请来一问。”老夫人又即着人去请崔、李，又以祸起于赵友梅，便着钱贞唤集僮仆十余人，赶到赵家斯闹，驱逐他即刻去。那些家僮，巴不得有事，奉了主母之命，少不得哄然蜂拥而去。不题。

却说崔、李请到，坐在前厅。老夫人于屏后道谢扶救之力，并问事体若何？崔、李便将前后事情，备说一番。因贺道：“恭喜佳郎公出狱，只等抚台病痊，即日无事。但细查祸之所起，皆出于郑心如。俟九晚事平，晚侄辈还要约齐同社，鸣鼓而攻之。”老夫人道：“此皆不肖子自贻伊戚，兼老身失教之故，

于心如何尤。”遂具酒饭款待，二子略饮数杯，即辞谢而去。

原来钱生得脱狴犴，因清客贾文华，前在赵家陪饮之后，生赠以数金，贾甚德之。其后贾与裴玄，一面即契，留在寓中。一日闲话，偶及友梅之事，贾文华为生辨剖甚悉。且言疏财好友，做人温裕谦恭，亦兹不曾拜从蓼洲门下。玄闻之，颇悔轻信心如，又值崔子文私略门客谷期生，期生乘间屡白其冤。于是玄有宽释之念矣。无何，陆希云求得王梅川书至，书中剖悉谆谆，词音恳切，玄乃致书抚台，令其宥放。不料生之厄运未满，狄抚台忽然患病匝旬，及至发牌仰府时，又多了十余日。

钱生既释，崔、李、陆三子，俟立于道左。相见之际，悲喜交集。屈指在狱日期，恰好四十九日。忽想起梅山之言，喟然而叹道：“梅山老人，信神人也。”三子亦各嗟异而别。须臾抵家，老夫人预置一杖，俟生归，当搥之数十。及见生容颜憔悴，手软不能杖下。惟跪而责之道：“尔母德凉，虽不能比数于三迁、画荻之训，然亦费了多少辛勤。冀汝成立，乃不能守身如三，而几啖虎口。虽尔之自作自受，其何以衍宗祧，而慰垂白之母乎？”夫人说至此，不觉涕泪交下。钱生亦呜咽不能对。既而夫人又谓生道：“汝之被祸，皆因含沙所射。今虽幸免，恐斯人尚不肯忘情于汝。金陵范闇然，汝父同年也。其夫人苏氏与我恩若嫡亲姊妹。日前曾有书来，备说谪官在家。我今晚写下回书，汝明日即往南京。一则省慰年伯，一则在彼攻书。明年乡试，若不得一第，休来见我。”生唯唯受命，至夜归房。秋烟潜来话别，泣谓生道：“自承爱幸，便已身怀六甲，今官人远行，归期未卜。倘后来生下，或男或女，夫人疑妾外私，而不肯相信奈何？”钱生乃取罗帕，题诗一绝，留与秋烟为证。诗曰：

瑞叶熊罴梦已留，海棠曾记试春风。

欲知别后相思处，只在秋林烟影中。

是夜，即留秋烟同寝。至晓，遣人密约友梅，欲与舟中一会。不料友梅迁去已久。钱生得报，怆然不乐，只得往请同社作谢，然后起程。恰值崔、李、陆三人俱至，言起金陵之往，皆扼腕不怡。将行，老夫人又握手叮咛道：“竹林之下，愿汝相亲。绮陌之尘，慎勿再践。还有一件，那王太常虽系年家，他近在寺人荫下，更宜绝迹。”时桂子、红叶诸婢，俱随着老夫人送出，独有秋烟泫然欲泣。惟恐夫人审问，先掩袂而归。崔、李、陆买舟送过无锡，然后作别。正是：

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客情。

且把钱生按下不题。再表赵友梅，自从钱生系狱，情思恍惚，寝食俱忘。每每问卜求签，更以钗珥施于佛寺，祈生免祸。那一日，忽值钱老夫人差人喧闹了一场，赵月儿不胜气苦。又恐裴公子要来寻事，自想安身不牢，即忙雇了船只，一直迁到杭州，租一所园房居住。在明圣湖边岳王坟之左，正当山水胜处。余曾有西湖十咏，附录为证。

诗曰：

路入西泠照曙霞，氤氲香雾覆晴沙。  
孤山月落钟初歇，古埠烟迷柳半遮。  
芳草欲迓游子骑，好风将送泛湖槎。  
绿窗犹拥鸳衾卧，帘外声声唤卖花。

——右《苏堤春晓》

袅袅随风万缕轻，摇空似浪暗藏莺。  
只缘梦绿娇翻舌，岂为啼红巧弄声。  
画舫能倾游客耳，香闺解动美人情。  
最愁春暮花如雪，老却歌喉懒不鸣。

——右《柳浪闻莺》

凉飈满院麦秋天，历乱荷开照水妍。  
冶袖翻红吴苑女，舞衣剪翠蕊珠仙。  
花心泻露清销暑，叶底披襟小泊船。  
一阵艳香心已醉，夕阳几处送繁弦。  
——右《曲院荷风》

曲港花荫间柳荫，涟漪拍岸水深深。  
有时戏藻金梭掷，忽地吹波玉尺沉。  
贪饵恐为渔父钓，穿蘋应避鹭鸶淳。  
非鱼虽不知其乐，跳跃悠然足会心。  
——右《花港观鱼》

嶙峋对立直凌空，南北巍峨势并雄。  
玉柱全撑青霭表，莲花共透白云中。  
月明黛色垂千仞，雨后岚光积万重。  
安得跻攀最高顶，扫开浮翳扞苍穹。  
——右《两峰插云》

幽然夜色渚烟收，渺渺湖光漾碧流。  
错落塔洒三个影，空明月涌一轮秋。  
纤云已逐金风扫，灯水遥连玉宇浮。  
我欲扣舷歌古调，波心只恐老龙愁。  
——右《三潭印月》

塔影亭亭挂夕晖，小卢取次掩紫扉。  
一峰紫翠烟容达，列壑苍黄树色微。  
鸟宿乱随浮霭去，马嘶争惹落花飞。  
笙歌半在南山路，多少游人带醉归。  
——右《雷峰夕照》

云深古刹隐南屏，向夕蒲牢递远音。  
催散玉楼歌舞宴，惊醒客邸利名心。

疏声遏籟天边落，清响随风月下沉。  
促得山僧归去急，独携藜杖上遥岑。

——右《南屏晚钟》

万顷澄波一派秋，冰蟾皎洁印中流。  
风来鹭岭天香远，云散银河兔影悠。  
寒照雨峰岚翠重，光生十里柳烟收。  
扣舷朗咏坡仙赋，直欲凭虚到玉楼。

——右《平湖秋月》

一道修梁跨水隈，银沙十里映楼台。  
疏林似剩琼花片，荒苏疑飞鹭羽来。  
晴日乍溶新水涨，晓风已卷冻云开。  
如何策蹇堤边望，半是寻诗半探梅。

——右《断桥残雪》

说这武林，洵为山水名区。只因赵友梅心在钱生，那有情怀赏玩。每日间，禁不住两行珠泪，丢不下一片愁肠。不觉香销粉碎，非复畴昔之花容月貌矣。到得旬余，便引动了闯寡门的清士，耽风月的狂童，怎奈友梅不言不笑，并没有一点温存意态，所以来的俱含愠而去。

本郡有一个宦家之子，姓胡，字伯雅。为人痴顽不韵，人都称为憨公子。也慕友梅之名，同一个门客，唤做常不欺。特来相访，友梅关了房门，不肯接见。赵鸨贪他是个宦家，逼勒数次，只得出来相会。憨公子目不转睛，看了又看，不住的赞道：“妙妙妙，佳佳佳。”常不欺道：“从来佳丽出在扬州。今见赵娘，果然名称其实。”憨公子默坐了一会，忽然问道：“我小弟幼时，尝闻家祖先尚书说，扬州有一个名妓叫做李端端。今友老也是扬州人，可曾相熟么？”友梅不睬。常不欺便插口道：“话起那李端端，真个美貌非常。前年在下曾到扬州

去，与他相好之极。”赵月儿在内，只闻二人叙话，并不见友梅接口，惟恐憨公子不悦，忙出来寒温道：“拙女只因病后，故懒于言笑，大爷何不与常老爹把那棋枰，决一个胜负。”憨公子遂与常不欺对局。不欺一连佯输了五六盘，憨公子道：“我的棋比你何如？”不欺道：“大爷这样妙棋，不要说在下不敢争先，便走遍了杭州一府，也寻不出一个敌手。”憨公子拍手大笑，整棋再着。常不欺又诈败了两局，值酒肴已备，摆列出来。憨公子把杯相劝道：“酒是引兴之物，乞赵娘多饮几杯，助助兴儿。”友梅低了头，只不做声。憨公子道：“我们此来，无非取乐而已。若友梅这样敖情而辟焉，请勿复敢见矣。”不欺道：“毕竟是才人之口，话出来，庶不郁郁乎文哉。”

二人且说且饮，只有友梅，不胜恹恹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不觉掉下几点泪来。憨公子怒道：“一人向隅，满座不乐，这也可厌之极，可厌之极。”即便站起身来，拖了不欺就走。不欺曰：“大爷既不耐烦，不如到吴山脚下李一娘家里去罢。”憨公子点头道：“有理有理。”遂不终席而去。等得赵钨出来挽留，去已久矣。

你道友梅为何不惧赵钨？这等自由自主？只因生性聪明，那赵月儿爱惜如亲生之女，自十四以至十六，三载之间，所获缠头，已不下千金，故月儿不加诃责，惟冀其改情易虑。其如万般苦劝，委曲开陈，而友梅之心，不可转也。当晚，憨公子不别而去，气得月儿面皮紫涨，忍耐不住，便大怒道：“你这贼淫妇，原不受人抬举。你到我家，虽已识得几个字儿，我却用了无限心机，把那书画棋琴，件件教会。寒时便怕你冷，夏天便忧你热。把你爱惜如掌上之珍，这是为何？无非要你兴旺门头，使我暮年安享。谁料一见那钱十一的小冤家，便把魂灵儿落在他身上。终日价不情不绪，没心没想，只恐你有他心，

他无你意。他是仕宦人家，少什么金钗十二。要与他图做夫妻，你也忒妄想了。你爱他有貌，我看他瘦削脸儿，也不能赛过二郎神。你羨他有才，只会做几句歪诗，也不能比那七步曹子建。况今坐在狱中，犯了裴公子之怒，生死未卜，你还要时刻挂念。只怕你害了失心疯病了。不要说在苏费用，即迁到临安，每日卖柴余米，难道是天上落下来的。我们开个门头，一日无客，一日不活。天幸来了这个憨公子，你又不瞅不睬，使他含怒而去。怎不气死我老娘也。”

月儿话到此处，转气得手脚冰冷，直僵僵挺在椅上，只管喘息。停了一会，又道：“你这贱人，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若从良是件美事，我做娘的亦不迟至今日了。只因有了丈夫，便要被他拘束，何如春风秋月，散诞自由。若富足家犹可，设或花费无穷，而家私有限，吃的是薤盐，穿的是布素，又何如饫珍羞之味，服罗纨之衣。这还是一夫一妇，若不幸而做了那七十八，动不动被正妻藉辱，骂是娼根贱妓，其苦更有不可胜言者。况男子汉，心肠最狠。始初恩爱，果然似漆如胶，到得后来，别恋了新欢，便把你撇在脑后。那时节，进退两难，噬脐何及。怎熬得那清宵寂寞，永昼凄凄。倒不如今日，凭你看中那个俊俏郎君，和他相处几时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其苦乐又不啻天壤之隔也。汝乃聪明人，亦何俟叨叨细说。只要你依了我，万事全休。稍有不然，汝认得我皮鞭吗？”

友梅泣道：“儿见人多矣，其才情具足，未有如钱郎者。故一言已订，虽九殒无悔，惟乞母亲垂怜其意，不致深诃，则沾德无涯，而报恩有日。”月儿微微冷笑道：“好个自在话儿。我也不与你长舌广说，只问你依也不依。”友梅瞪目应道：“一言已决，何必再问。”月儿不胜忿怒，乃以皮鞭，自肩至胫，撻至五六十。可怜洁白肌肤，寸寸皆青。损伤之处，血流如注。



友梅惟哀声呼痛而已，却绝不改口。月儿再要打时，见他遍体皆伤，无处下手，只得假放手道：“今且饶你去细想，明日若还不知悔悟，我肯饶你，只恐皮鞭也不肯饶你。”因叫侍女芳英，扶他去睡。友梅到了房中，睡在床上，千思万想道：“钱郎不知生死，冤家又苦苦相逼，你看这样光景，料不能留得此身与钱郎会合。到不如拚着一死，以报钱郎罢了。”捱到人尽睡熟，竟取了一条长汗巾，悬梁自缢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？且待下回分说。

## 第六回 有心人巧窃花枝

诗曰：

自从销瘦减容光，半是思郎半恨郎。

欲识旧时云髻样，开奴床上镂金箱。

却说友梅命不该绝，恰值侍女芳英起来小便，此时残灯尚明，于灯影之下，忽见友梅似打秋千的高挂在梁。惊得魂不附体，登时狂喊。那赵月儿在梦中惊觉，也不及披衣，赤身来救。即忙解巾放下，四肢虽冷，胸额犹温。乃与芳英大声呼唤，徐以姜汤灌进。直至二更，方才苏醒。开眼一看，即转身向里。月儿愈恚道：“汝以死吓我，我偏不怕。”连叫取那皮鞭来。友梅微叹道：“死尚不惜，又何惧乎皮鞭。”月儿虽说，见其肌肉皆伤，亦不敢下手。既而友梅长号一声，仍复晕去。急得月儿又连声呼叫，移时而醒。乃泣道：“儿自幼虽蒙恩育，数年以来，所获金帛，亦足以偿母矣。薄命之躯，惟求速死，却又频频唤转，何必相苦如此耶。”月儿亦无可奈何，只得回嗔作喜，温言劝慰。到了清晨，转觉身热如火，昏昏沉沉，口中呻吟不绝。进以茶汤，即时呕出。月儿自悔发怒之暴，心下着忙。于是延医看视，亲奉汤药。将及半月，病虽稍可，奈容颜日渐羸瘦。月儿恐有不起，乃与之道：“昨有人自姑苏来，言钱郎已脱桎梏，汝宜放宽心胸，以图相会。今后惟汝是依，吾不汝强。”友梅闻说，信以为然，不觉心境顿舒，饮食稍进。又将半月，方得平愈如初。

且说钱塘门外有一开盐肆的，姓程，名必孚，表字信之。原系徽州府休宁县人氏，自祖上移居虎林，已五世矣。年方一

十八，家累千金，娶妻林氏，姿色平平，而妒悍异常。必孚年少，颇狎昵于花街柳巷。一日偶经岳庙，闻人说道，张家园内住的赵友梅，维扬名妓也。必孚闻之，心动神飞，即时过访。时友梅病体已痊，丰艳如旧。闻有客来，即掩房深匿。月儿自出接见，留坐待茶。必孚殷勤露其来意。月儿叹息道：“只怕程君无缘。”必孚愕然道：“小可但慕芳姿，不惜财帛，孰意老娘这般见弃，却是为何？”月儿乃以誓嫁钱生一事，细细诉说。必孚听了，怅然自失者久之，乃道：“既如此，某亦不敢相强。惟获一面，鄙愿足矣。”月儿进内，曲劝至三，友梅闭了房门，终不肯出。必孚因以厚赠啖月儿，月儿凝思良久道：“翌日午前，妾与之博弈于厅下，君听棋声，即悄然闯进，我便拥持于后，不容趋避，则足以抱君之目矣。”必孚大喜，复谆谆然相约而别。

至次日饭后，友梅不知其故，果与月儿对局于前厅。俄而程生自外趋入，友梅急欲避时，已被月儿双手推住，自面至足，被程生看个仔细。因以挟持而见，双脸断红，泫然欲泪，其怨恨之容，转觉可怜。此时程生，神情飘漾，顷刻难持。正欲向前作揖，友梅已用力挣脱，翩然而逝矣。必孚莫能再睹，惘惘而归。怀念之殷，几忘寝食。

有汪生者，讳允昌，亦徽郡籍，入泮于钱塘，必孚之表叔也。偶于途中相遇，汪生深详其稍瘦，程以实告。且言姿色之美，目所未睹者。汪乃历举在杭名妓以拟之，皆曰非其伦。时有薛素素者，名重东吴。汪生又举以为问，必孚摇首道：“亦不如也。”汪生骇然道：“天下信有如此绝色？虽西子、王嫱，不足数矣。然彼既有属意之人，吾侄作单相思，亦复何益？”必孚道：“侄有别墅，在涌金门外，意欲图为侧室，不知以后如何。”汪生道：“妇人水性，既归吾侄，谅无终拒之理。只

恐赵钨索价太高，吾当效张仪，为了作说客可乎？”必孚道：“倘获事成，侄以三十金为寿。”汪生遂欣然别去。

逾数日，即诣张园，向月儿备述其意。月儿正萌脱卸之念，惟恐不成，止索银二百两。汪生归告必孚，必孚欣然领诺，于是择吉成交。至期，月儿谬谓友梅道：“我与你自到临安，忽已数月矣。坐吃山空，终非久计。意欲返转姑苏，只不知钱郎果然脱狱否？又不知汝之姻事若何？吾闻关圣签灵应如响，且去此不远，曷往祈诸？友梅不知是计，果即梳妆登轿。轿夫先已受嘱，遂由小路，直往涌金门别墅。必孚预备酒肴蔬果，焚香燃烛以俟。更觅一能言孙姬，以便临时劝慰。

俄而，肩舆已至，友梅出轿进门，抬头一看，并非庙宇。只见烛火煌煌，大惊道：“尔辈何人？辄敢哄我至此。”程生自内趋出，深深揖道：“多承尊堂厚情，已将娘子嫁于程某，岂娘子有所未知耶？”友梅大怒道：“妾自有夫，君岂无妇，若依旧送归则罢，否则吾以头血溅尔之衣矣。”孙姬笑而劝之道：“赵钨不仁，岂能遂娘所欲。今程大爷真实君子也，允与不允，悉凭主裁。倘有商议，不妨缓为之计，何必以彼为归，而视此如仇哉。”友梅沉吟了半晌，乃道：“既要留我在此，必须卧不同床，坐不同席。他日一遇钱郎，即便相从而去。计尔所费，加倍奉偿，并不许异言推阻。”必孚听其言辞刚劲，不能指语，惟鞠躬唯唯而已。

夫妓以色事人者也。且以程生年甫妙龄，家非穷乏，乃立志不移，贞行皎皎。虽传说所称杨娼、李娃者，何以加焉。友梅自归程之别业，因防闲甚谨，兼以利刀佩于腰间，遂使必孚不能相犯。然以钱生急难相会，愁心日益，珠泪时零，往往调玉轡以寄悲，托贞松而咏志。所作诗词，不能备载。姑录其《碧芙蓉》词一阕：

词曰：

晚雨 梧桐，催起栖惶，一声啼鸟。别鹤虽弹，此曲谁能晓？西湖水与泪争流，两峰云比愁还少。花枝有主，寄语东风，不必空相绕。西楼闲倚遍，难禁入夜清悄。咫尺姑苏，梦也如何？杏雨能够几夜？欢娱拾得来千回烦恼。重门深闲，凭谁寄信，相思宿债应难了。

忽一日，与婢女轻红，倚门闲立。只见一个相面先生，生得形容秀异，修髯如雪，头戴方巾，身穿一领酱色布袍，手腕挂一面小纸牌，牌上写道：“五钱一相。”从门首向东而去。友梅暗想：“此人一表非凡，且相价甚高，必非寻常相士。”急令轻红向前相请。那先生即随着轻红，走进草堂。友梅深深的道了万福道：“贱妾鼠目獐头，敢辱先生神鉴。”先生道：“老夫相人，别有奇术，不比那走方的相士，专把达摩相诀，与那麻衣相法中几句说话，胡乱哄人。只是一味直讲，娘子休要见怪。”友梅道：“但求直言为妙。”

那先生即令友梅立正了，自上至下，凝神细看。又把双指轮了一回，乃道：“娘子十岁以前，安稳无事，不消细说。单讲十岁这一年，就该令尊、令堂一齐见背。从此萧墙生难，离弃祖基，隐身罗网。今年贵庚十几岁了？”友梅道：“妾是辛亥生的，今年一十六岁。”先生又将十指轮了一回，踊跃而起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目下就有异人提拔。虽不能做个正室，也是一位三品夫人。”友梅道：“贱妾运蹇，悉如先生所论，一向不差。若云命有贵夫，现今身居坑坎，死亦只在旦夕，先生休要见谗。”先生道：“老夫据相直谈，安肯戏言失实。”友梅道：“妾是维扬人，细听先生口气，亦像扬州。敢问尊姓大名？”先生道：“老夫果是凤阳人氏，浪游江湖，隐姓埋名已

久，贱号只叫做梅山老人。”友梅忽然想起：“钱郎曾说有个梅山神相，莫非即是此翁？”便问道：“春间在苏州玄妙观中，有一位梅山长者，可是先生否？”梅山道：“即是老夫，娘子何以晓得？”友梅道：“不瞒先生，妾实沦身衍衍，与姑苏钱中丞之子钱兰有伉俪之约，彼时钱郎曾经相遇，故贱妾得知宝号。不意今日天幸相逢，并乞先生一言指示，妾与钱郎，果有重会之日否？”梅山道：“只凭一点贞心，自然鬼神呵护。命合有期，不须疑问。”

言罢，即欲起身。友梅慌忙挽住，双膝跪下道：“妾身虽脱勾栏，仍罗机槛，每为狂且所逼，度日如年。自非先生阐破迷途，一言垂救，莫道断钗重接，能谐琴瑟之和。只怕环佩空归，难结鸳鸯之缘。”梅山道：“老夫四海为家，一身流寓，有何异能脱子于厄。”友梅涕泪滂沱，牵衣不放。梅山亦觉凄然，乃安慰道：“子不须掉泪，我有一故人，幸亦云踪暂寄于此，他是英雄剑侠，专肯济困扶危，与钱秀才也有一面之契。我去为子恳求，谅他必能赤手相扶。只在八月十五二更时分，子其端坐以俟。”友梅便敛衽再拜，拔下金钗为谢。梅山坚辞不受，挥手而去。

友梅深幸得遇梅山，然以二更之约，犹疑信相半。忽见一人，推帘进来。视之，乃孙姬也。友梅笑迎道：“孙老娘此来，莫非又作说客耶？”孙姬道：“非也，恐娘廓处无聊，特来闲话耳。”于是坐谈良久，姬即从容讽道：“老身岂敢为程郎游说，特以娘终身之事筹之，莫若顺从为便。假使程郎萧然四壁，家无担石之储，则不敢劝；即使家有金穴，而春秋已富，或貌甚不扬，则亦不敢劝；即使家富矣年少而容美矣。然娘是明媒正娶，不幸而做了断钗破镜，乃守节不移，此是纲常伦礼之正，则又不敢劝。今闻钱公子不过是一言之私订，反不若程郎有二

百金之聘仪，即思钱之情重，然以程郎待娘何如？至其家月余，未尝闻用强凌逼。每每市绫罗，购珠玉，委曲以奉娘欢，其情之眷眷，又何深也。若娘坚执不从，万一程郎怨恨，将娘另嫁一个蠢劣凶恶之徒，那时节又怎能保全贞操。此是老身药石之言，惟娘三思，勿贻后悔。”友梅谢道：“仰辱厚情，妾当铭骨不朽。若要土梗盟言，改弦易操，虽使仪、衍复生，吾志断不能回矣。”孙姬乃不悦而退。

无何，已届中秋，程生暗地着人，将菱藕、实兼炙鹅火肉、鲜鱼、月饼之类，陆续送来。将晚，又着人送至湖白酒四瓿。友梅以葶肴瓿酒，一半赏与着房夫妇，一半馈于孙姬，自己只吃藕菱实，烹茶而啜。是夜，万里长空，毫无片云遮蔽，俄焉推起一轮皎月，清光如昼，其杭城赏月之盛，真是家家弦管，户户笙歌。只有友梅凝妆静坐，作《风吹柳》一章，寓意以谢程生：

诗曰：

灼灼园中花，詎无桃李姿。  
好风是何意？偏吹杨柳枝。  
相扶固云陋，贞信恒自持。  
莫怨柳情薄，只因风吹迟。  
愿为华阴雀，衔环报恩私。

友梅将素帕一方，题诗方讫。忽闻樵楼已打二更。四壁悄然，只有风声唧唧。友梅叹道：“梅山之言谬矣。”俄而窗外一声桐响，仰首视之，则见一人立于庭下。头戴毡笠，身穿箭衣，年可四十，形躯秀伟。进前谓友梅道：“俺承梅山之托，特来相救。玉漏已半，幸勿迁延。”友梅且惊且喜，急摇手令其勿言，低声应道：“有守房夫妇，寝于外厢。倘被知觉，反为不美。”那人便不开口，背了友梅逾垣而出。其步履如飞，

瞬息之间到了一个宅宇。

原来那人，即在昭庆寺东卖雨伞的张仰坡隔壁，赁一所厅房作寓。友梅方进仪门，遥见堂上，列炬辉煌，丫鬟五六，簇拥着两个美姬出来迎接。友梅见有内室，方才放心。那人进去，换了衣巾出来，重与友梅施礼。友梅再拜而谢道：“小妾不幸，陷身匪类，仰承君子，仗义相扶，使妾得与钱郎重遇，现出二天。愿闻高姓大名，以便镂之心骨。”那人答道：“俺有姓无名，但呼为申屠丈。曩与钱郎，在虎丘梅花楼上，曾会识荆。昨晤梅山兄，备悉赵娘贞操卓然，使俺不胜钦敬。至于移花接柳，匡难除凶，乃区区恒事耳，何足沾齿。”言毕，即令摆列筵席，款待友梅。

申屠丈自到后房饮酒，只留两姬陪酌。既而斗转参横，将次鸡鸣而息。次日，梅山老人亦来探望，友梅慌忙出谢。申屠丈因从容问道：“赵娘贞行，虽已略知一二，其与钱郎聚散始末，尚乞赐闻。”友梅便把前后事情，详细说了一遍。申屠丈听罢，拍案大怒道：“裴玄那厮，危于朝露也，不必话了。至于赵钨不仁，若不杀之，难消此恨。”友梅曰：“赵母恩养数年，亦不足怪，惟恨恶叔宋钶，将奴哄卖为娼，以致受诸荼毒，真堪痛入骨髓。”申屠丈便问：“宋钶今在何处？”友梅道：“住在广陵新城。因做人凶狠，人都称为宋黑虎。”申屠丈即唤：“真真儿何在？”唤声未绝，忽见一人立在阶下。身长七尺，腰阔数围，凤目彪形，黄须黑脸。向前声喏道：“主公有何钧谕？”申屠丈道：“今有广陵宋钶，为人残暴殄义，与尔匕首，为我速取头来。”真真儿应了一声，霎时不见。申屠丈悄谓梅山道：“中原贼星甚炽，将来国祚倾危。道兄夜瞻乾象，亦卜其数之远近否？”梅山道：“只在二十年内，天下便当鼎沸。所恨老夫年迈，不及见君辈匡时之略矣。”



二人闲话，未及两个时辰，真真儿已回，手提一颗人头，鲜血淋漓，掷于阶上。申屠丈令友梅向前识认，友梅举目一观，吓得魂惊心悸，移时不能开口，只把头点。申屠丈向葫芦内取药一丸，傅在头上，顷刻化为清水。因谓友梅道：“我这真真儿，一日一夜能行万里，俺令他把天下无义汉子，共诛了四十九人，连今日宋钧，凑成五十。”友梅闻说，心益悚然，即敛衽致谢道：“妾承二位洪恩，既拯于陷溺，复雪其大仇。但妾在此，搅扰不安。倘即送往姑苏，早晚得与钱郎相会，尤为恩便，没齿难忘。”申屠丈笑道：“赵娘不须性急，那钱郎虽脱囹圄，已被夫人遣往白下，只在冬初，更有一场大难。俺今访友燕京，即于便路解救。子留敝寓，自有二妾奉陪。兼以梅山在迓，虽使程生追究，足保无虞。”友梅遂不敢再言。申屠丈忙令左右，置酒话别。既而半酣，二姬共联一绝，以当骊歌。

诗曰：

阴雨丹枫晚送君，休将别泪染榴裙。

一声清肃却何处？鹤背俄惊万里云。

二姬吟毕，申屠丈斟满巨杯，送与梅山。自亦立饮三爵，遂与友梅相别，梅山亦便起身送出。

要知友梅与生，何时方会？申屠丈此去，如何救难？且待下回，便知分晓。

友梅贞操，程生痴情，孙姬巧舌，申屠大侠气，俱一一画出。

山深而幽境不穷，林远而芳葩吐媚，始足以见此回情致。

## 第七回 传情锦字为怜才

词曰：

香闺深掩暮云低，家在凤城西。好风吹起相思梦，  
因箫史，弄玉心迷。潜出绣帏一面，暗将锦字重题。  
怨归心去逐鹧鸪啼，才子为情羁。客中未及明珠聘，  
意惆怅，几度沾衣。菡萏花须并蒂，鸳鸯鸟，讵孤栖。

——右词寄《风入松》

却说钱生，自在无锡与崔、李、陆三于分袂，带了紫箫，向前进发，一路凄凄凉凉。想起友梅，恩爱方深，忽被一场横祸，以致两下分离。又苦又恨，每每对月长吁，临风堕泪。过了数日，方抵金陵。因天晚，不及入城，即向客寓过宿。次日咨访店主，知范太守住在聚宝门内大街，令紫箫算还饭钱，沿路问至范宅。只见室宇萧然，门可罗雀。那管门的，询知苏州钱公子，不敢怠缓，即忙请入前厅。一面着人进内通报，钱生徘徊细看，果然收拾精雅。中间挂一幅孙雪居写的山阴访戴图，上有一匾是“芝秀堂”三字，乃云间董玄宰先生题赠。瞻玩未完，范公已整衣出见。生以年侄，不敢当客礼，再三谦逊而坐。范公见生举止安徐，仪容秀韶，心下十分爱重。寒暄方毕，又将家事一一细问。钱生言辞敏瞻，应答如流，范公益肃然起敬道：“忆自令先尊仙逝，老夫清酒临吊。一见贤侄，不觉悠又长成如此。洵乃宗庙瑚璉，奚啻谢家玉树。”钱生道：“老年伯宏猷硕望，正宜股肱明廷，何乃急流勇退，以寻竹坞花坪之乐。侄恐太傅不起，其如苍生何？”范公道：“老夫蹇材拙运，故历官二十年，仅至郡守。若再贪恋鸡肋，岂不为邓禹笑人。

况西河抱戚，老泪几枯，益觉紫霞念长，红尘计短矣。”钱生唤过紫箫，取出回书，双手递上。范公亦即传命，请出夫人相见。

少顷，苏老夫人出来相会，钱生备致老母遣候之意。夫人亦殷殷致问起居。拆开回书，与范会看毕。范公欣然而笑道：“若得贤侄在此下帷，使老夫朝夕得聆珠玉，尤为深幸。”于是置酒款待，延生进内，饮于凝芳阁中。夫人亦出来陪叙，命侍女红蕖行酒。钱生偷眼视之，轻霞晕颊，秀发齐眉，也有几分姿色。想起秋烟，不觉情意凄凄，几欲泪下。

范公酒量甚宽，见生能饮，其兴益豪，乃以巨觥对酌，直到更阑，痛醉而散。即以阁之东厢为生寝室。方生饮酒时，见绣帘边，云鬟半露，娇艳非常，时来窥觑。钱生意是公之媵及归房。红蕖以茶捧至，因以讯之。红蕖道：“此乃小姐珠娘也。”钱生又问：“芳春几何？”答道：“十七。”复问：“受聘未？”红蕖摇首含笑而去。钱生既已酩酊，又值心绪不佳，渐觉酒涌上来，和衣睡倒。俄而红蕖踱至，唤醒生道：“小姐恐郎君酒后口干，特奉凉瓜，以沁喉吻。”生笑谢道：“承小姐投我以木瓜，愧无琼琚之报。烦小娘子为我多多致谢。”红蕖既去，钱生独坐悄然，把残灯剔亮，见几上有花笺一幅，乃吮毫作词一阕。

词曰：

昨夜碧纱窗静，拾得相思一枕梦。忽到罗浮，却被红儿推醒。心耿耿，不见玉梅花影。

——右词寄《如梦令》

盖寓怀友梅之意，折为方胜，置于砚匣之下。至晓起来，与范公相见，同吃早膳毕，谓公道：“家叔推任山东，□□在迓，欲去一拜。”范公欣然遣平引导。钱生去后，忽王太常

遣使邀赏荷花。公不能辞，午前即去。

原来范公，讳黼，止生一子一女，子名朝瑛。已在开封任上，患疾而亡，故公有西河抱戚之语。其女性敏慧，工琴书，真有班妃易安之才，生就沉鱼落雁之色。因夫人初孕时，梦见仙女授以明珠一粒，故以梦珠为名。及年三岁，有道人见之，谓乳媪道：“此子异日，敏巧绝人，有以明月珠为聘者，方可妻之。”言讫，已失道人所在，公益奇之。是以遴选东床，最难惬意。既要才与貌兼，又须夜光照乘。虽巨族名门，屡求庚帖，而公莫之许也。其夜，钱生坐在席上，珠娘潜于帘缝窥之。退谓婢女莲香道：“天下倩美之士，复有如钱郎者乎？”既而红蕖来，备述钱生所问之语，珠娘笑道：“郎真狡狴，岂亦觑见我那？”后令红蕖送瓜以覘生。及次日，钱生既去探叔，范公亦即赴席。珠娘瞒了夫人，与红蕖悄悄的潜入生之卧房，见其琴剑书笥，文房器玩，无不珍美。忽于砚匣边，有花笺微露。取而观之，乃《如梦令》一阕，讽咏数四，知其别有寓托。然时方季夏，不能喻玉梅花影之句，乃展开花笺，楷书二绝于后。

诗曰：

静几明窗日到迟，牙签相伴下帷时。

江郎莫负生花笔，留向春闺学画眉。

其二：

菡萏初开香满池，何须更忆玉梅枝。

彩笺词比琴心怨，借问相思为阿谁？

写毕，仍折为方胜，藏于匣底而出。至暮生归，记起前词，恐为范公所见，将欲藏于篋中。展开词尾，忽见小楷数行，字画端劲，真有颜筋柳骨，及细味其诗，则又暗托芳情，并寓规讽，心下狐疑，竟不知是何人所作。俄而红蕖以瓜李送进，钱生即以笺诗问之。红蕖笑到：“昨夜令妾送瓜的是谁，则做诗

之人，从可知矣。”钱生惊喜道：“既是小姐的佳句，小生当珍为至宝。饥则以为食，渴则以为茶，坐而哦，睡而讽矣。”红蕖戏道：“见了诗句，就是这样寒酸。若见了小姐的花容，只怕郎君还要咽许多馋涎哩。”言讫，带笑而去。钱生复将二诗，吟哦了数遍。叹息道：“吾只道天下有才有色的佳人，只有一个赵友梅了。谁知又生一个范小姐，使小生获睹此诗，好不侥幸也。”

当夜无话，明日，公谓生道：“昨日王梅川邀请工部主事吕玄卿赏荷，并来邀我偶在席上，谈及令先尊。他因说贤侄与裴孝广有隙，前日特为写书劝解。如果有此事，贤侄既在敝居下帷，须去面谢。此老虽不可交，然礼亦不宜疏缺。”钱生虽受母戒，然以公命，即往投刺。只见门弟赫奕，僮仆如云，往来车马，络绎不绝。等候了半日，方得进去。坐在厅上，又有一个时辰，方见梅川科头跌足，手摇羽扇，慢慢的踱出来。及见钱生，又假意说：“容取巾服？”钱生一把拖住，梅川便拱手道：“溽暑中，衣冠久废，只得欠礼了。”钱生婉款伸谢梅川，唯略叙寒温而已。

须臾茶毕，钱生起身告别，梅川亦不挽留。才下庭除，即一拱道：“幸恕褻衣，不及远送了。”钱生意甚快快，殊悔多此一来。归以语公，公哂道：“此乃小人得势之态耳，何足介怀。”正在慨叹间，忽见一个长老进来谒见，公即降阶而迎，相待之仪，十分恭敬。顾谓生道：“此位乃清莲庵寂如上人，戒律清恪，乃方外椒兰也。”钱生见其修眉方耳，潇然有出世之姿，亦肃然起敬。那寂如长老，讲起妙谛，滚滚如贯珠，真能使天花乱坠。临别，袖中出一绿簿道：“小庵新塑一尊送子观音，尚少数金，乞檀越助成善事，功德无量。”范公欣然允诺，又留吃素斋，然后别去。

自此，钱生日在窗下，惟把友梅所寄之书，时时展诵。诵毕，又将梦珠二绝，又复吟哦。一连十余日，送茶捧饭，俱是小婢山茶，而红蕖久不见至。钱生闷闷不悦，作诗一绝，以寄幽怀。

诗曰：

欲寄相思少便鸿，新愁更比旧愁浓。

罗帏咫尺犹难见，何况行云无定踪。

却说梦珠小姐，自那日窥见钱生之后刺绣浑慵，怀思不置。有时雕栏斜倚，脉脉无言。有时鸾镜半窥，悠悠凝想。不觉眉山锁翠，金钗俄松。惟有红蕖深解其意，乃劝慰道：“小姐是千金艳质，老爷又选择门楣，怕没一个风流快婿，何乃注念钱郎，以致憔悴至此。”珠娘喟然长叹道：“是非尔所知也。我尝诵诗，至‘桑中淇上’之约，未尝不丑其行，岂肯躬蹈之乎。只因世人有才的未必有貌，有貌的未必有才。如钱郎之貌，固不待言矣。前日爹爹尝把他的课艺进来，我细细览阅，文辞秀雅，格局高华。黄钟大吕之音，白雪阳春之调，以此出战，诚掇巍科而有余。若钱郎者，所谓昆山之璧，价值连城。北海之鹏程搏九万者也。我每欲潜出一会，以观其意。奈夫人严于拘束，跬步不离。虽婚姻之事，主在椿萱，然可托终身，亦须斟酌。当此之际，诚不能不为之耿耿耳。”红蕖道：“小姐敏心卓识，信非奴辈能窥。但夫人拘管虽严，何不潜赋一章，待红蕖送去，以探钱郎之意何若？”珠娘凝思良久道：“汝言亦是。”乃以薛涛笺，赋七言近体一首。

诗曰：

倚遍雕栏每倦吟，近来愁压黛眉深。

花源已泛刘郎棹，银汉休辜织女心。

讵谓蓝田无美璧，可能烟岛拟文禽。

玉人若喻诗中意，莫吝琼瑶惠好音。

红蕖接诗欲行，珠娘又叮嘱道：“切须谨慎，不可漏泄与夫人得知。倘钱郎有甚说话，急来回复。”红蕖乘间走出凝芳阁来，钱生正在倚柱吟哦。见了诗笺，即展开细看。叹道：“吾固知小姐情深，若得为比翼之鹣，连理之树，余之愿也。但有一腔心事，必须当面诉闻。小姐既不吝瑶篇赠我，更不知有须臾之闲，使鄙人得睹芳容否？”红蕖道：“郎君要见小姐，何不也做一诗，与我将去。”钱生即取碧筠笺，次韵一首，折做同心方胜，付与红蕖。红蕖得了诗笺，即忙回报珠娘，珠娘接来视云：

书幌凄其久废吟，粉垣虽隔两情深。

欲援绿绮闻芳耳，难托青鸾诉苦心。

萝蔓只惭依玉树，云街何日效鹣禽。

彩舡肯自瑶台下，重倚朱栏待好音。

珠娘又问道：“钱郎还有何言？”红蕖道：“他道有一腔心事，必要与小姐面谈。”珠娘笑道：“我亦欲图一见，以决终身，其奈夫人何？”红蕖笑道：“我有一计，只要用着莲香，不知小姐以为何如？”珠娘道：“汝有何策？第为言之。”红蕖道：“明日，老爷约定吕工部，要到牛首山燕子矶诸境随喜，想必信宿而回。乘此机会，何不令莲香假充小姐，与那钱郎一晤。面上虽有了几点麻儿，只须多搽些粉，金莲略大些，把那绣裙放下，也可隐瞒。小姐欲诉的衷肠，说与莲香念熟。若钱郎说甚心事，只消含糊答应，以待小姐自己主裁，另行回话。只要把夫人陪住在房，待红蕖伴着他，悄悄出去，此计何如。”珠娘莞然而笑道：“不谓汝倒有陈平之智。只怕莲香不肯。”红蕖道：“以小姐之命，谅他不敢违拗。”珠娘即时唤过莲香，以此语之。莲香点头微笑，于是红蕖复至书房，回复。

次日清晨，范公果别生而出。将及黄昏时候，珠娘把那珠衫绣裙，重薰兰麝。换与莲香，妆束齐整，宛然是个闭月羞花的小姐。红蕖跟着，婷婷娜娜的走出东厢来。钱生凭栏凝盼，但见月上梧桐，犹未见至。怅然道：“岂其谬耶？”俄闻竹屏之外，足音蹴然。只见红蕖随着小姐，已翩翩而至矣。钱生喜跃趋迎，深深一揖。莲香固推道：“即此共谈片晌罢。”遂拂石而坐。那莲香，原有几分姿色，兼以星月之下，转觉婉然动人。钱生笑谢道：“小生以萱帟之命，覲候尊亲。不意缘契三生，遂获帘边半面，然自料弃末之夫，何足以配仙质。忽承小姐赠以瑶笺，使鄙人喜出非常，感深五内。”莲香述小姐之意以对道：“妾闻，婚姻之事，冰人言之，高堂主之，非儿女子所当私议。但以君子，惠中秀外，学究天人，信乃旷世难逢，何可失之当面。故不耻自媒，辄敢以芜蔓之词，谒其鄙诚。倘君子不弃葑菲，结以秦晋，妾得躬执箕帚，幸莫大焉。”钱生太息道：“过承小姐错爱，岂不欲即求偕老。但心有隐忧，未敢轻许。”莲香道：“郎君有何心事？不妨为妾言之。”钱生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生与维扬妓女赵友梅曾有夫妇之约。今虽风流云散，相会无期。然言犹在耳，若即寒盟，是乃鲜情薄幸之徒。不惟友梅罪责，即小姐亦必我尤矣。然执守前言，以负小姐一段美情，则又眷恋不忍。际此两难，故欲面商之耳。”莲香未知小姐之意，不敢妄对。但唯唯而已。红蕖惟恐夫人呼唤，连声促回。

莲香临行，复谓生道：“门客许翔卿，与家尊至契，郎君若以作伐求之，则姻事可谐矣。”言讫，琼佩珊珊，翻然而逝。钱生伫望久之，黯然魂失。因莲香语意含糊，惟惧好事之不成也。乃以衷曲恳于翔卿，翔卿即转达于范公。范公道：“钱郎才貌绝佳，可称快婿。但弱息幼时，曾经异人相道，有以明月



珠为聘者，方是夫妻。故求婚虽多，老夫惟恐不是姻缘，未敢轻诺。若钱郎果有明珠，老夫无不依允。”翔卿又以公言复生。钱生虽系官家，然火齐木难，世不常有，闻之殊觉快快。俄而节届中秋，范公设宴，以请吕工部，亦邀王太常相陪。吕玄卿自恃少年科甲，睥睨一座，旁若无人。然生亦轩轩霞举，雅言隽语，辨若悬河。范公又欲显生之才，授以纸笔，令生作诗。钱生承命，即书二绝。

诗曰：

长河澹澹碧云收，秋色平分月到楼。  
莫谓胜情惟庾亮，于今不数晋风流。

其二：

遥空群籁静无声，云外天香满凤城。  
可惜清樽虽共赏，嫦娥应笑未成名。

初时王梅川待生甚倨，及见诗，方卓然奖异，遂欲以女妻生。次日亲来谢宴，即挽公作伐。公欣然应允，遂以告生。钱生坚却道：“烦老年伯善为侄辞，此事断难从命。”原来公与夫人、爱生才貌，甚欲得生为婿。因以明珠一言，犹豫未决。及见钱生不允梅川，心中大喜。过了数日，梅川又遣人致书，公拆开视云：

弟初见九畹，以其年少轻佻，意甚忽之。及叨盛宴，耳其灿花之论，使弟爽然自失。以彼其才，异日燕台市骏，诚良乐之所急也。小女嫫梅待赋，欲托红丝。惟藉年兄执柯，则钱侄必无推阻。前已面抒鄙怀，未审鼎言转致否？肃此再读，伫俟回音。

范公回书，不与生看，即便写书回复。又过了两日，正与钱生讲论经史，忽见门公慌忙报说，工部吕老爷来望。公谓生道：“玄卿此来，是为吾侄姻事矣。”钱生道：“若为姻事，

全仗老伯委曲回之。”范公点头而出，与玄卿相见。各叙寒温毕，玄卿道：“王老先生有一淑爱及笄，欲招贵年侄九畹为婿，特唤老先生作伐。此乃美事，何老先生回书推托。梅老十分不悦，今又央某进宅相求，惟老先生玉成为妙。”范公道：“此因敝年侄以不奉母命为辞，在仆岂能专主。”玄卿道：“既如此，可请九畹面谈。”范公即着人请出钱生相见，邀玄卿到书房待茶。玄卿踱进书房，靠窗案上，有红笺一幅。范公急欲收拾，已被玄卿看见。范公笑道：“此乃小女看月之作，不妨请政。”玄卿接来观之，乃七言律一首。诗曰：

碧梧金井暮烟收，露濯清辉照入楼。

灵药又逢银兔捣，尘思不起素娥愁。

罗衣借鉴帘须卷，团扇翻题句自幽。

看到夜分人静处，塞鸿遥送一声秋。

玄卿诵毕而赞道：“令爱有此诗才，不在班谢之下矣。”言未既，钱生肃容出见。玄卿道：“九畹兄高才绝俗，王小姐美貌无双，此乃天付良缘。九畹兄不可固却，以负王老先生一腔美意。”钱生答道：“谬承王老年伯厚爱，晚生焉敢推辞。但老母在堂，未曾请命。晚生自幼，又发一个痴想，不第春闱，誓不聘娶。况因先君早丧，家业飘零，虽有睹巢之思，实无白壁之聘。今以王老年伯，高门鼎族，何患无乘龙佳客，而必以某之学疏才浅、子然琐尾之士哉。”玄卿道：“既系年家，又是太常公门第，也不为辱没了兄。况闻春间被狱，若非王老先生出书解救，吾兄岂能安然无事。今以好意联姻，故作客谈推却。目下梅翁，起服北上，不惟魏公待以腹心，又与裴司马桥梓至厚。吾恐拂逆其意，祸不远矣。”钱生道：“诗不云乎，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。今王老年伯，国之大臣，岂不欲令人克全伦礼，而忍以威势劫之哉。”玄卿见生不允，又见范公默

默无言，遂勃然变色而别。钱生退入书馆，低首自思。友梅不知下落，珠娘婚事难成。欲归则无颜见母，欲留又恐梅川寻事加害。左思右想，闷闷不悦。忽见红蕖走至，以片纸付生道：“小姐所命也。”钱生接来一看，不觉变愁为喜。

要知范小姐纸上写的是何言语？下回便见。

转接映伏，可谓心细于发。从来稗史所载，未闻有假小姐代见情郎者。红蕖此计，真出人意表。

## 第八回 触怒权奸因却婿

诗曰：

酌酒与君君自宽，人情翻复似波澜。  
白首相知犹按剑，朱门先达笑弹冠。  
草色全经细雨湿，花枝欲动春风寒。  
世事浮云何足问，不如高卧且加餐。

——右《酌酒与裴迪》

话说钱生正在忧懣不悦，忽值梦珠小姐差红蕖以数行持至。钱生接来细看，那纸上写道：

前夕晤君，闻已许聘赵氏。若然，妾愿居其次。  
因家君自燕子矶回，云在关帝庙中，遇一申屠丈，天下异人也。子若竭诚往谒，或者明珠可求。至于王太常，品行不端，但宜婉曲辞婚，慎勿直遂，以取莫怒。自今以后，妾之身付在君矣。幸亟图之。

钱生览毕，不胜欣忭道：“小姐不但深情，兼有敏识。曩时申屠丈曾说，‘倘有缓急，不妨谋诸我。’那梅山老人又道：‘遇珠则圆。’这段姻缘，想有几分可就。然非小姐裁示，几乎忘矣。”遂带了紫箫，直往燕子矶关帝庙访问。庙祝道：“相公莫非姓钱么？”钱生怪而问之。庙祝道：“申屠丈先生临去时，嘱付小道云，三日后，有一位姑苏钱秀才来访，可对他说明，须到东昌相会。”钱生大惊道：“申屠丈可谓神矣。”想起堂叔钱一鹤，正做东昌府知府，不如乘此机会，到彼省候，便可以从容寻问那申屠丈了。主意已定，回到书馆，请见范公道：“不肖执意辞婚，梅川年伯，必然见罪。今有家叔莅任东

昌，意欲暂往省谒，俟王年伯服满进朝，再当趋侍左右。”范公大悦道：“贤侄所见不差，但途中须要保重。”遂即庀藻作祖，至夜席散。

钱生方进卧房，把那行李收拾。只见红蕖潜至，持一锦囊付生道：“小姐闻君远行，无由面别，特俾妾来，以此不腆为赆。”钱生谢道：“烦乞小娘子，致意小姐。小生此去，倘或得了明珠，不时定聘。万不可为着小生，忧损花容。”乃检视囊中，只有纹银一镒，其余俱是金珠，约值三四百金。钱生把那琴剑书笥，留在其内，只把小姐所赠之资，并要用物件，俱放在皮匣中带去。晓起别公，出门之际，回头频望，魂断意迷，不觉潜然泣下。珠娘一闻生去，玉怨花愁，其相忆之情，亦不待言矣。

再谈吕主事，细述钱生推却之意，回复梅川。梅川赫然大怒，玄卿笑道：“谅那腐儒薄福，岂能坦腹乔门，然在老先生，岂患无一娇客，何必取此迂妄之人哉。比闻閨老有女，四德俱全，何不为令郎公求此佳妇。”梅川道：“鄙意怀之久矣，因此公清奇简傲，不近人情，又不知其女可称淑媛否？”玄卿道：“日昨亲见范小姐《望月》一诗，请为老先生诵之。”遂朗咏一遍。梅川听罢，欣然道：“有此美才，岂无丽质。但无人可做蹇修。”吕主事道：“闻有清士许翔卿，与范老先生至密，不若托彼为媒，下官亦当从旁相恳。”梅川大喜。

无何，已届重阳，遣仆持柬，邀请许翔卿。翔卿接柬视之，上写道：

制侍生王芬顿首启翔卿兄爱下：

久怀雅致，未获识荆。兹届重九，敝园楼台崇敞，愿与君登高一谈。君幸惠临。不彀。

翔卿暗忖道：“此公平昔势利，矜己慢人，今特遣使邀我，

其中必有缘故。欲要推辞，又恐见怪，只得随了来使，具名拜谒。梅川一见翔卿，笑容可掬，直延进后园书室，备叙寒温。少顷，摆列酒肴，宾主对坐。饮至半酣，梅川从容问道：“閤老老近日起居何以？”翔卿道：“范公琴酒陶情，颇得香山池上之乐。”梅川道：“闻有淑爱，才色无双，桃夭未咏，意欲为小儿求聘，吾兄试度其允否？”翔卿道：“只恐范公不敢仰攀。”梅川作色道：“翔卿何出此话？吾与閤老然，不惟同年，兼且累世通家。今以儿女联姻，乃是一桩美事，故特奉迎玉趾，烦为小儿作伐。事成之日，柯仪必当重谢。”翔卿道：“既承明公钧谕，敢不借口舌之劳，以缔朱陈。俟与范公求得庚帖，即当回复。”梅川大悦，呼童斟酒，连敬数杯。临别，梅川又道：“小儿亲事，全仗尊力，并烦致意范翁，不可学那钱兰小畜生，不识高低，故为推却。”翔卿唯唯，作谢而出。不敢迟缓，连夜往见范公。范公道：“彼特冰山作泰山，吾与往还，尚惧祸及，岂有以女缔亲之事。明日君去回复，只须依我，如此如此，以辞绝其意。”翔卿领诺，次晓即至王宅，求见梅川。梅川道：“许君清早惠临，想必姻事得妥？”翔卿道：“执柯无力，惶恐惶恐。”梅川即变色而问道：“岂閤老然有所不允那？”翔卿道：“范公非敢不允，只因小姐三岁时，曾有异人相道，此儿福薄，议亲不可太早，早则不寿，须到二十岁外，有以明月珠为聘者，方是夫妻。故议亲虽多，范公一概不敢许诺。特浼小可致谢厚忱。异日尚要踵间荆请。”梅川大怒道：“明明欺我，造此胡言。我今日方知，那钱生不允亲事，也是他的主意。罢了，拚我这穷太常，与他做一个对头。”又叱翔卿道：“我好意作成汝做媒，谁料汝也不知人事，为他捏造虚辞，特来诳我。”翔卿再欲开口，梅川已气冲冲的踱进屏后去了。翔卿满面羞惭，回达范公。范公道：“由他发怒，我巴不

得与他绝交。”

正在谈论，忽见吕主事差人下书。公拆书细看，单为王太常求亲一事。中间指陈祸福，无非迫抑公允从的说话。范公掷书于地，微微冷笑道：“鄙哉玄卿，真小人也。我老范铮铮傲骨，岂为社鼠恐吓耶！”那递书的在门首等候半日，不见回书，含怒而去，报与玄卿。玄卿十分不快，即时往见梅川。梅川道：“范褻老不允结亲，毫无情面。我欲寻事害之，君谓计将安出？”玄卿道：“老先生荣行在即，俟进京之后，设计中伤，有何难哉。”梅川摇首道：“怎耐得这许多时。”玄卿道：“既要速行，更有一策。我闻裴大司马，初为淮扬盐院，被閤然弹了一本，已成不解之仇。老先生何不摭摭其过，修书一封，送与司马。则司马必信公言，而老范难免不测之祸矣。”梅川大喜道：“此计妙绝。即央玄卿起稿，星夜遣人北上。且不说王、吕安排陷害，只可惜范公不知祸患临身，犹以绝交为幸。正是：灶突已烟上，燕雀犹未知。

且说范公有一嫡侄，讳斐，字文甫，年逾弱冠，以恩例为国子监监生。自朝瑛没后，公即承继为嗣。一日，偶从府前经过，闻得衙役人喧传说道：圣上差下校尉，要拿一位乡宦。”范斐挨身相问，正问着王太常的家人。那家人也不认得范斐，随口应道：“要拿做开封府太守的范閤然。”范斐听了，大骇道：“那范太守居官清正，居乡仁善，犯着何罪，圣上却要拿他。”那人笑道：“这是朝廷的主意，我们那里晓得。”范斐惊得面如土色，飞报范公。

话犹未毕，只见许翔卿疾趋，挥汗而至道：“顷闻校尉到府，虽未开读，外人纷纷，俱说为着明公，虽未知真假，不得不来相报。”公方大惊道：“我任开封二年，虽无功德及于百姓，未尝得罪于朝廷，不知皇上拿我，为着何事？”正欲遣人

侦揉，忽报吕爷来了，范公慌忙迎入。玄卿道：“闇老犹未知么？适闻官旗到郡，却为着老先生。我想朝廷之上，权重的莫如大司马裴公，与裴公至契的，莫如王梅老。今老先生遭此奇祸，据下官愚见，何不将令爱小姐，连夜送过王宅成亲。待王老先生进京，求救于裴公，则天威可解，而身家可保。”范公道：“谨谢厚爱。若范某无罪，则圣明自然息宥，如果悖逆不法，这是获罪于天子，岂媚于奥灶所能免乎。”玄卿道：“老先生只因性气躁直，所以见妒于人，仕途坎凜。今当祸患已成，犹依然执拗，只恐廷尉未必于公，九重高而难吁。不听仆言，悔无日矣。”范公道：“与其枉己以幸免，不如守正而待命。缙骑一来，某即含笑而去矣。”

玄卿知事不谐，即起身告别。范公忙唤范斐商议道：“吾料祸根，必起于梅川求亲不遂。此老奸险异常，我若被逮入都，家内无人，他还要寻计毒害。汝今晚带领叔母妹妹，并汝妻子，悄然出城。明日五更，即雇船直走姑苏，暂避在钱老夫人家下。”又向翔卿道：“君以家事清寒，断弦未续。我有使女莲香，每欲备奁赠君，迟迟未果。今临不测之祸，死生难料，君可速唤肩与，从后门抬去，以遂我之初心。幸勿推却。”翔卿顿首泣谢。

公即进内，与小姐诀别道：“汝兄天殁，所以承颜膝下者，惟汝一人。满望赘婿，使我两人暮年有靠。谁料误听明珠一语，迟延至今，竟以求聘不遂，遭了王贼之害。我今进京，万一皇天怜我无罪，或得生还，与汝尚有相见之期。只怕群奸布网，天欲绝我，或毙在狱中，或受刑西市，则我父子自今一别，永无再见之日了。我也无所嘱，惟承事母亲，比我在时尤宜孝顺。待钱郎一归，即谐伉俪。事夫敬姑，若能各尽其道，则汝父虽在九泉之下，庶几瞑目矣。”小姐听罢，登时哭仆在地，哽咽



不能出声。范公又谓夫人道：“本欲与卿，白头相守，奈同林之鸟，大限各飞。若到姑苏，切须照护女儿，伺钱郎东昌一回，不必明珠，即完了女儿姻事。至于家业，夫人自能料理，吾亦不及备细吁囑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保重。”刚刚说得半句，即泪如雨注，放声大恸。左右女婢，无一人不坠泪者。公虽天性刚烈，亦觉凄然伤感。分付未毕，校尉已至门首。小姐牵住公衣，大哭道：“爹爹为孩儿被祸，孩儿不能学那缇索女，上书叫屈，不如死在膝下，做厉鬼以报冤。”范公再三抚慰道：“我为父的，不得罪于国家，到京自能申辩，汝不必过为无益之悲。”外边催唤甚急，怎奈小姐牵住不放，公遂绝裾而出。

是夜，拘禁公馆。次日，把圣旨宣读，即以槛车，押赴长安。亲戚故友，并无一人探望，惟有老仆金元，随身服侍。可怜仁厚惇恻如公，见机而作，已退归林下，犹不免于睚眦之辞。君子于此，每为之三叹焉。夫人、小姐，当晚收拾细软，同着范斐夫妇，一路悲伤，自向苏州进发。翔卿得了莲香，即谐花烛。莲香泣道：“范爷为人，刚方正直，所以小人嫉恶。今被逮入京，料必凶多吉少。平昔解衣衣君，推食食君，妾见其厚君者至矣。君独漠然不以为念耶？”翔卿叹道：“范公遇我甚厚，其如事关朝廷，力不能救耳。”过了数日，莲香复说翔卿道：“王太常托君为媒，君顺了范爷而违逆其意。今范爷已被不测之罪，所谓唇亡齿寒，祸及己身耳。故为君计，不如收拾到京，兼打探范爷消息。公私两得，不识君能从否？”翔卿首肯道：“贤妻之言，深为有理。”于是治装北上不题。

且说钱生，便默默然跟了紫箫，迤里出城。只因思忆小姐，心里遥思一回，忽念着老夫人，未审安否如何一回？又想起赵友梅，不知移徙何处？屈指秋烟怀孕已经七月。真是离愁种种，别绪悠悠。况此时恰值秋未冬初，西风萧瑟，木叶纷脱：碧空

嘹亮，每逢过雁哀鸣：黄菊凝霜，遥见孤村野店：满目凄凉，越添情况。有昔贤一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衡门无事闭苍苔，篱下萧疏野菊开。  
半夜秋风江色动，满山寒叶雨声来。  
雁飞关塞霜初落，书寄乡山客未回。  
独坐高窗此时节，一弹瑶瑟自成哀。

——右《秋日即事》

玉河杨柳已萧萧，羁思逢秋转寂寥。  
亲舍每疑云外近，长安翻觉日边遥。  
浮名肯似莼鲈美，壮志宁随皮肉消。  
自笑行藏浑未卜，巫阳堪问竟谁招。

——右《秋日书怀》

离城约有十里之外，忽闻树林中有人问道：“钱居士何往？”钱生惊讶道：“此处并无相识，却是何人唤我？”回头一看，有些面熟，遂即下马相见。只因遇上那人，使钱生几乎化做横亡之鬼。毕竟唤者何人？且听下回便知。

## 第九回 投兰若侠客除凶

诗曰：

山头禅室挂僧衣，窗外无人溪鸟飞。

黄昏半在山下路，却听钟声连翠微。

——右《过初池》

说那唤生的果是何人？乃青莲庵寂如长老也。钱生去心如箭，只在马上拱手。那寂如长老随上里许，殷殷相恳道：“茅茨咫尺，请告一茶。”钱生感其意切，跳下雕鞍。寂如合掌和尚，钱生亦整衣而揖道：“不佞行色匆匆，过承上人见屈，浮生有几，愿偷半日之闲。但不知此去宝刹，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寂如以手指道：“过了小桥，前面竹林之内，便是荒居。”遂携手同行。不及半里，已到庵前。柴扉之外，一泓碧水，桃柳成行，扉上一联，是摘唐人诗内：“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”之句。字画遒劲，即范公所书也。进入巷门，但见曲径清幽，朱栏窈窕。莲座边贝叶闲披，宝鼎中香烟遥散。好一个精雅禅室，有昔贤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不知香积寺，数里入云峰。

古木无人径，深山何处钟？

泉声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

薄暮空潭曲，安禅制毒龙。

那庵内有一老僧，曰智真者，寂如之师也。寂如以下，又有寂通、寂照、头陀法云，共有五个。惟寂如是扬州人氏，少习儒书，中年披剃。当下请生进去，与智真等一一相见毕，然

后邀入方丈告茶。茶毕，又请入自己卧房。但见琴挂壁边，拂悬窗左，纸帐竹床，事事清雅。智真长老忙令寂通，剪蔬治斋。钱生以众僧礼意绸缪，只得从容坐下。

常言道，“趋财奉富，莫如浮屠。”有钱喜舍，便是施主檀越，满面笑容，殷勤接待：你若无钱施与，他便情意淡薄，相知的也不相知了。自己化缘，则云僧来看佛面。若俗家吃了他一茶一果，虽以数倍奉酬，心犹未足。当日寂如与生，不过泛然一面，相知甚疏，为何这等倍常款接？只为范太守所许装佛之银，未曾见付。他以钱生与范公年家契厚，欲烦吹嘘之力，所以极意奉承。

须臾斋毕，寂如谈起心事，相求转促。钱生道：“极该遵命，奈有东昌之往，归期尚远，吾师便中入城，何不自往索之。”寂如听说，一片趋奉之心，顿然厌冷，钱生亦即起身作别。不期紫箫登厕，智真又拉生到后边静室，瞻礼那新塑的送子观音。头陀法云，独向斋堂收拾，见了皮匣，用手一提，觉道沉重有物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疾忙招唤寂如，附耳私语。寂如笑而不言。你道那法云，果是何等样人？原来是个山东响马，俗家姓伍，名彪，与寂如为中表弟兄。半年前，官兵追捕甚急，暂向空门隐避。若论其谋命劫财，也不知做了几千百遭。虽幸漏网，怎奈凶性不改。只为钱生合当悔气，被他见了皮匣，骤怀着不良之念，故唤寂如商议。谁知寂如又是佛口蛇心，极贪极毒。初时假意不肯，法云道：“吾兄塑这一尊观音，仅仅百金耳，乃沿门募化，舌敝口干，不知走了多少脚步。今财物自送上门，反弃而不取，难为智矣。”寂如道：“只是害他二命，予心不忍。”法云道：“只消多诵几卷经文，超度他速生阳世，便可以功罪相准了。”寂如道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！但凭吾弟主意。”于是瞒了智真，又与寂照、寂通，约会停当，等待钱生

要行，寂如抵死相留。钱生道：“多谢上人厚爱，敢不少住。但小生此往，急欲寻一故人，容俟异日返轡，再聆挥麈。”寂如又问：“尊友为谁？”钱生道：“是江湖上一位异人，唤做申屠丈。”那寂如最有机智，探了口气，便哄生道：“居士何不早说，那申屠丈向与贫衲至交，只在早晚，准来会过。方到东昌，居士既要见他，但须留在敝庵，何必崎岖程路。”钱生信以为实，忙令紫箫，取银发回牲口。紫箫打开银包，约有十余两碎银。寂如瞧见，转觉动火。一面着人整治精洁素肴，开了一坛隔年陈酒。一面取出自己杜撰的打油诗句，向生请政。其诗不能备载，姑录一二，以为笑资云。

山行访友（次弟寂通韵）

日出东边雨又飘，山前山后草萧萧。  
娃如小鼓花间响，竹似长枪风排摇。  
几处田禾农笠戴，数家村店酒旗招。  
不知良友居何处？野衲来寻每问樵。

春日即事

芳草沿堤长，老晴三月天。  
桃花已红落，梅子又清圆。  
晒衲小桥畔，搔头曲径边。  
木鱼声未动，谈笑自悠然。

钱生阅未数章，不禁失笑。忽见紫箫进来，悄谓生道：“寂如的说话，未可深信。顷见寂通寂照，不住的交头接耳。这个所在，荒村僻路，杳隔人烟。观那头陀，又生得面目凶恶，未知人心好歹。相公须要主意。”钱生亦惊讶道：“汝何不早说，今已薄暮，只得权宿一宵，明早去罢。”不移时，红日沉西，晚钟已动，寂如燃烛方丈，罗列素肴，请生赴酌。钱生酒量虽佳，乃是隔年窖下。初饮时，甘而香美，未及数杯，便觉

头目森然。寂通执壶，只管殷殷相劝。紫箫在旁，频以目示钱生，钱生会意，即起身告止。寂如直引到后边客房安歇。钱生已是半酣，上床即寝。紫箫即于床侧，和衣寝寐。但闻庭砌，寒蛩奏响，反侧不能睡去。将及更余，起身登厕。侧耳静听，恍若磨刀之声，心中惶惑。潜往聆之，只见头陀法云，坦裼蹲地，手中磨刀，有四尺余长。惊得冷汗浹背，疾趋进房。摇唤生醒，告以所见。生从梦中惊起，魂魄俱丧。忙问道：“此有后门乎？”口中虽问，奈何牙齿岑岑相击，双足酸软，寸步不能移徙。紫箫先已探知后路，负生于背，启户而逃。将及里余，遥望树林中火光闪闪，趋往叩门。内有一妇，应声而出，怪问道：“若辈中宵奔窜，恐非良善君子。”紫箫放生于地，摇手道：“汝勿扬声，此乃家主，适为贼僧劫害，暂向汝家躲避一宵，容当厚谢。”那妇人移火照生，乃一美丽少年也。轻舒玉腕，扶生进内，笑向生道：“妾家良人，重利远出，使妾静守孤帋，天遣郎君夤夜至此，所谓有缘千里能相会。郎君岂亦有意于斯乎？”

原来此妇姓戚，颇有河间之行。寂如每欲私之，而戚氏固执不允。是夜爱生美貌，欲求仓卒之欢。钱生惊魂未定，岂复措意于残花败柳？俄闻喊声至近，生与紫箫方欲出门避去，见法云横刀于前，寂如、寂照、寂通俱明火持杖，杂沓而至矣。戚氏以身蔽生，寂如因有宿憾，趋前一杖，法云复刺一刀，可怜年少蛾眉，悠尔兰摧玉碎。钱生双膝跪下，哀声恳道：“囊资自在宝刹，愿乞饶命。”法云叱咤一声，挥刀即刳。钱生只得闭目待刃，但闻砉然一响，开眼视之，却是法云头忽坠地。一人自梁上跳下，手执匕首，不满一尺，往来飞刺，寂照、寂通俱迎刃而毙，只有寂如，不知去向。

钱生细看那人，面黑须黄，形容古异，竟不知从何而来。

又见尸首纵横，鲜血飘流，毛骨俱寒，益深骸。那人向着钱生道：“郎君不须害怕，吾乃真真儿也。承主公之令特来相救。”乃以白练二方，使主仆各蔽其首，耳畔但闻江涛汹涌之声，足下如蹑浮云，又如冯虚御风，不待移步，而飘然自往。俄闻呼道：“至矣，至矣。”撤练一观，乃是一所庄院门首。真真儿轻叩三下，其门自开。一人秉烛观书，龙凤姿容，江河剑侠。近前视之，其人非别，即梅花楼所遇之申屠丈也。

钱生惊喜而拜道：“一自吴阊见教，迢隔仙凡，注想芝容，徒形梦寐。兹为凶僧觊觎，皆因智之先几，自非玄扈神威，几乎魂归冥汉矣。”申屠丈亦答拜道：“俺自虎林获遇梅山，便欲访友燕云。因以敝事，在燕子矶逗留数日，极欲会郎一面。又值故人订期于此，不意郎君受此一惊，虽命中所犯，然文星正现，岂凶禿所能加害也。但郎远来访某，必有所谕。”钱生备以明珠为告。申屠丈拍恼数四道：“若谕别事，可以俄顷如命。至于夜珠，乃希世之宝，非购之贾胡，索之椒房勋贵，不可得也。然郎特来寻我，敢不竭力求之。此去东昌，程止四九，郎宜往省令叔，暂留府廨俟某一获奇珍，便当面奉。”钱生听见许允，非常欣喜。又问梅山行止，申屠丈笑道：“梅山亦为郎君，用了多少心机。他日燕子楼成，慎勿忘那撮合山也。”钱生虽不喻其旨，然亦不及详问而别。

且说钱公一鹤字曰鸣皋。夫人米氏，一子钱崧，俱留在家。只携琴书之任，莅政期年，口碑载道，颇有杜召之拟五□之讴。一日，退堂闲坐，忽闻云板传进，姑苏十一相公在外。鸣皋闻报，急忙请入衙中。相见已毕，各叙衷怀。鸣皋深以钱生远临为快，细叩学问，谈文折理，俱中肯綮，不胜叹服道：“一别数载，不意吾侄学业大成，邓林之木，十霄可望，洵为谢氏之惠连，非复吴下之阿蒙矣。”钱生亦备细问那起居近况，鸣皋

道：“愚叔他无所乐，惟幸讼简民安，日饮醇醪耳。”自此，生在衙中，倏忽月余，盼望明珠，久无消息。乃潜出私衙，观探山川土俗。盖东昌为南北往来之所，过客如云，车马阗塞。流览之际，忽遇清士贾文华。文华惊问道：“闻说台驾自往南畿，为何却在于此？”钱生道：“此系家叔散治，特来省候。不知贾兄此行，为着何事？”文华道：“某获遇斐公子，刮目相看。近因大司马促取进京，仆亦随轺北上耳。”钱生笑道：“古人有云，游大人以成名。今文华得遇贵人提挈，甚喜甚善。但长安道中，红尘千丈。得意浓时，便宜马首向南，勿使闺中冷落，怅望那陌头杨柳可也。”文华含笑而去。又一日，钱生步出城外闲行，闻土人说道，离城数里，有陶府君别墅者，园亭卉石，颇为幽雅。钱生即纵步寻之。数里之外，果见园房一座，乃以数钱赠于管园人，方得进内。虽有竹亭月榭，然时值仲冬，光景萧条，不堪娱览。徙倚片时，聊以适兴而已。既而转身回出，忽见园左一家，粉壁上大书七字云：白云峰零沽美酝。

钱生口吻枯渴，正有茗椀之思。因近前观那店主，虽是市井中人，白须飘然，形相不俗。又观其脯饌壶觞，十分精洁。遂入店中沽饮。白云峰笑道：“相公像是南边来的。江南好不繁华享用，我这里野味村醪，恐不中意。”钱生亦笑道：“细观盛肆，可谓精雅之极，聊买一壶，以消闲况。”于是斜倚朱栏，把杯徐酌。不多时，却消尽了二壶。想起明珠未知何日方有，欲作一诗记怀。乃向白翁借取笔砚。云峰道：“想是相公要吟佳句了？”忙进以桐叶之笺，松烟之墨。笔既兔颖，而砚亦端溪。钱生暗暗赞赏，即濡毫挥成一绝云：

诗曰：

偶倩松醪浣俗尘，翩翩裘马倦游人。



妆楼只盼明珠到，北海何须待化鲲。

白云峰道：“相公正要青云高步，为何反有何须化鲲之句？”钱生注目直视道：“翁亦知诗者耶？”白翁道：“老汉少时，颇解吟咏。近因年迈，笔砚遐疏矣。”钱生口中虽应，而心实未信。将归，留银一锭，并作下次酒资。自此，不时往来，与白翁渐渐契密。然亦未知钱生是五马公之犹子也。鸣皋以生时时出游，惟恐涉迹于平康巷陌，乃稍为拘禁，而问生道：“汝来许久，我因衙门事情旁午，未及询汝。年将二十，亦曾托媒行配乎？”钱生答以尚未。公又谓生道：“金须锻炼，玉必琢磨，吾侄武库虽充，亦不可久荒范耳。明秋又是文战之期，倘能高捷棘闱，自然有女如玉。”钱生未敢语以明珠一事，惟颌之而已。

时值岁阑，朔风凜冽，凄雨时蒙，遂不及再诣白翁酒肆。不觉残冬已过，人日俄临。是日，鸣皋被四府请宴，钱生以衙斋闲寂，又悄悄步出林间，向着垆头剥啄数声，云峰久不出见。俄闻班竹帘内，娇娇滴滴的声儿，应道：“来了！”应声未了，氤氲香气，沁入鼻端。正是两处牵情，已惹相思无数：那知三生石上，重寻一笑姻缘。

要知端的，且俟下回，次毕其说。

笔墨淋漓，描叙殆尽。

僧家不蚕而衣，不耕而食，正宜苦行焚修，以至三摩地位。乃世法太重，竟以大乘为纸上空谈，甚而饮酒食肉，觅利行奸。种种罪孽，更有过于俗家者。吾恐地狱中累累然俱是若辈也。闻至寂如谋害钱生，使人怒发上指。及至真真儿匕首行刺，又不觉欣然而笑矣。

## 第十回 咏雪诗当垆一笑

诗曰：

双袖蹁跹舞越罗，小娃十五解吴歌。

酒垆休说临邛好，阊阖门前花柳多。

——右《竹枝词》

西子湖头卖酒家，春风摇荡酒旗斜。

行人沽酒唱歌去，踏碎满街山杏花。

——右《竹枝词》

当日，钱生自寻白云峰闲话，不意聘婷婀娜，走出一位佳丽人来。钱生注目视之，神莹秋水，态若朝云，其他不能细数。只这秀发堆鸦，金莲一捻，便足魂销。那女子启一点朱唇，露两行玉齿，逡巡问道：“郎君是欲沽饮么？”钱生道：“非也，特来寻云峰闲叙。敢问姐姐，还是白翁何人？”那女子道：“云峰妾之家尊也。去冬有一位，做那偶情《松醪浣俗尘》之诗的，或是郎君否？”钱生道：“此乃酒后俚言，何劳记忆。”女便问生姓氏，所习何业？钱生谬答道：“姓孙，到此贸易。”随问其青春几许？那女子道：“虚度三五。”又问芳名，答道：“小字瑶枝。”钱生又问道：“余自客岁，即向尊肆沽饮，往来匪朝夕矣。为何不见姐姐？”瑶枝道：“因外大父有恙，适去相探耳。今日家君亦为探望而去，想必抵暮方回。”钱生又问：“室中更有何人？”瑶枝道：“止有老母，近亦抱病伏枕。”

钱生虽与昵叙良久，然一片芳心，自在友梅、梦珠，并非钟情于瑶枝也。惟瑶枝独欣羨生才。及生欲别，固留道：“尊

寓在城，风寒路迂，请以屠苏暖君冻足。”钱生笑道：“鄙人愧无玉柞臼，姐姐乃欲啜我以琼浆耶。”方举杯欲饮，而彤云骤起，天昏欲晚，素雪既零，凄风凛冽。未几，推扉一望，大地悉成缟素。钱生倚楹而喟，若有忧色。瑶枝道：“归途既阻，妾家衾绸颇备，君何忧焉。”钱生道：“室无男子，而小生徘徊不去，将无瓜李之嫌，以贻尊君见罪。”瑶枝道：“无害也。”老父龙钟，谅不能冒雪而归。”乃令小鬟煽红炉火，与生拥炉而坐。钱生道：“姐姐既知拙咏，必工染翰，可无佳作，以贶予怀？”瑶枝即为呵冻，和生前韵一绝。

诗曰：

每恨桃源闭绮尘，无端轻别有情人。

妾心只羡鸳鸯鸟，不敢投梭恼谢鲲。

钱生览诗大笑道：“诗诚妙绝，但不知谢鲲是谁？”瑶枝道：“远则千里，迩则目前。苟有情种，妾便以终身许之矣。”钱生道：“小生固是有情者，可惜遇卿晚耳。”瑶枝默然。钱生又道：“清坐寂寥，局若以雪为题，联吟一律，可乎？”瑶枝道：“唯命。”

诗曰：

碎剪冰绡片片春，（生）

瑶台多少散花人。（瑶）

剡溪夜棹遶堪访，（生）

庾岭寒葩色掩真。（瑶）

十二珠帘非卷月，（生）

三千银岛争飞尘。（瑶）

小桥渔笠浑如画，（瑶）

疑是南宫笔有神。（生）

吟讫，瑶枝进内，侍奉汤药。于时阴风凄凄，暝色白合，

银缸既点，角枕横施。瑶枝直待其母睡熟，方得步出中堂。见生向火而坐，急问道：“君伯寒耶？”即卸下绵半臂，与生御冷。钱生谢道：“偶尔相逢，姐姐便钟情如此，使小生何福消受。”瑶枝乃洁问道：“妾细哦君诗，并观君言语动静，的是名家仕胤，决非商贾中人也。愿明以语我。”钱生笑而不言。瑶枝道：“妾固知之矣，君必欲终秘耶？”钱生乃以实告，且嘱其隐而弗泄。瑶枝道：“君既宦家，必已问名贵族，但不知充下陈、备酒扫者，曾有几入？”钱生恍然道：“尚乏齐眉，何云姬媵。”乃以梦珠小姐月下相会，及寻申屠丈，求取明月珠一事，备陈颠末。瑶枝道：“细听君言，则君与范小姐，均可谓有情人矣。第不知今后又遇一人焉，其有情亦如范小姐者，君肯以待范小姐之情以待其后见者乎？”钱生道：“余情痴人也，每阅稗史，至君虞之负小玉，王生之负桂英，未尝不掩卷三叹，而尤其辜恩薄幸。然世上又有一等，入秦楼而窃玉，过楚馆而迷香，情欲摇摇而欣彼羨此者，则亦好色淫乱之徒耳，而非所谓深情之士也。若夫信誓旦旦，终始不渝，生而可以死，死而可以生者，方谓之有情耳。使余今而后又遇有情如范小姐者，欲我舍范小姐而从彼，则吾不能。若欲以待范小姐之情，以待之，则胡为而不然。”瑶枝道：“妾闻待媒而嫁者，正也。择美而从者，权也。窃观郎君，器宇不凡，温然玉润，诚骚雅之领袖，士林之翹楚也。故一观丰仪，志念遂决。君虽无援琴之挑，妾实有衔玉之意。愿获托身姬侍，又未卜君子，肯分涓埃之情，少及于灌漑之贱乎？”

钱生暗思，梅山老人曾许我以三位妻小，虽友梅、梦珠会合无期，然盟言也订，或者第三室之缘，其在斯乎？”乃欣然许允。瑶枝即求设誓，钱生乃誓道：“生则同衾，死则共穴，泰山如砺，心炳日月。”誓毕，漏下已三鼓矣。灯火之下，细

睹瑶枝，皓齿明眸，愈觉艳丽。乃笑道：“盟既订矣，良宵难遇，请坐何为？”瑶枝正色道：“妾之所以午夜会君者，诚为百年之事也。今既蒙金诺，荐枕有日。虽鄙陋之躯，不足珍爱，然私谐萱帙以图苟合，则妾亦淫荡之人耳，君何取焉。”钱生道：“卿言是也。我虽热中，姑忍制以待合卺耳。”直至鸡鸣而息，终不及于乱。黎明雪霁，钱生赋诗为别云。

诗曰：

邂逅相逢即誓盟，何须跨鹤入瑶京。

黄河莫道深无底，未及卿卿一片情。

瑶枝亦次韵，以答生道。

诗曰：

休忘雪夜订姻盟，作速观光上玉京。

今后马嘶门外路，凝妆终日盼多情。

吟讫，遂恋恋各道珍重而别。钱生进府，钱公愠而诘问，乃谬以寻谒申屠丈、求珠为辞。鸣皋惊道：“那申屠丈乃是江湖仙侠，我虽闻其名，而未见其人，子何从而识面？又何因而求珠耶？”钱生备告以姻亲一事。鸣皋道：“昔日裴航，得玉杵臼以聘云英，至今述异者以为美谈。今吾侄亦欲寻明月珠以求范氏。倘婚姻果遂异日风流场中，又添一段佳话矣。但申屠丈既已许汝，只须静以俟之，又何必恹恹西然而空鹜于外哉。”钱生退至侧边书室，思念瑶枝，作小词以述其事云。

词曰：

有女艳当垆，疑是来姑射。十五正芳年，一幅春风画。不必奏求凰，便许终身嫁。此后问相思，又在青帘下。

——右调《生查子》

钱生又见斋前梅花盛开，以怀友梅，作诗一绝。

诗曰：

曾记芳名是友梅，梅花独向郡斋开。

朝云暮雨知何处？不入罗浮梦里来。

过了数日，鸣皋坐堂将退，忽见皂快禀称，有一申屠丈要见老爷。鸣皋慌忙请入后堂，掩门相见。又唤钱生出会毕，申屠丈便向袖中，取出明珠付生道：“俺自郎君见托，直逾岭海，寻见贾舶，以三十万缗购得此珠。虽淹滞十旬，幸不辱命。在郎姻事可谐，而某报郎之心亦尽矣。”原来珠逾径寸，光明圆洁，若黑夜放在室中，则一室皆明。昔惠王所云照乘，季伦每以代烛，皆是物也。钱生捧珠踊跃，再拜而谢道：“萍水相逢，过叨恩渥，既起之于垂殒，又锡之以奇珍。铭骨镂心，感何可既。”申屠丈又嘱生道：“室家之事，固当勉图。此外或遇闲花野草，亦须屏却淫邪，以存阴鹭，庶几功名可成，而遐龄可保。郎宜珍重，俺从此别矣。”鸣皋与生牵袂恳留，申屠丈执意要行。钱生欷歔道：“此别之后，不知何时再会。”申屠丈道：“后会无期，难以轻约。或于便鸿，当稍附一信耳。”言讫，飘然策蹇而去。钱生即于次日黎明，辞别叔父，带了紫箫，回诣金陵。鸣皋亦遣人护送，并修书一封，问候范公，为生申说亲事。

钱生一到白下，即入城先访许翔卿。许家回说，旧冬已到北京去了。钱生便由大街趋往范宅，但见门外悄无一人，门上封皮紧锁。钱生茫然不解其故，遍处寻问，方遇一老苍头。苍头泣道：“家老爷不知为着何事，忽被圣上拿问。去年十月间，已为锦衣卫校尉拘往长安去了。”钱生又问夫人、小姐今庄何处？”苍头道：“当老爷临去那一晚，夫小、小姐即随着小相公出城，今亦不知去向。”钱生听见，徬徨不宁，凄然欲泣。乃谓紫箫道：“我只道有了明珠，则姻期可以唾手。谁知又遭

此变，如何是好？”紫箫道：“既范爷有了这件奇祸，即寻见了夫人、小姐，恐亦无济干事，不如原到东昌，再为商议。”钱生曰：“汝言最是。”遂连夜出城，向客店中安歇一宵。次日五鼓，起身就路。不则一日，又到了东昌。鸣皋见生，惊问道：“吾侄去而复回？莫非亲事不谐么？”钱生说出范公被逮之事，鸣皋大骇道：“閤老已谢归林下，那当事者犹放他不过，必欲罗

织以罪，真可为寒心矣。故仕宦之险，昔人喻以泛海，信不虚也。但吾侄姻事，将欲如何？”钱生道：“姻事且不须提起。窃料范年伯此去，轻则贬窜遐陬，重则竟有灭身之祸。愚侄放心不下，欲到京师，探听消息。不知叔父以为可否？”鸣皋道：“今日正是小人世界，子去探问，恐或被人侦知，不惟无益于公，抑且惹祸于己。况今科试在迩，我正欲为汝斡旋前程，以向秋闱鏖战。若到北都，岂不误了科场大事。依叔愚见，还是不去罢。”钱生道：“不然，平居无事，则依附门墙。一朝有患，即掉首不顾，此乃小人浇薄之态耳，侄岂肯效之。况范年伯青眼盼睐，既已骨肉我矣。今日到京一望，亦情理所不能已者。且不肖此去，自当小心在意，决不惹祸，以貽叔父之忧。”鸣皋踌躇半晌道：“汝既要去，我即着人，为汝纳了北监，以便在彼应试。须念三年辛苦。闲在寓中，再把经文，用心细绎，倘遇朱衣暗点，岂惟尔叔之喜，庶不辜尔母倚闾之望耳。”于是择吉起程，鸣皋置酒钱别。临歧再三嘱咐，前途谨慎。又作诗为赠，有“不独秋风聆鹗荐，马蹄并望探花归”之句。钱生俯首受教，挥泪而行。因期促意忙，不及向白翁一晤。将抵都门，已四月中矣。毕竟是皇都地面，风景繁妍。有多少剑履簪缨，鸣珂于丹陛，雕鞍绀旆，击鼓于通卫。以至龙楼凤阙之崇华，四海九州之客旅。有先贤《长安春望》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南山晴望郁嗟哦，上路春香玉辇过。  
天近帝城双关迥，已临仙仗五云多。  
莺声尽入新丰树，柳色遥分太液波。  
汉主离宫三十六，楼台处处起笙歌。

钱生到京，寻一寓所，在国子监之左。其居亭主姓王，号季文，原籍姑苏，以刀笔为生涯，盖讼师也。有女惠姑，年已二十有五，虽曾受聘，尚未于归。生以桑梓之谊，且便于进监，故借寓焉。此时，王太常已起服进朝，连升二级，除授吏部左侍郎之职。钱生虑其犹宿旧憾，故从母姓，而改讳为芳。自有鸣皋遣来之仆，投递文书，照例纳监，不必细谈。生以鞍马劳惫，在寓静养数日，方到刑、兵二部，打探范公消息，忽于中途，凑巧遇着贾文华，便邀入酒楼叙晤。文华道：“台下进京，必有贵务？”钱生道：“不为别事，只因金陵敝年伯，奉旨钦提，特来探候。”文华道：“若尊驾早到半月，便得相会。今范公已出京去了。”钱生道：“贾兄既知敝年伯出京消息，必知所以得祸之由了？愿乞赐闻始末。”文华乃附耳谓生道：“只因范公有一小姐，新吏部王爷欲与联姻，范公执拗不允，故王吏部致书裴爷，求他寻计中伤，不料裴爷正怪范公冷落，故假旨逮了进京。初意不过但恐吓他一番，使他惊惧，从了主太常的婚姻便放耳。不料范公为人耿直，宁死不从，欲要重处他。又因他在开封做太守清廉有名，故但谪到塞外去了。”钱生听了，不胜嗟叹。文华饮罢，因有事别去。钱生怅然回到寓所，毫无外事。每日只是闭户温习经史，以图上进。但客窗诵读，殊觉寂寥。有诗细咏之道：

枕叠残书床系绳，照人无焰是孤灯。  
纵然异日青云客，此际凄凉不啻僧。



却说王季文的女儿惠姑，因夫家无力未娶，琴瑟愆期，标梅失望，未免花朝月夕，对景生情。又见钱生少年风雅，愈觉动心。又听见他夜夜诵读，如鹤唳，如蛩吟，声声感入肺腑。这一夜，按捺不住，乘人睡熟，竟悄悄走至窗下窃听，欲推门而入，门是关的，只得轻轻叩响。钱生听了，忙掩卷问谁？却又寂然。未几，将欲展卷，又闻叩响，如前。生平素畏鬼，亦呼紫箫。而紫箫已垂头熟睡，乃执灯自起启扉。只见惠姑，静立于扉外，惊避进房。惠姑亦尾后而入。钱生愕然道：“小娘子寅夜至此，有何见谕？”惠姑道：“闻君静夜读书，特来作伴耳。”钱生道：“小生自有圣贤为伴，请勿进内，男女之间，嫌疑不便。”惠姑别了灯煤，翻弄书帙，含笑而问道：“君乃风流名士，曾阅《西厢记》否？”钱生正容道：“此乃艳曲淫词，岂入我辈之目。”惠姑又杂以谐谑，多方诱生，而生终不能动。乃双脸晕红，含愠而退。自后，钱生防避甚密。一日，与王季文闲话，偶及惠姑亲事，始知其婿文长儒，乃顺天府学，一贫如洗，不克糊口。钱生以叔鸣皋所付囊资有余，且怜惠姑之情，乃呼长儒，以五十金赠之。无何，已是八月初旬，钱生因试期已迫，谧虑凝神，拟经书题七个，做成七篇。及入场，《四书》题，悉如所拟，惟经题稍异耳。以后二三场，俱一挥而就，文藻烨然，若有神助。及揭晓，中在前列，鹿鸣宴毕，谢过座主房师，收拾行李，将欲南辕，适值鸣皋遣人以书付生。生启缄视云：

阅乡书，知侄果已夺标，使我老怀浣慰。此后更宜着鞭，把长安花一朝看尽，而锦里言旋，一副尔叔眷眷之望，尤为至快也。我老矣，将营糟丘，投奔而隐。尔弟豚犬，不足为言。所以绍青毡而有高门之庆者，独在汝耳。时届岁寒，燕山雪花如斗，惟侄加餐

自慎为嘱。外寄小菜数种，银若干，以为汝旦夕薪水之费，须逐件检入。

钱生得书，行踪遂止。然中心怏怏，一片相思，愈深几倍矣。欲知春试如何？下回便见。

雪夜联 咏，各叙幽怀，虽使两人面谈，亦不过此。

以风流俊士而遇当垆美艳，宜乎。两情缱绻，契合瑟琴矣。然能守正不乱，及在燕窝，又能拒绝蕙姑，此所以情虽深而不入于淫荡之一流也。

## 第十一回 因赛神计劫兰闺秀

诗曰：

南方淫祀古风俗，楚媪解唱迎神曲。  
枪枪铜鼓芦叶深，寂寂琼筵江水绿。  
雨过风清洲诸闲，椒浆醉尽神欲还。  
帝女凌空下湘岸，番君隔浦向尧山。  
月隐回塘犹自舞，一门依倚神之祐。  
韩康灵药不复求，扁鹊医方曾莫睹。  
逐客临江空自悲，月明流水无已时。  
听此迎神送神曲，携觞欲吊屈原词。

——右《夜闻赛神因题即事》唐《李嘉 》作

却说钱老夫人，自从生往白下，即备重礼，酬谢了崔、李、陆三子，又托崔子文置酒虎丘，以答报那动公呈的合学朋友。既而崔、李俱到外郡游学，惟陆希云不时到门讯候。老夫人膝下凄凉，少不得心中牵系，俱不必细说。

且谈秋烟姐，既切离思，又因怀娠，所以精神倦怠，情绪全无。闻啼鸟以惊心，愁眉常锁。睹花枝而增慨，涕泪时流。惟有绣琴，十分中意，往往微言带谑，冷笑含讥。秋烟每不能耐，亦以恶语相加，二人因而成隙。每一日早起，以人参汤进于夫人，夫人看见泪痕莹颊，细为诘问。秋烟遂把他事抵饰。绣琴知之，乃潜于夫人道：“向见秋烟与某童，戏于厢房。前晚又见秋烟，潜入钱吉房中，逾时而出。夫人闻而稍有疑意。又一日，秋烟要买绣线，寻见钱吉，将钱付与，因而闲话片晌。绣琴又以告夫人。夫人治家严肃，虽婢女，不容少有邪私。于

是深信绣琴，而欲觅配以嫁秋烟。无何，乳腹渐高，夫人乃大怒，将呼杖而撻之。秋烟料难隐匿，以生所题罗帕诗奉进。夫人细玩，诗意清新，而笔迹可验，即回嗔作喜道：“既有此事，汝何不早言。若幸举一男，亦一喜快也。”于是恩宠日隆，女红尽辍。绣琴愈嫉焉，乃与桂子密谋倾挤，乘间窃其汗巾一条，置于钱吉枕底。吉妻见之，疑与秋烟有私，与吉争吵，而以汗巾诉于夫人。及呼秋烟审鞫，秋烟茫然无以自明。夫人大怒道：“汝与贱奴通奸，辄敢污蔑尔主。遂以荆条撻之数十，即时祛出钱吉，而买药堕胎，服药三剂，胎竟不下。于是褫去衣裙，每日蓬首跣足，供役厨房，兼又褪濯兼至。自此，秋烟之苦，殆不可胜言矣。至冬，将欲临蓐，绣琴先与夫人计议，俟其生下，即当淹溺。夫人又托梅三姐，寻配以出之。

忽钱贞报进，南京范夫人、小姐与小相公俱到。夫人惊喜出迎。范夫人肩舆，已陆续而至。相见毕，彼此各叙阔之情，一一问安。次及范公，范夫人泫然泣下，便诉出奸人倾陷，被朝廷提问一事。小姐触着愁肠，掩面而泣。老夫人亦不胜伤感。次后问生何在？范夫人道：“贤郎在被难之前，已往山东省叔矣。”老夫人心下始安。治酒款待，虽殷殷劝慰，范夫人、小姐，终席不举一觞，止啜薄糜而已。范斐既已安顿家小，即往京师探望，辞别而去。范夫人偶见秋烟，腹中怀孕，而困淬可怜，心颇疑之。因以讯夫人，夫人道：“言亦可丑，彼与狡童私媾，今将临月耳。”随唤秋烟，又羞辱了一场。

且说梦珠小姐，自公被逮之后，时刻悲思，寝食俱废。每夕焚香吁天，愿得圣恩宽宥。范夫人虽十分忧郁，惟恐苦伤小姐，时时安慰。其如玉惨花愁，终不能少解。尝作忆父诗云。

诗曰：

天恩何日释南冠，归雁虽多信尚寒。

读罢离骚重拭目，白云何处是长安。

珠娘以夜长难寐，独于灯下观书。耳中忽闻呜呜咽咽，婉转悲啼，声甚凄楚。讯之，乃秋烟也。喟然道：“我有天大忧愁，只得含悲忍泣。尔乃自罹其苦，胡为彻夜号叹乎？”秋烟推扉而进，泪流满面，终泣而对道：“奴有一腔苦衷，无可告诉。今天幸轩车远至，愿得少披肝隔，不识小姐亦肯垂听乎？”珠娘道：“我本愁人，今见尔貌楚言哀，使我殊为悲感，有何冤抑，不妨语我。”秋烟遂以钱生私昵之情，及临别留诗，绣琴妒谮之事，委曲叙毕。因位道：“奴之一身不足惜，所恨谗言蔽明，心事莫白，以主人之胤而为淫媾之私。倘蒙小姐肯赐片言，以白其诬，死而不惜。”珠娘听知孕从生有，便怀愍爱之念。次日进见夫人，力为辩悉，夫人道：“小姐不可信那花言佞口，我思之审矣，彼必先与贱奴通奸有孕，唯恐事泄，乃私主以籍口。故诗虽真而情则谬也。”小姐又反复言之，大人终不能信。但含笑而已。既而绣琴又与桂子有隙，历数其短，以告夫人。桂子闻而大怒，始以谋窃汗巾，及偷出减妆内银花数事，一一陈诉。夫人严为鞠究。桂子之过是虚，而绣琴之事却实。深悔误信其言，呼秋烟而抚慰之道：“我屈汝，我屈汝。”即以绣琴发在梅三姐家。适有维扬客人，愿出三十金，买以为妾。梅三姐匿其半价，而以十五金，请命于夫人。夫人深恨之，不考其人之清浊，欣然依允。未几，秋烟获生一子，试其啼声呱呱，卜为英物。老夫人大喜，以生讳兰，而古有“何物老妪，生此宁馨儿”之语，遂命名曰宁馨。少不得三朝弥月，自有亲邻馈贺，俱不及细叙。老夫人以小姐前为秋烟屡白其诬，至是绣琴事败，深服其智识过人，又尝于镜奁内，得所作忆父一诗，词意酸楚，感而坠泣。因叹道：“嬉笑之怒，甚于裂背，长歌之悲，过于恸哭。此语信然。”遂有为生纳聘之意，而难

于启齿。私讯红蕖，红蕖述范公临行之语以对，夫人大喜。自后待小姐之意，愈为恩密焉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冬去春残，悠尔又逢仲夏，范斐自塞上遣人回报，始知公已遣谪孤山，范夫人心中稍慰。惟珠娘，既有思父之孝思，复以钱牛杳无归信，怨红愁绿，绿眉时颦，待月迎风，愁城愈固。虽在喧哗笑语之下，不无咨嗟叹息之声。是以刺绣心灰，丝桐谱冷，时时托诸吟咏，以自遣其愁况云：

春日晓起红蕖促看海棠因书即事

诗曰：

香闺晓日上窗纱，懒向妆台理鬓鸦。

侍女不知心上恨，几回催看海棠花。

——暮春咏怀

冉冉朝烟溜碧萝，啼莺声老奈愁何。

凭栏怅望家千里，照镜慵梳发一窝。

风拂檐铃催梦去，蝶随柳絮绕帘过。

可怜满径残红片，不及罗衫泪点多。

因秋烟之事，虑生在外，又以花柳牵情，尝试一绝云。

诗曰：

紫燕虽归信物受，成荫绿树乱烟飘。

只怕春心浑未定，更随明月听吹箫。

其诗连篇累帙，不能尽载，兹选志一二，以见其愁怨恨聊之意焉。

且说老夫人，以槐黄时近，科举秀才，纷纷的俱向白门应试，不知生进得场否？心下不胜忧虑。忽一夜，梦见中丞公，笑容满面，握手而言道：“吾儿乡闾奏捷，当在丙子。那业师郑文锦，原注定今科中式，只因文锦做了几件亏心丧行之事，已把姓名褫革，吾儿在燕京旅邸，能拒绝蕙姑，不淫闺女，上

帝以其操行清严，增寿一纪，又拔在今科连中，故特来与夫人报喜。”言未绝，但闻笙箫细乐，一片喧沸。夫人因以问公，公道：“此正蕊珠放榜耳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误矣，今方七月，秀才尚未入场，怎云放榜？”公笑道：“夫人有所未知，人间揭晓，须俟八月下旬，至于天上，只在七月望后，便把应中俊英姓名，俱已填定矣。”夫人再欲诉叙衷怀，却被树枝一绊，忽然惊醒。梦中之言，一句不忘。只以钱生该在南场赴试，为何反在北京？猜疑不决。晓起，以告范夫人。范夫人道：“贤郎君掞藻摘葩，才高八斗，今秋奏捷不问可知，致使夫人得此奇梦，先为之兆耳。”

俄而三场考过，又早放榜之期。只见江上黄旗飞报，崔、李二生，俱获捷了。同社中，惟陆希云三报已捷。夫人望至月初，唱然叹道：“我儿竟在孙山之外矣。”盖生虽在北场中选，只因鸣皋为生纳监，注了金陵祖籍，又把姓名改了魏芳，故报捷的，只到东昌任上，兼往金陵旧宅。直到十月中，鸣皋方有书至，说生已在北闱中式。夫人大喜道：“曩夕之梦，信不谬矣。”范夫人、小姐俱捧觞称贺。秋烟闻了喜信，满怀欣悦，不言可知。钱贞便欲竖立旗竿，夫人止住道：“偶尔侥幸，为什么惊天动地。且待春闱及第，竖亦未迟。”又有几个靠势家人，概不收纳。既而陆希云公事北上，老夫人馈送赆仪，并修书寄生，不提。

且说郑心如，自谤生之后，崔子文诉向同社，将欲群声其罪，又被李若虚当面唾骂了几番，心如恐失体面，只得走求朋友，向崔、李恳息。又请名家，肉袒致谢，其事方寝。只因此名一播，那姑苏仕宦，悉知其奸险异常，再有谁人请荐。心如自觉无颜，避到临安暂住。恰好遇着在城乡宦，有胡御史者，延请西席。那御史是谁？即憨公子胡伯雅之父也，现任副都御

史，告病在乡。因憨公子目不辨丁，要请名师指教。郑心如访知这个机会，即央门客常不欺荐引，且许以厚谢。不欺便力荐心如，心如又誊出几篇窗稿，具名拜谒。胡御史把文章细观，击节赞赏道：“清新藻丽，必中之才也。”因此馆事一言而妥。心如既进馆中，探取憨公子之性，每日功课，并不讲书做文，只谈论些嫖经赌诀，以至闺阁鄙褻之事，及在胡御史面前，则又极口赞道：令郎公子亏其指授窍窍，近来文字，气已食牛矣。兼以胁肩谄笑，惯会趋迎，故不但憨公子日渐投机，而胡御史亦破格相款。自开绛帐，瞬息三载。其年暮春，胡御史起官北上，憨公子要到虎丘游玩，同了心如、不欺，随即买舟至苏，在虎丘寺内，假一僧僚作寓。于时，苏人游虎丘者，往来纷错如织。上自衣冠士女，下至□屋裙钗，莫不靓妆丽服，连臂而至。真是歌吹为风，粉汗为雨。罗纨之盛，多于江畔之柳，可谓艳冶极矣。所以憨公子纵日骋怀，十分得意。每日与心如、不欺，观看女客。看后则又数青论白，较其妍媸。至夜则饮酒啖肉，期于醉饱而已。究其胸中，不知山水为何物耳。

忽一日，有楼船舫岸。前舱靠窗站着艳婢四五，或轻摇纨扇，或笑指岸花，纷纷的娇声婉语。心如挽了憨公子之手，趋前指看道：“此船必有丽人矣。”俄而群婢先拥着两位老者登岸，姿容俱极清雅。次有一个女子，年可二十，轻烟淡月，真所谓画中也。你道此船果是谁宦宅眷？原来即是钱老夫人。因范夫人、小姐思忆范公，故特置酒船中，与他解闷。那卖花妇梅三姐，亦与偕来。憨公子指手画脚，正欲往来挨看，因是日游人太多，夫人、小姐随即下船而去。憨公子立在水涯，凝眸遥睇，直待那画船去久，方回寓中，大声道：“我今日害了相思病也。”因闭目静想了一会，不住点头道：“我得之矣，我得之矣。”原来憨公子人虽鄙陋，那眼睛却有高低。乃向心



如道：“适见楼船中那个女子，果是观音出世，怎能设一计儿，向销金帐里，取其一乐？先生既是苏人，必然知其姓氏。”心如道：“在城宦族颇多，何由认识？若要访问，则亦易易耳。”憨公子又问所以访识之由。心如道：“顷见卖花妇梅三姐，亦在船中，只须明日，唤来一问，则此女之姓氏可知矣。”憨公子大喜。

次日，寻一识熟梅三姐者，托彼相唤。有顷，梅三姐来，心如便问：“日昨那一位年少而美丽者，可是谁宦之女？”梅三姐道：“乃是金陵范夫人的小姐，向来侨居钱宅，年方十九，名唤梦珠。”心如道：“原来是范闇然的女儿，此位是杭州胡大爷，因见了范小姐的美貌，十分爱羡，故特请尔相商，不知尔能出一奇谋，使胡大爷得近嫦娥否？”梅三姐摇首曰：“那范夫人操凜冰霜，治家清肃，范小姐又端庄静一，寻常不肯轻易一笑。昨日因钱夫人力劝，偶尔一游。料想重门深闭，言不及外“虽有良平，无所用其智耳。”憨公子听说，闷闷不怡，以手摩腹，绕廊而走。心如道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公子既图好事，何不先送酬金。”憨公子即忙取出五两一锭，送与梅三姐。梅三姐推却道：“无功可居，何敢受赐。”口中虽说，然见了一锭纹银，未免心动。便又转口道：“银虽权领，不知尊意必欲如何？”心如道：“我闻牵引幽期，必须投其所好。故慕利者，可饵之以珠玉。怀春者，可诱之以风情。今范氏子生于宦族，则非财货可邀。性既端贞，亦非淫邪可入。只烦三姐早晚往觐，俟彼稍有动静，便来回复。那时我自有计。”梅三姐欣然领诺而去。

俄而四月已尽，将届端阳，梅三姐杳无回信，憨公子不胜焦躁。忽一日，将暮，闻叩门甚急。急忙开视，则梅三姐也。讯以所托若何？梅三姐道：“莫讶，久无回报，只因彼略无动

静耳。近钱老夫人以城居暑热，特邀范夫人母子，移住尹山园房。日昨妾往讯候，值范夫人有恙，卜于巫者。巫者云，必于十八日赛于五郎方愈。有此事，特来回达。”心如大喜道：“果如尔言，那范小姐在我掌握之中矣。”憨公子忙问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心如道：“彼既事神，我即假神以惑之。那尹山，乃郊旷之地。而赛神必至于夜，更烦梅三姐假以探疾，先至其家。我这里只用数人，俱以殊墨徐面，选一身长而力巨的，衣以绯袍，扮如五郎模样。将至黄昏时分，潜匿园中，当迎神之际，铃角既喧，人又散乱。此时梅三姐暗中潜出，关会小姐所在，衣绯的排闥直进，背负而走。彼即知之而不敢追：即追矣，见此神形鬼状，必不敢近。我这里预先收拾行李，觅一快船泊岸，俟小姐一到，连夜开船，载至秀州，又于鸳湖左近，赁一所园房住下。直待范氏心谐意允，然后携返临安。人问时，诒以姑苏娶来之妾，岂非神鬼莫测，而且易于反手。此计何如？”憨公子听罢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妙计，妙计。”原来苏俗祀神，最以贤圣为重。相传五月十八，乃其生日，其赛也，必用馒头及三牲蔬果之物，巫者唱诵神歌，一人发喉，数人和之，其声呕哑可听。及至椒酒屡进，则又摇技吹笛，与作乐相似。盖其风俗然也。梅三姐既受约而去，又托常不欺先往嘉兴寻寓，其余自有跟随懂仆，依计而行，不必细话。

且说老夫人的别墅，在盘门之外，离尹山犹隔数里。其园虽不十分宽敞，也有四房绣闥，竹树亭池，洵为避暑之所。那范夫人，因冒风邪，染成一疾。老夫人平素佞鬼，便令巫者卜之，巫者附会其说，以为触犯神怒，必须虔诚祷禳，不然疾未能已也。卜未几，而疾瘳，愈信神祐之力。于是广备醴牢，至十八夜，巫者登场，持铃而讴。小姐焚香于庭，二夫人自在前厅闲话，其余仆役惧绕场而观。此时，憨公子所遣之人，已撬

开园扉，分匿林荫。手持瓦砾，向空乱撒。众人惊喊道：“有鬼，有鬼。”巫者亦战栗不宁。俄而衣绯者，暗与梅三姐关会，直趋中庭，背负小姐而走。诸匿者或作鬼号，或抛泥砾，披发执杖，随后而趋，所以小姐虽极叫呼，而僮仆等俱股栗心悸，不敢向前。及红蕖飞报夫人，拘唤众人追赶，而珠娘已载入舟中，峭帆风迅，去之久矣。憨公子因以心如所嘱，不可造次，遂独放小姐于中舱，自与心如坐于舱首。珠娘惶骇不测，将欲赴水，怎奈防守甚多。是夜风便，黎明即抵南湖。时常不欺已货下陶窑的园房一所，那管园冯二，只有夫妇两个，年将五十，俱是扬州人氏。憨公子忙央冯姬，扶起珠娘，已哭得眼皮红肿，喉干声哑。憨公子乃问心如意道：“设或小姐不肯顺从，教我如何答话？如何劝谕？”心如便教以如此如此，憨公子方才进前相见。珠娘叱之道：“汝等劫我至此，意欲何为？”憨公子道：“特慕小姐丰姿，愿为夫妇耳。”珠娘大怒道：“我乃宦家之女，岂与尔等鼠狗为匹。我头可断，我身必不能污也。”憨公子道：“我乃杭郡胡伯雅，尚书之孙，御史之子，也不为辱没了小姐。”珠娘厉声道：“却不道使君有妇，罗敷有夫。尔父、尔祖既为显宦，尔乃作此盗贼伎俩，真犬彘也。”憨公子道：“汝已在我壳中，若不从顺，只怕插翅难飞，徒自苦耳。”珠娘低头暗忖了一会，便笑道：“尔既要为夫妇，妾亦不能违逆。但尔我俱是名家子女，岂可草草苟合。必须置办香烛，唤一宾相，成了合卺之仪，方协于飞之愿。不然，妾宁死不从耳。”憨公子大喜，忙与心如说知，遣人置备各色。珠娘又以发乱，催取梳具。及捧进梳匣，内有裁爪利刀。珠娘四顾无人，泪流满颊，低低叹道：“我亦不难一死，只可恨钱郎盟约成虚，父母劬劳未报。罢罢，若再迟延，必遭奸贼之辱。我宁作贞魂，游于地下耳。”乃取刀向颈一刺，血溅如流，登时身扑。憨公

子已令人点香燃烛，进内催唤。只见珠娘刎死在地，睨而笑道：“痴人，痴人，把性命如此轻贱耶。”趋告心如，心如大惊。急向房中看验是实，乃道：“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”遂与憨公子开了侧门，惊窜逃走。管园冯二，唤到宾相，等候多时，自往里边呼问，行李虽在，悄无声息。欣开竹帘，忽见珠娘横扑于地。急忙走出园扉，四野寻望，杳无一个人影。跌脚叫苦道：“这场横祸，怎了，怎了！”正在忧慌，刚值常不欺走到。冯二一把扭住道：“是尔借房，今又杀人在此，尔须偿命。”常不欺愕然不辨其故，被冯二扯进房中，指着珠娘道：“你瞧，你瞧！”吓得不敢冷汗淋身，半晌不能开口，低头呆看。忽闻珠娘喉中哽咽有声，以手抚额，犹觉温暖。忙与冯姬扶起在榻，以汤灌下，须臾苏醒。

原来小姐力弱，外边皮肉虽伤，不曾损内，也是命不该绝，常不欺被冯二羁住不放，只得延医调治。将及半月，渐渐平愈。珠娘始以不欺等，假鬼行劫，诉与冯姬。因恳求道：“若得贤夫妇送返姑苏，当以金帛重酬。”冯二夫妇，始初道是憨公子所娶之妾，至是方知抢劫来的。便假意要将不欺送官究治。不欺慌了，连夜遁去。

要知冯二肯送归小姐否？且听下回再表。

绣琴嫉谮秋烟，究竟秋烟无恙，而自身反遭远鬻。故谮人者，适以自谮耳。

憨公子一动一静，悉受心如颐指，奈何不以诗书启沃，反导以肆情灭理之事。憨公子固是木偶，而心如真小人也。

文势纵横、极意摹写，可惜以史迁笔法，措之于小说耳。

## 第十二回 为深情魂遗金凤钗

诗曰：（集唐）

寂寞山窗掩白云，（权德舆）

春风应自怨黄昏。（韩偓）

舞驾镜匣收残黛，（李商隐）

环佩空归月下魂。（杜甫）

话说陆希云，自赴公车，朔风凛冽，逼岁遥征。至明年正月，方抵京师。舍寓既定，便寻至生邸。二人相见，握手道欢，希云即以老夫人书信付生。钱生拆书细看，笺首无非慰问平安，并望春闱克捷之意。至中间，有范夫人、小姐抵舍逾年，相数晨夕，稍免寂寞之语。生方知小姐即主于家，欣然色喜。书尾又云：“秋烟于去岁冬杪，幸获弄璋，眉清目秀，器宇不凡，今已弥岁矣。并此附闻数语。”钱生大喜，于是收摄精神，杜门不出。或值希云在寓，拟题构文，讲析经义，每至深夜而息。及三场毕后，希云下第。钱生竟获高捷。少不得雁塔书名，瑶林赴宴。既而希云策蹇南归，钱生造寓言别。希云道：“前岁吾兄系狱，贾文华适在裴寓，为兄辨剖甚悉。今贾生以谷期生所谮，发在刑部勘鞫，已半月矣。去家迢远，谁为救视。若吾兄肯向老裴一言申救，则老裴必然听允，而贾生方有再苏之机耳。”钱生喟然道：“吾曩遇文华，曾以微言规讽，惜乎彼不能喻，致有今日之事。虽在泛然一面，犹当力救，何况有德于弟，敢不领教乎。”希云大悦，钱生以赙仪厚赠，直送至芦沟桥，然后分袂。当入殿试，卷有班马文章，钟王字迹之批，因黼黻二字有讹，乃置三甲，工部观政。时王梅川正在铨部，又

使人谓生云：“若肯入赘，本部主事可得也。”钱生不从，遂不获与选。然是时，朝纲日紊，钱生亦无仕意。因文华一事，特令长班持刺，往拜裴玄。玄见钱生已成进士，足恭款接，闲叙良久。钱生以文华为恳。玄笑道：“我待彼厚而彼负我实甚。若他人言，弟决不从。今以兄命，当即宥释之。”及玄回拜，钱生又极力言之。奈归心甚急，不能候贾释狱，乃留书一封，托王季文转送裴玄。

膏车秣马，择日出京，在路兼程迅发。将抵东昌，鸣皋先已遣人在驿迎候。进衙相见毕，鸣皋道：“自侄春闱报捷，使我喜而欣舞。即具病揭，辞诸抚台。虽蒙抚台慰留至再，士庶有借冠之请，然以恩荫，历官至二千石，愿已足矣。况得贤侄步武前修，与宗有望，而鲈鱼正美，转觉归兴浓耳。故专俟锦旋，不日交印二府，与尔同返金陵。祭墓之后，尔便回家省母。不知侄意以为何如？”钱生道：“叔父之命，敢不遵依。但不肖偶叨一第，何足为荣。若以吾叔河清素望，方将折冲樽俎，奚即以归隐为急哉。”鸣皋道：“方今萧墙隐不测之忧，四野有倒悬之苦。材非经济，岂可尸位素餐。故不若拂衣而去，以栖迟于桑间十亩，吾志决矣，子无强劝。”少顷，同知张沁，理刑俞忠吉，乡绅冯讷，俱来奉贺。当晚，鸣皋设宴，以请同寅，尽欢而散。次日，钱公便欲起身。钱生告以瑶枝订婚一事，公笑而许之。生以便服，只带紫箫跟随，迤逦出城，来到白家门首。但见竹扉静闭，叩唤数次，翁方启扉而出。一见钱生，扑簌簌泪珠滚下。白姬闻知，亦即出来，持生而哭道：“君害我儿，君害我儿。”钱生惊问其故。白翁道：“自从去年人日，君与吾女订婚，一去之后，杳无信息，致使小女思郁而亡。今已七日了。教我白头夫妇，再靠谁人？真害得我好苦也。”言讫，大哭。乃引钱生进内，灵柩即在壁边。钱生抚棺一恸，昏

绝于地。有唐崔护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

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
白翁夫妇慌忙呼唤，移时而醒。翁又取出瑶枝留诗一缄，钱生拆开视之，乃是集唐四绝，备述诀别之意。

诗曰：

离恨空随江水长，（贾至）

雁飞犹得到衡阳。（王昌龄）

时时引领望天末，（孟浩然）

独把梅花愁断肠。（李群玉）

登高远望自伤情，（长孙佐辅）

北雁归飞入冥冥。（贾至）

几度相思不相见，（杨巨源）

黄鹏空啭旧春声。（武元衡）

萤啭高枝燕入楼，（张仲素）

罗衣湿尽泪还流。（裴交泰）

一朝惟悴无人问，（卢照邻）

夜夜孤魂月下愁。（杜牧）

不如行路本无情，（长孙佐辅）

梦逐东风到洛城。（武元衡）

缄此贻君泪如雨，（李端）

须知后会在来生。（白居易）

钱生诵讫，止不住涕泪交下。白翁夫妇亦复捶胸大哭。钱生慰之道：“曩与令爱一言订约，则夫妇之份已定，岂以人亡而失半子之礼，今某幸获登第，以俟至姑苏，禀过老母，即当遣人迎接。念死者不可复生，翁宜自遣，勿致过哀成疾。白翁

方知钱生已成进士，乃收泪致谢。钱生忙令紫箫备设醑果作奠，又为文以祭曰：

呜呼，黄泉一坠，悠悠古今。死生虽隔，不泯者情。忆卿之玉容兮，横遥山而眉妩，凝秋水而神莹。想卿之藻思兮，组回文于机杼，含明月于胸襟。夫何，彼苍既钟卿以蕙心纨质，而独靳予以遐龄。宝柱弦断，玉箫无声。或亦双成暂谪，向瑶台而遗返，谅非羿妻窃药，奔月窟而长生。而何以逐彩云以轻散，同朝烟以哦零。呜呼，哀哉！记昔去年，邂逅而遇，觴浮柏叶，额卢梅馨。共薰炉以坐晚，援白雪而联吟。尔既邀我为伉俪之约，我亦许尔以山海之盟。本谓百年之好，谐于一夕。而庶几绾鸳鸯之绣带，并翡翠之芳衾。孰知畴昔之念，俱属无妄。而百哀纷感，塑空帷于此辰。呜呼，惜哉！江波汹涌兮，雌剑已失。夜台杳渺兮，别鹤徒鸣。婉然在床，仿容光而若见。旷焉隔世，想幽会而难寻。返魂之香莫致，种杏之术无灵。留镜奁之残黛，悬繡幌而凄清。呜呼，岁寒则暑，日昃则盈。知有生之必死，奚惆怅而悲深。唯怨尔以蜉蝣之衣，瞬息而化。日及之萼，未开而倾。顾余尤不能无恨者，叶轻盟约，鼎视功名。竟淹留于京邸，而使尔悲怀以歿。是余之罪也，又安得不屡叹而思卿。尔有父母，甘旨是承。尔之灵輶，移殡荒茔。兹似涧藻，聊既微忱。神爽有期，留珀枕以待梦。香魂如在，托环佩传音。此余谓死生虽隔，而不泯者情，殆思感之所或致，诃诞妄而不足凭者耶。

钱生读罢祭文，伏地而哭。云峰感生情重，双手扶起，殷殷相谢。是夜，即宿于白翁家。将至更余，紫箫已是沉沉睡熟，



钱生犹明烛独坐。俄而一阵旋风，吹得烛火无光，半明半灭。又闻西北隅，有声。钱生似梦非梦，忽见一个女子，缟衣红裳，冉冉而至。大声喝问道：“人耶？鬼耶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妾乃瑶枝鬼魂也。自去春君别之后，日夕悬眸，竟无雁胫只字。及至秋闱，君易姓为魏，自在北场中选，而妾不知，谓君下第。自此忧思抑郁，一病而亡。日间承君赐奠，具见高情。趁此夜阑，特来鸣谢。”钱生平昔畏鬼，每夕必有二人旁卧，方得安寝。那夜因以情爱所牵，了无怖意。既而烛火渐明，细看瑶枝，丰姿如故。乃欢道：“朝来一闻讣变，使小生悲苦填膺。方恨无少君之奇术，不意姐姐竟能现形相会。”瑶枝道：“妾之此来，非敢以泉下余魂，迷惑君意。只因与君有再世之缘，特来面托。”钱生惊喜道：“吾尝阅《牡丹亭记》，至杜丽娘还魂之事，以为若士寓言，而未敢轻信。今姐姐云再世姻缘，莫非亦能返魂，而与予了却前盟否？”瑶枝道：“妾见冥王，备以雪夜订姻及伉俪未谐、爱郁而亡的缘故，细细陈诉。冥王亦为感恻。便令判官查复，判官先查君云，‘钱某不染淫私，奉上帝之命，增寿一纪，今科已经联捷，应有二位妻房，官至三品。又查至妾云，瑶枝还有四纪阳寿，应在阴司四十九日，方得还魂，合为钱某侧室。目下天气渐炎，只恐屋舍腐坏，乞着当境土地，即连寒冰护尸，方能转回阳世，特此查复。’冥王即差鬼卒，送妾在南狱魏夫人帐下。蒙夫人授妾以灵液之丸，其丸以灵液草修合，草生大宛之西，条枝国弱水之旁，一千岁而抽叶，又一千岁而吐花，俟花褪之后，取叶捣烂，杂以犀珀为丸。凡死者含之于口，虽在酷暑，肌肉不坏，至七昼夜而复生。昔东方朔为虎伤足，西王母以草敷在伤处，顷刻而愈。即此草也。日昨，夫人正与少室仙株下棋，忽命妾云：‘尔夫衣锦而归，将到汝家探望，汝宜回去一见。’故妾今夜得以魂

魄会君，乞君致语老父，俟终七之期，千万开棺。妾得再回阳世，皆出于郎君之所赐也。”言讫再拜，钱生道：“若得姐姐再生，天大之喜，敢不牢记，以语尊翁。”瑶枝又再四叮嘱，仍回西北隅，奄然而没。钱生半信半疑，惊愕久之。忽火光一暗，瑶枝又在面前。钱生道：“姐姐去而复来，还有何言？”瑶枝道：“回生之事，世不常有。只恐家父未必信君，妾长眠时，老母以金凤钗为殉。今妾以钦留在君处，如果不信君言，即以此钗付之，则家父必然无疑矣。”乃向鬓旁拔钗付生，须臾一阵阴风。瑶枝回首，转盼数次，随风隐隐而散。钱生不胜神异，竟忘一宵之倦。俄而鸡鸣于埭，东方已白矣。乃唤起云峰，即以告之。云峰笑道：“若得小女再生，实老朽万分之幸也。但今仲夏天炎，不要说四十九日，只怕七日之间，已肌体朽腐矣。此必钱爷思忆小女，故得此奇梦耳。”钱生笑道：“令爱真有先见之明，特以凤钗为证。”云峰取钗细看，大惊道：“小女属纆之时，寒荆曾以此钗为殉。今有此奇事，则还魂之说，断无疑了。尝闻冯媼七月而重活，丽娘三载而复生。由此观之，彼传记所云，信不诬矣。”正在嗟异，忽闻叩门甚急。原来是钱公遣人催接，钱生乃与白翁夫妇，约以后期，洒泪而别。回至衙中，向公借俸银五十两，遣使送与云峰，以为瑶枝回生药饵之资。钱公急于离任，惟恐父老遮留。是夕先以琴书行李发出，次日五鼓，悄然出城。

回至白下，钱生即到墓祭祖。又向族中，一一拜望毕，便过访许翔卿。不料翔卿于一月前已到孤山，探候范公去了。钱生叹道：“翔卿高谊，真有古人之风。”遂辞别鸣皋，即日起程，回至姑苏。但见陈府尊已曾送到进士：扁额，门第一新。此时，老夫人已称为太夫人了。登堂拜见。问安已毕。秋烟姐欢大喜地，抱了宁馨，出来迎接。宁馨见生，便笑嘻嘻的，要

生怀抱。钱生细看宁馨，果然生得眉宇清秀，不胜欣喜。又请出范夫人相见。施礼未毕，范夫人便哭倒于地，秋烟姐慌忙以手搀扶。钱生惊讶不已，以问太夫人。太夫人备言：“避暑园在，于五月十八赛神之夜，忽有穿绯袍的直进中庭，背负小女而去，竟不知是人是鬼，迄今月余，遍处寻访，杳无踪迹。”钱生听罢，吃了一惊。移时，目不能瞬。既而泣道：“儿因求聘小姐，死里逃生，寻得明珠。不料回转白门，老年伯忽遭奸贼之害，已经奉旨北上。及儿进京探候，又值年伯出佐戎行，无由一面。后来伏睹母亲慈谕，始知伯母、小姐避居家下，意谓侥幸一第，则姻事可以立就。不料又生此变，不由人不痛心也。”乃取出明珠，双手奉与范夫人。夫人泣道：“小女尚无踪影，怎敢收领此珠。”钱生道：“但请老伯母收下，小姐虽无下落，不肖白当遍处寻觅。”范夫人只得含泪而收。至夜，秋烟诉说绣琴之事，钱生亦为痛恨。少焉，共入罗帏，邀云觅雨，两情缝倦，乐可知已，次日，先去拜谢了崔子文，以至陆希云、李若虚，俱拜毕而回。

方与范夫人商议，忽钱贞报进，有一姓常的，在外求见。那姓常的是谁？原来即是常不欺。自那日脱离陶园，便欲附舟回去。行至半路，忽又想到：“都是郑心如设计，劫了范小姐，却又只顾自身脱去，把一场人命，几乎使我李代桃僵。我今不免报知钱宅，一来说明心如凶恶，以消此恨。二来索些酬谢。”踌躇半晌，便即转身到苏，问至胥门，恰值生方抵家，出来相见。问了姓字，常不欺便把郑心如设谋、卖花妇做脚，从头至尾说出根由。钱生又喜又恨，拱手称谢。因问道：“那卖花妇是谁？”不欺道：“叫做梅三姐。”话声未绝，只见梅三姐穿了一套新衣，进来叫喜，钱生怒从心起，厉声诘问。梅三姐看见常不欺在座，惊得面色通红，不敢开口。钱生便即进内，禀

知太夫人。太夫人大怒，忙呼婢妇，把那梅三姐剥去衣裳，乱棒捶击。梅三姐料难隐瞒，只得招认。范夫人咬牙切齿，痛骂不已。复以利锥，刺其肩臂，流血至踵。当晚雇船二只，一船范夫人与红蕖诸婢，一船生与不欺，连夜至苏。但见园扉锁闭，扉上粘一示谕曰：

本宦示：照得南湖别墅，向着家人冯二管葺。近冯二盗窃器玩，并什物等件，于本月初五寅夜逃去。已经出捕缉拿外，如有无赖棍徒，到园骚扰，以致戕损花木者，定行送官，究治不贷。

钱生念罢示谕，惊问不欺。不欺道：“我看那冯二，亦非良善之辈，此必陡起奸谋，把小姐载往别处去了。”钱生又遣人遍向邻居查问，俱推不知。只得怅然返棹。是夜，泊船平望。将至二更，范夫人呜呜咽咽，悲啼未息。钱生亦反复不能睡去，起来靠窗而坐。忽闻邻船，有一妇人唱道：

山坡羊

静萧萧碧梧庭院，冷凄凄雕栏倚遍。  
闷恹恹银筝漫写，声切切思绕天涯远，  
端的是难消遣。盼双星，独不眠，秋风应把，  
应把黄昏怨。月色砧声扭做愁肠一片。良缘，  
何日调和琴瑟弦。苍天，恨入烟花误少年。

前腔：

一行行尸鸿初见，一声声哀蛩似怨。一阵阵凉风  
绕窗，一点点月泪罗衫溅。最可怜，抱琵琶向绮遥，  
几回羞把，羞把霞杯劝，怎得抛离舞衣歌扇。门前，  
不羡王孙车马喧。池边，只羡双飞戏水鸳。

那妇人唱得哀音宛转，绝似孤鹤唳风，清猿泣月。钱生侧耳静听，不待曲终，已青衫湿泪矣。料是娼妓之流，着人邀唤。

那妇人随即过船。钱生惊问道：“尔是维扬赵姬么？其妇仰首一看，亦惊讶道：“原来是姑苏钱相公。”钱生即问友梅何在？赵月儿便把老夫人祛逐、及至临安嫁与程生，细陈始末。钱生又问：“友梅嫁公，与程生相合否？”月儿道：“小女自嫁程生，不及两月，忽然不见。那程生反到妾家要人，妾即向程索命。彼此汗讼年余，程已倾家破产，飘流远去。妾亦不能度日，嫁与商人，今夜湖光荡漾，月色横空，想起少时光景，不胜伤感，因唱小女所度之曲，以解闷怀耳。”钱生叩舷而叹道：“嗟乎，我意友梅，尚有相见之日，今听汝言，已做了断云浮梗，不获与梨花问梦矣。”言讫，泪如雨下，目儿亦觉凄然，旋即起身告别，时已夜中。钱生促唤解维，风帆迅速，瞬息至家，便把憨公子等，讼于府尊。府尊立刻出牌，先把梅三姐拘到。不待用刑，梅三姐一一招出。府尊大怒，掣签重责二小。收禁狱中，以俟关到憨公子、郑心如，一齐听审。毕竟后来如何？且待下回解说。

祭文备极思慕之情，感慨之念，绝似刘禹锡伤往赋。

阅至幽魂夜遇，可惊可愕，亦真亦幻。

## 第十三回 金山寺冤魂现身

诗曰：

夜色茫茫江畔月，含冤未散现魂魄。  
能使奸凶心胆寒，彭生如意皆此物。  
色莫羡兮财莫渔，每因财色丧其躯。  
男儿不做昧心事，磊落口与常人殊。

却说冯二之妻，因陶官在江北做官，雇为乳母。以后任满，带回本郡，特着他管理别业，一分信任。不意冯二狠心难托，自那日假意告官，把常不欺吓退之后，与妻商议道：“我想终年管守园房，怎能有个发迹之日。适值宅内托付玩器数件，约值百金。看那范小姐，又是姿容绝世，不如哄他，只说送返苏州，连夜寻船载至维扬，或妓，或妾，少也卖他一二百两，并把器行变易，做本营生，尔我后半世足以温饱过日，尔意如何？”冯姬大喜道：“我亦正有此意，事不宜迟，迟则有变。”二人计议已定，那冯二自会操舟，便向邻家借下船只。冯姬假作惊慌之状以给珠娘道：“怎耐常不欺，又去报知憨公子，只在早晚，要与小姐成亲。老身怜你是个宦门闺女，特令拙夫，寻一小船，今夜便送小姐回去。不知尊意若何？特来商议。”珠娘欣谢道：“若得贤夫妇如此用心，决当厚报。”冯姬又道：“还有一件，吾由大路直到，唯恐憨公子以快船追袭。假自松江抄转，方保无虞。只是在路，又要多行几日。”珠娘道：“我又不谙程路，悉凭主裁。”当晚，冯二夫妇，只把细软收拾，等至夜阑人静，扶了珠娘下船，兰桡迅举：兼程进发。

忽一日，已到镇江，泊舟水涯。冯二正炊午饭，忽闻隔船

有人问道：“二叔别来无恙？”冯二抬头一看，乃是族侄冯肇，向在青莲庵，披剃为僧，即寂如也。自那夜与法云、寂如等谋劫钱生，遂把戚氏击死，毕竟寂如眼快，觑见真真儿，手持匕首，刺人如决飞鸟，他便回身走脱。虽幸漏网，不敢回庵。向与金山寺往持文友相熟，遂在寺中住歇。是日打从长洲抄化而回，刚与冯二相遇，便邀冯二过船。叙谈良久，从容问道：“吾叔此行，仍欲住在扬州，或是暂时贸易。”冯二乃告以心事。寂如低头想了一会，乃道：“吾叔载此尤物，易起人疑。况且到了维扬，未必便有售主。设或有人聘娶，或卖在乐户，必须面看。万一小姐烈性不从，叫喊起来，未免败露。据侄愚意，倒有一条妙策，不知吾叔允否？”冯二欣然问计，寂如道：“住持文友，与我至密，悉知其为人，酷好美色。不如今晚，泊船山下，侄与文友说合，包兑二百两纹银，待至夜深，把小姐哄入寺内。那时深房邃院，再有谁知吾叔得银，又便于营运。此计何如？”冯二大喜，遂点头相约，各自开船过江。那扬子江，乃是东南天堑，但见：

深沉巨浸，淼渺寒光。一望迷茫，四围无际。烟收雾敛，隐隐的露出金焦两点，宛在中央。雨霁虹销，泛泛的飞来鸥鹭成群，争依孤渚。不尽客航，几叶峭帆。风乍卷，乱划渔桨。一声叹冷月初残，恍见数层银岛，原来是雪浪摇空。忽闻万马奔驰，却便是怒涛推至。正是，鸟飞应畏坠，帆远却如闲。

风帆迅速，不多时便抵金山。只见殿宇巍巍，远凭江势，真一大观也。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水天楼阁影空空，化国何年此寄踪。  
淮海西来三百里，大江中涌一孤峰。

涛声夜恐巢枝鸟，云气朝随出洞龙。

不尽登临去帆疾，苍茫遥听隔烟钟。

寂如先进寺内，忙向文友说知。文友笑道：“若得美人，以供尔我衾枕之欢，此乐便是西方，何必更求莲座。只是二百金，一时不能措办奈何。”寂如道：“我有一计，虽云太毒，然彼以不义而得，我以不义取之，亦不为过。”文友欣问其说，寂如乃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文友大喜。时已傍晚，忙开隔年陈酒，整治鲜鱼火肉，款待冯二。原来冯二最与曲生相契，尝了酒味香甜，先已忻快。酒过数巡，文友取出纹银一封，兑准十两，与冯二看道：“以后一百九十两，银色悉照此封。须俟小姐进寺之后，一并兑奉。”冯二向来穷乏，骤然见了满捧纹银，转觉精神飞舞。文友、寂如，忙以巨杯劝进。将至黄昏，冯二已不省人事，颓然而醉矣。寂如乃扶至江边，冯二犹口中模糊道：“二百两是足值的，快些兑银，我欲开船赶路。”被寂如用力一推，头重脚轻，翻身下水。可怜一念之贪，反以骸骨葬于江鱼腹内。正所谓螳螂捕蝉，而不知又为黄雀之所攫也。

且说珠娘，在路数日，心颇忧疑，往往诘讯冯姬，姬惟委曲支吾。及渡江至寺，但闻江涛震荡之声，又以问姬，姬谬道：“此太湖也。”既而斜阳西下，天色渐暝。冯姐道：“太湖乃盗贼之藪，幸有敝亲在此，不妨借宿一宵，明日饭后，必至苏矣。”小姐无可奈何，只得随行上岸。进门数重，方抵一室，但见房拢清雅，屏帐鲜华，却无一个女妇出见。心益忧疑。俄闻壁上弹指一声，姬即掀帘而出。于时寂如既推冯二于江，复赚姬道：“二叔顷已醉卧在船，宜唤之速起，以便兑银交付。”冯姬方至江滨，不提防文友在侧，双手一推，寂如大呼道：“救人救人！”而洪涛拍岸，已随波而逝矣。可怜冯姬，亦死于非命。珠娘在房，值小童以酒肴捧进，摆下杯箸三副。珠娘问



道：“尔家何姓？”童笑道：“此乃金山寺也，娘子犹未知么？”珠娘听说，不觉魂魄俱丧，连声叫苦道：“又随奸计矣。”方欲掩门自尽，忽有年少妇人，自灯后趋出，将灯吹灭。此时，文友、寂如俱在冯二船中，把那器玩什物，细细收拾。于是点烛进房，遍体风骚，意谓小姐可以迫胁成欢。及见室中黑暗，用火一照，并无倾城美丽，只见一个妇人，披发满背，面上鲜血淋漓，张口露牙，垂手而出。帘外刮起一阵阴风，顿把烛火吹息。二僧惊得毛骨俱寒，转身奔赴于地。少顷起来，重向琉璃取火，指摩双眼，振摄精神，扬声秉烛而至，则见磷火煌煌，那妇人愁眉蹙额，坐于门首。耳畔但闻啾啾鬼哭，号呼索命之声。二僧遍身欲火，浑如冷水一浇，惟口中咄咄，狂喊至晓，不得作行云之梦矣。正是：

只凭鬼妇衔冤哭，方保千金廉质全。

且说临安程信之，自八月十五，不见友梅，心中怏怏，如失重宝。疑为赵鹄诱匿，具呈本府。赵鹄受了冤诬，也把人命状词，控告巡按。为此构讼期年，信之家事日渐消乏。其年又遭回禄，遂致资本荡然。在杭不能存立，只得安顿妻房，自到扬州，依附族叔。那族叔讳宏，号逸庵，自曾祖即为盐商，真有百万之富。宏以举人选官，任至四川成都同知。长子必成，仍习祖业。次子必贤，肄业府庠，年方二十一岁，才貌兼优。信之自到广陵二载，逸庵以其才识敏达，深为器重。是年五月，至杭搬载家小，回至镇江，夜半遇盗。信之坠水，幸以浮木得生。其妻林氏，及囊资什物，俱被劫去。信之袒跣号泣而归，告在本府，出了捕文挨缉。当珠娘被诱入寺之夜，正值信之同了捕役，泊舟山畔，更衣入寺，祷于关帝，祈得六一八签。

签曰：

南贩珍珠北贩盐，年来几倍货财添。

勤君止此求田舍，心欲多时何日厌。

信之念罢签诗，茫然不解。又把被劫情由，备细祷告：“若与林氏果得相逢，只祈一签上上。”须臾求出签，乃是七十四。

签曰：

崔巍崔巍复崔巍，履险如夷去复来。

身似菩提心似镜，长江一道放春回。

信之看到第二句，以至未句，满怀欣喜，遂即下船。是夜睡至二更，梦一少妇，血痕满颊，近前哭诉道：“妾身戚氏，住在金陵城外青莲庵之后，祸遭凶僧寂如谋奸不遂，将妾击死。今寂如遁迹本寺东房，与住持文友，又欲奸污梦珠小姐，被妾现魂救卫，明日小姐之父范公，自塞上南归，泊舟维扬。君能救出小姐，与范太守相会，并把寂如送官正法，以洗妾冤，则君破镜必合，相遇有期。”信之惊愕不能言，惟唯而已。戚氏临去，又嘱道：“妾含冤不散，自随寂如，迄今二载矣。因彼皈依释氏，难以近身。今晓，彼又谋溺叔婢，罪恶滔天。虽有佛力，不能庇护，故妾得以随身索命。妾无范氏，则冤仇莫雪。范氏无我，则贞操不全。君若不遇妾与范氏，则夫妇不能完聚。牢记，牢记。”戚既叮咛而退，程亦欠身而醒。但见白露拂江，半篷明月。思忆梦中戚氏所言，句句分明。又详忖签诗，与梦暗合。遂不能复睡。坐以至晓，唤起捕役朱敬山以语之。敬山道：“梦虽难凭，然明显若此，不可不信。况且住持文友，曾经会过，但不知果有寂如否？君可进寺相访，我等尾后，以观动静。”信之果以为然，急起叩扉，谒见文友。又问起寂如，寂如亦便出来相会。只是二僧因为鬼祟搅乱了一夜，方欲就枕，而信之适到，故眼色矇眊，神思倦怠。信之见了如此光景，暗暗惊异。乃与敬山遍向曲房静室，细细逻察，却是

悄无影响。逗留逾时，方欲告别，忽见廊下一妇，拍手而笑。复以手招信之，转身走入靠西室内。信之、敬山等，急忙随后而入，那妇人悠又不见。惟正南张画一幅，恍若画上笑声哑哑。信之举目直睇，但呼怪事。毕竟敬山乖觉，细看二僧，面容顿改，言语支离。便双手扭住道：“尔等秃驴，做得好事。”忙令信之掀画一看，内有小门。推门而进，又有精舍数间。窗外阑干六曲，行过长廊，果有女子隐隐号泣。信之奋步向前。珠娘在内，听得人声喧嚷，又疑是二僧逼奸，忙以罗带自缢。信之破扉而进，大呼道：“果是范小姐否？我等特来相救。”小姐背立，含泣而应道：“妾果范氏。君辈是谁？”信之道：“某等泊舟山畔，夜来得一奇梦，故知小姐被危。又知尊翁先生，今日必至维扬，乞小姐不须疑虑，作速登舟。”珠娘叹道：“妾以闺中弱质，奈何命运不辰，出头露面，受尽摧挫。荷蒙君子仗义相扶，在妾有何面目，再立于人世乎。况家君远困遐瞰，岂能即返。君请自为正务，此地乃妾毕命之所耳。”信之道：“小姐差矣，若果失身凶秃，死固宜然。今不为所犯，而必欲捐躯，则贞白之心，反不能显暴于世矣。某因失偶相寻，愁肠如沸。故一闻小姐之事，不觉怒发冲冠，出自诚心相救，岂小姐视如僧辈，而固为拒却乎。设或尊君未即相逢，某当多着女伴，送返尊居，幸勿疑某亦蓄他意也。”小姐乃收泪致谢。当信之苦劝时，朱敬山已把文友、寂如锁在船中，招呼二十余人，蜂拥上岸，把细软什物，一切苟匣器皿，无不席卷下船。信之乃以自船中舱与小姐独坐。将欲解维，合寺僧侣悉知，拥出江边，沸声诺究。朱敬山既有捕批，小姐又现在可证，遂不敢闲阻而退。

是日风顺，开船未几，便至扬州，将船停泊。信之便到岸上，遍向座船逐一挨问，那里有个南京范太守的船，只得走向，

与朱敬山计议。敬山道：“若不解进府里，被他先告一状，反吃官司。只是到官，须要小姐面证。”珠娘在舱听得见官二字，不觉号陶大哭。走出船头，便欲赴水。左首船上，有一老者，惊问道：“那一位好似我家梦珠小姐？”珠娘回头一看，认是老仆金元。大叫道：“金元救我！”金元便即扶腋过去，原来范公的船，与客船相似，故信之寻问不出。当下珠娘急问：“老爷那里？”金元道：“老爷拜望太守未回。”言未毕，公已回至船首，见了珠娘，大惊道：“我儿为何在此？”珠娘见公，牵衣大哭。便把被劫情由，细诉一遍。公亦垂泪道：“只道我为父的受苦三年，谁知汝亦遭此危难。只是汝既被劫，尔母亦必苦坏矣。”珠娘曰：“母亲只为爹爹谪戍，终日愁苦。今天幸赐还，想是朝绅出疏申辩。”范公摇首道：“那些权佞，眈眈虎视，在朝大臣，俱以身家为重，谁敢撩须。我一到边陲，自谓必死，全赖新主洪恩，方遂首立之愿。即如今日得会我儿，亦莫非雨露之所赐也。”言讫便令金元导至程船拜谢。信之说起：“二僧凶恶，顷已解府，尚欲借重鼎言。”范公道：“二凶叫甚名号？”信之道：“一唤文友，是本房住持。一唤寂如，向在青莲庵中，因杀死戚氏，追命在山。夜来托梦，以救令媛小姐，即戚氏之鬼魂也。”范公切齿怒恨道：“那寂如受戒憨山，我向来敬礼，谁料凶暴至此。今既解去，我即刻进府，面见太尊。”遂怒气冲冲，与信之作别。是时，扬州府知府，叫做李胤祥，因公是谏谪超迁，十分敬重。当日，范公再进宾馆，备陈前事。李府尊大怒，立刻就把文友、寂如，重责四十，问成大辟。正所谓：

祸福无门，惟人自招。

你道范公为何便得释归？只因天启驾崩，崇贞以藩王继兄而立。上在藩邸，悉知魏忠贤专擅国柄，谋为不轨。故登极之

后，便遣忠贤出守皇陵。忠贤危惧，到了山东饭店，自缢而亡。于时，凡为魏党所害，贬降在外者，悉复原职。然公只宜即往金陵，为何留滞扬州？只因夫人、小姐在钱老夫人家下，故公先着范斐，同了许翔卿至京，修葺房屋，自来拜过府尊，然后取路至苏。也是天意该与小姐相会。当晚，公自府中回船，珠娘接见道：“顷有信之之叔程公来拜，帕儿在此。”公方欲展阅，又值信之带了两个婢女来至船首，公慌忙迈入。信之道：“顷会家叔，道及小姐舟内无人，故家叔特着两个粗婢，权为服侍。并设蔬肴，以屈尊驾少叙。”范公道：“萍水相逢，谬承贤竹林如此厚谊，使老朽何以为谢。但不知令叔尊号？”信之道：“家叔贱号逸庵。”范公惊喜道：“原来是逸庵兄，乃吾好友也。乍到匆匆，未及看谒，岂知即为令叔。少间必当趋晤矣。”信之去后，公即往拜逸庵。相见毕，逸庵称贺道：“恭喜，恭喜。”范公笑道：“弟三年出塞，骸骨偶归，何喜之有。”逸庵道：“圣人当宁，魑魅潜形。而吾兄之公愤得雪，今日轩车荣返，固一喜也。令媛受磨涅而不磷淄，坚白之行，尤人所难，况乎数千里之隔，与兄一朝奇遇，又一喜也。”范公道：“小女得全陋质，皆出于戚氏阴护之力，令侄匡救之功。”言未讫，一人肃衣出见。逸庵命之拜公道：“此乃次小儿必贤也。”公视之，形躯端厚，眉目秀雅。试以学问，颇有根源。逸庵道：“弟有一事相恳，辄欲面谈，不知可否？”范公道：“愿闻台谕。”逸庵道：“仰慕令媛芳姿，欲为小儿求聘，必俟仁兄钧诺，然后敢通媒妁。”公乃告以明珠之故。逸庵大喜道：“若要别件珍宝，寒家未必预备。至于明珠之类，先人幸曾留下。”急忙进内，取出一颗。放在玛瑙盘中，旋转不定，光映一室。范公捧珠大悦，便以亲事承允。逸庵道：“容伺拣选吉日，先以此珠献媚。”范公欣然唯唯。是夜宾主酬酢尽欢。

既而酒阑，谈起旧事，公谓逸庵道：“犹忆昔年，弟自开封罢官，偶造贵郡，承兄偕名妓赵友梅，于时汲清风于芳润，拾明月于幽林，呼酒快谈，缠绵彻夜，友梅既度新声，弟亦放歌相和。曾几何时，而追忆此欢，忽已四载矣。不知罗浮春色，今无恙否？”逸庵叹道：“自兄别后，那赵姬便不知所往矣。”时夜漏将半，公执手谓信之道：“戚氏所云，句句皆验，独于尊阍未有下落。然云：救了小女，自然去镜复合。意相会之期，其在敝郡乎？仆于明早挂帆，君宜继至可也。”言毕，起身告别。次日渡江，只着金元到苏，迎请夫人，自与小姐先返白下。要知程必贤姻事若何？下回便见。

冯二以财殒命，寂如以色丧躯。从来图财色而亡者，不可胜数。而世人营营贪之，不良可怪也。

读至珠娘被哄入寺，深虑无计可免。不意戚氏现身，竟使二凶胆寒魄丧。使人拍案叫绝。

## 第十四回 明月珠东床中选

诗曰：

光熠熠以照物，势规规而抱圆。西山之下，随珠星而隐见。东海之上，逐明月而亏全。胡云色夺琉璃，光射金王。鲛人位吴江之际，游女弄汉皋之曲。在蜀郡而浮青，居石家而自绿。无\*而至，有感必通。去映魏车之里，来还合浦之中。垂轻帘而催粲，缀珠网之玲珑。

——右《明珠赋》（采录半篇）

却说范公，回至金陵，未及旬日，程逸庵已托表弟宋瑄为媒，与程信之、程必贤<sup>7</sup>。同来望。相见甫毕，宋瑄便令从者，以小金盒捧上明珠。范公笑道：“某前言已定，断无二二。夜珍之赐，容待寒荆抵舍，方敢拜登。”宋瑄道：“家表兄迫于贱事，未及造府拜见，故先着晚生以珠驰奉。既承老先生金诺，则尊老夫人意必泪符，还望麾留，足奶厚谊。”范公乃欣然收领。遂馆必贤等于宅西别业。又逾数日，老夫人方到。见公面容黎黑，惊唤道：“一别三年，相公须鬓俱皓然了。”珠娘出来，见礼方毕，与夫人抱头而哭，公再三劝慰。夫人方收泪道：“女儿之事，问于金元，已知大略。只不知相公谪到边塞，景况何如？”范公嗟叹道：“若说塞上风霜，其实凄楚。那杜游击孤军出镇，疲癯残弱之兵，不满二千，却又当敌人之冲，刁斗不息，每至胡笳群动，牧马悲嘶、惟与杜君向南饮血，自揣此生必以马革裹尸。谁料今日又得与夫人相见。”夫人道：“那裴、崔威势，近日如何？”答道：“夫人犹未知么？自先帝

殡天，今上秉政之后，魏忠贤自缢而亡，全家贬徙岭外。如今王梅川矢心策手，便把魏、裴弹了一本，又欲修睦于我，替我出疏辩冤，故王梅川得以原职闲住。圣上即升我为苑马寺少卿。我不欲为官，所以致仕。”夫人又位道：“只可恨女儿无辜也受此一番磨难。”范公道：“我正为女儿烟事，专待夫人归来商议。”便把程逸庵求亲，说了一遍，取出明珠，付与夫人。夫人大惊道：“相公临别叮咛，曾说钱生一归，便谐花烛，不意钱生淹爵京邸，直待春闱奏捷而还。”公惊问道：“我阅南畿试录，并无钱生姓名，为何春试得捷？”夫人道：“他只虑王梅川妒害，故从了母姓，又改讳为芳。”范公道：“三四内果然有一魏芳，但不知登第而归，可有明珠否？”夫人道：“钱生到家，正值女儿进难，他一闻此信，悲思婉转，便以明珠付我。我推却不受，他道：‘小姐虽无下落，我毕竟要到处寻求。’妾感其意诚，只得收下。及前日金元来报，妾身起程之后，彼亦买舟后至。若又许了程家，何以回那钱生？相公此举，忒觉孟浪矣。”范公想了一会道：“据夫人之意，何以处之？”夫人道：“依妾愚见，作速辞却程翁，仍许钱生为是。”范公道：“我与逸庵，相如情厚，况是亲口许出。今明珠已收，程生已馆于别业矣，怎能辞却？”夫人道：“不然，我母子至苏，感承钱夫人殷勤款待，及临别之际，含泪相送，坚以姻亲为愿。况兼钱生付珠在前，程家议亲在后。今若变易移心，不惟食言，而且负德矣。一公以事在两难，闷闷不悦。方公与夫人谈论时，珠娘在旁听说许亲程氏，便退至兰闺，柳眉低锁，杏脸生愁。叹了一口气道：‘悔不死于陶氏园中。’”红蕖听了惊讶道：“小姐怎发此言？”珠娘道：“我与钱郎，虽不曾一面相亲，然以诗笺传意，又托莲香订盟月下。今钱郎幸得中了，果有明珠为聘，事已万分无疑。谁想程翁，亦以明珠，央媒来说，爹爹



竟尔许允。把三载深情，一旦付之流水，使我忽然闻此，心如刀割。”红蕖道：“说起钱爷情重，果然难得。自京邸回来，一闻小姐之事，便惨然不乐，既与夫人同至陶园寻觅，又把梅三姐送府追究。看他心意遑遑，顷刻不能放下。以后管家报说，老爷小姐已在扬州相会，便即眉欢眼笑，与夫人奉磕称喜。其一往情深，爱念小姐如此。况又少年科甲，异日青云伟业，不一可知。即使程生有其才，未必有其貌，有其一貌，亦不能有其情。岂以小姐天姿国色，竟与羔儿作配乎。趁今未曾下聘，还与夫人商议，尚可挽回。”珠娘道：“羞人答答的，怎好启齿。事若不谐，有死而已。”话声未绝，忽闻云板传进，苏州钱爷已到。

原来钱生，自夫人归来，便把不欺厚赠而遣之。禀过太夫人，起身进京。一则贺问迁莺，一则订期纳采。因先诣祖居探候鸣皋，款留信宿，是日方来谒见。范公以生既成进士，兼以风流旖旎，真所谓国土无双也，殊悔多许程生。故相见之际，意其不安。是夜仍宿生于凝芳阁之东厢。生以物换星移，转盼三载，而窗前之碧梧如故，竹色依然，感念旧怀，赋诗一律。

诗曰：

凤凰城里旧仙家，瑞溢门阑获彩霞。

绮阁仍披徐孺榻，星机重犯使君槎。

当轩竹佩因风响，绕径梧荫带月赊。

追忆桃花曾识面，漫缘流水觅胡麻。

翌日早起，夫人出来，殷殷然以扰宅为谢。钱生亦深叙简慢之罪。夫人忽见壁上新题，大加赞赏道：“构思清新，吐辞芬郁，诚文苑之风毛也。”钱生以明珠微露其意，夫人面容忽改，含糊不答。钱生心下狐疑，急忙持刺，往拜许翔卿。翔卿恭敬出逐，施礼毕，分宾主而坐，彼此叙了寒温，钱生道：“

前岁浼兄作伐，因乏明珠，磋跎至今，幸而求获一丸，已面奉范伯母矣。再乞订准，以便择吉。”翔卿道：“过承厚爱，敢不执柯。所惜钱爷到底缘薄。”钱生惊问：“为着何由？”翔卿道：“范爷前在维扬，与程逸庵当面订姻，今程兄来已数日，将欲择期行聘矣。”钱生痴呆了半晌，叹息道：“弟以求取夜珍，几遭凶秃之手。真所谓劈洪波而探之于龙颌者也。不谓明珠虽得，事多龃龉。三载以来，也不知历了多少凄风苦雨，今日满望一言安就，谁知年伯将我遗落，无乃负小姐数年代字之意，而负钱生一片求聘之心乎。”翔卿道：“范公爱重钱爷，岂欲变更。只因金山寺中救出小姐，皆赖逸庵从侄之力，故不得已而许之。非公之本怀也。”钱生又力恳翔卿，婉转为计。翔卿方沉吟不语。忽见屏后鬓云隐现，遣出小鬟，催唤翔卿。翔卿起身进去一会，忙忙出来，见生面如土色，支颐叹气，乃抵掌而笑道：“钱爷暂省愁烦，某即刻进见范公，当图别计，以却逸庵，决不致钱爷有遗珠之恨。”钱生乃深深揖谢，又再四嘱托而回至凝芳阁下，含愁独坐。正在咄咄书空，只见红蕖走至。钱生慌忙迎进，叹息而谓之道：“我自前岁，承红姐以诗笺传递，又与小姐一面之后，晨风夕雨，总助相思，明幌花帘，惟增怅慕。这一段痴情，真念可以动之鬼神。今日此来，恨不即刻便谐连理。谁知忽然改易，使我三载痴心，化为春梦。虽是尔家老爷之故，在小姐亦以怜才一念，弃若飘风，独不记月下之言乎？”红蕖道：“钱爷不要错怨小姐，自因老爷许了程家，我小姐眼眶横泪，长叹一声道：‘乍离虎穴，又遇风波，何妾缘之俚而命之薄也。’乃唤红蕖，悄悄嘱咐道：‘我欲以数字密报钱郎，只为愁满肺肠，一辞莫措。惟汝为我传言致意，不可以薄命妾忧损情怀，亦不可以姻事难谐，急为去就。且再从容，以观老夫人主意若何。’”钱生叹道：“若得小姐如此厚

意，庶不在了钱九畹一片诚心。相烦红姐，也把我苦衷转达妆次。”红蕖见生辞意凄恻，将欲掉下泪来，因安慰道：“钱爷请自保重，倘早晚老爷与夫人计议，一有好消息，妾即当走报也。”钱生慌忙深深一揖道：“若蒙红姐见怜，没齿不敢忘德。”二人正在喁喁细谈，忽闻窗外履响，红蕖奔逸而去。生以未罄所怀，闷闷不悻，吟五言一绝云。

诗曰：

好事翻成梦，多愁只为情。

可怜吴紫玉，宁忍负韩生。

既而傍晚，钱生和衣偃卧，红蕖又来，轻轻推唤。钱生一跃而起道：“红姐昏暮出来，必有好音见示。”红蕖道：“顷刻见老爷在梦笔轩，与翔卿促膝细商。妾于隔垣侧耳，虽不分明，然略闻语意。大约姻事可谐，为此特来报知。”钱生喜添一倍，连连称谢。到了次日饭后，范公请生出到前厅。只见宋瑄、程信之、程必贤、许翔卿俱到，一一施礼，依齿而坐。范公道：“老夫今日奉屈诸君，不为别事，只因小女，择婿十年，至今未果。曩岁九畹年侄，下帷敝舍，便欲以弱息委字，因惑于明珠一言，犹豫未决。及年侄取到明珠，老夫又为含沙所中，待罪北关。嗣后小女阽危，幸遇程兄救至维扬。恰值老夫归舟暂泊，所以遇复逸庵面订秦晋，随辱宋兄，持珠远颺，得以丝萝附托，固老夫万分之幸也。谁想九畹锦族之日，先以明珠付在拙荆，日来又辱文筛自苏而至，致使老夫数日思惟，不能裁决。若许了逸翁，则年侄又道付珠在前；如允了年侄，则逸翁又疑老夫欣慕进士了。故老夫愚意，不若限韵出题，求二位贤契，各吐珠玉。待老夫一笔誊写，传进小女，听其选择，庶彼此无言，而老夫可以免罪。不知宋、程两兄，与翔卿以为何如？”翔卿道：“明谕极是，此正昔贤雀屏丝幕之意也。”公即令

人取出两颗夜珠，放在几上。又令人分授纸笔。钱生诗思泉涌，自谓稳中无疑。必贤亦以夙负诗名，欺生只知八股，正要卖弄才学。俱向公推逊道：“侄辈庸碌小巫，怎敢在班门试斧。”范公道：“贤契俱是词坛领袖，休得太谦。”此日，信之虽然在座，因以己事惆怅，寂无一言。只有宋瑄，心下不悦。私谓翔卿道：“若非信之之力，小姐怎得保全。今日此举，反为钱君作嫁衣裳也。只可笑范先生，何不直言，回了逸庵，多此一番转折。”翔卿道：“范公端人也，决无一毫私念，兄请勿疑。”二人自在一边说话，公即以明珠为题，令二生拈韵。钱生得了奇字，必贤得了难字。钱生情兴勃勃，信笔一挥，恍若龙蛇飞舞。必贤思文翩翩，数行立草。犹如三峡倒流，须臾之间，二生诗俱脱稿，奉上范公。范公连声叹赏，誉写递进。钱生既注目以盼佳音，必贤亦屏息以俟。忽报，吏部主爷来拜，范公急忙换了冠带出迎。梅川进来，与宋瑄等，次弟见毕，独与钱幸细细的寒温了几句。一眼觑见明珠，笑问道：“今日满堂佳客，岂来自铜柱朱崖，为何夜光烁目？”范公备语其故。梅川道：“不必论二位佳制，老夫一定要与钱郎作伐了。”言未毕，门上报进，钱爷来拜。原来鸣皋亦为生亲事，未知若何，特来拜望。范公即忙邀人，依次相见，不题。

直说二诗传进兰房，珠娘焚香净手，然后展视。先拈一首，却是难字韵的。

诗曰：

夜深不惜月将残，径寸光凝一室寒。  
神女弄时游汉曲，鲛人位处落金盘。  
酬恩肯借灵蛇用，无腔终从合浦还。  
莫谓暗投逢按剑，香闺明鉴辨何难。

逐句吟哦了一遍，笑道：“诗非不工，乃学究语也。”放

在一边，又看一首，是奇字韵的。

诗曰：

分明盈掌质合规，曾探骊龙向碧漪。  
的砾露荷承盒捧，玲珑珠网隔帘窥。  
日临色更欺珍璨，日坠光能代月移。  
惭愧石家空秘绿，难从照乘拟珍奇。

珠娘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，不禁赞叹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，且勿论咏物精工，人所不及，即其镂金为句，琢玉为辞。读其诗，而斯人之深情逸韵，宛在眼底，正我向来寤寐不忘者，其殆钱郎之笔乎？”又反复朗咏数过，笑谓红蕖道：“此诗蓄意悠远，非钱郎莫能作，非我亦莫能知也。”红蕖道：“小姐目如犀火，自应辨识夜珍。然事系终身，亦宜慎择，何以知其必是钱爷所作？”珠娘道：“彼云曾探骊龙者，暗喻曾经会过，先有婚姻之约也。首联托喻咏珠，颈联表扬珠之光洁，虽有不即不离之妙，其实暗藏深意。未云石家空秘绿者，昔日季伦有妾，名唤绿珠，今我亦名梦珠，故以照乘比我，而言石家之绿珠，不如照乘之珍奇也。自非敏手慧心，安能措咏。那一首则不然，前六句，无非借引故宝，后二句以珠自况，而欲取鉴于我。固知为程生作耳。”红蕖笑道：“小姐这样聪明，真是扫眉才子。”珠娘看毕，便提起兔毫，细细圈点，藏在篋中。又把那一首选不中的，也向诗尾批了数句，着红蕖传出。范公接来，送与梅川。展开一看，乃是必贤所作，笺后批云：

中联工整，结语冗雄，唯上清照乘，足以方斯雅制。惜乎起语卑弱，金石之声微乖耳。

梅川看罢，奖叹道：“批语极切。若以令媛为试官，士无不公之叹矣。”又笑谓钱生道：“如今的金花彩缎谢媒仪，稳要送与老夫了。”钱生意气扬扬，喜动眉宇。惟程必贤勃然变

色，垂首丧气。宋鑫、信之俱觉无颜，便欲起身作别。范公一把留住，笑向梅川道：“若年兄肯为小女作伐，小弟也要与令媛做媒。程生贤契，青年美才，诚可谓风流佳婿也。不识年兄肯以东床，留彼袒腹？”梅川欣然首肯。

原来，必贤的才貌，虽亚于生，然亦百尺无枝，亭亭独上。故梅川甚觉中意，一口许诺。范公大喜道：“既承梅翁厚情，弟即写书，报达逸庵，暂屈宋兄留在敝舍，以看程君作入幕宾也。”鸣皋道：“今日不期而会，小侄终牵珠绿，程兄亦谐凤偶。一双两好，奇情奇事，千秋之下，又成一段佳话矣。”因起身密语钱生道：“前日吾侄载来此妇，终日悲啼，他云住在维扬，又与程生同姓，试以语之，或者他族中，使渠夫妇完合，也是一桩美事。”钱生恍然醒起，乃问信之道：“吾兄还是久住扬州，或是临安迁至？”信之道：“晚弟向居武林，依附家叔仅三载耳。”钱生又问道：“尊阃可是林氏，今无恙否？”信之惨然悲叹道：“拙妻果然姓林，向日移徙至扬，行次镇江夜泊，忽为绿林所劫，至今杳无消耗。”钱生笑道：“只在小弟身上，包兄珠还合浦，剑返延津。”信之愕然惊问。钱生道：“前日小弟进京，泊舟村岸，夜半忽闻哭声隐隐，其声低而甚哀，渐近江边，将欲赴水。弟疑是人家婢妾，忙令舟子起身救住。细问其故，答道：‘妾身林氏，夫主姓程，因自杭州迁至维扬，氏夜遇盗，妾为贼首所虏，无计可脱。今夕贼与同伙饮醉而归，阖家睡熟，妾方能逾窗逃出，欲寻一死。幸值君子垂救。倘肯送至广陵，生死不敢忘德。’又道：‘此地五六家，俱是余党，尊舟为何独泊于此。’弟闻而肃然惶惧，候至寺钟初动，忙促开船。进京之后，留在家叔舍下。正欲择暇送归，不期遇兄。适闻所言，其事吻合，故知为尊阃无疑矣。”信之又惊又喜，慌忙揖谢。范公大笑道：“梅翁得招快婿，老

夫幸结丝萝，谁料信之兄又得去珠复还，转觉奇了。”梅川等亦无不称异。信之想起戚氏梦中所言，愈加感叹。

原来钱生一见信之，问了姓表，便觉惊疑。因以小姐在心，正怀得失之念，故未暇及此。以后倒是鸣皋提醒，然后问及。谁想果是信之之妻。也是事诚凑巧。当日梅川先别，随后信之便与鸣皋同去，公退至内房，忙令小姐代作书稿，以达逸庵。小姐文不加点，信笔写就。

书曰：

向弟之得归也，惟幸滨死余魂，重依日月。宁复知零丁弱息，亦寄命于豺狼。仰藉庆云之庇，得逢令侄救免。反承台召赐饫□□，固已饱德饮醇之至矣。又辱兄翁，高谊谒如，不鄙葑菲，而以朱陈相约。忻荷之深，倍加衔感。及第抵舍，询知贱内在苏，敝年侄九畹，南宫战胜而还，先以明珠付聘。故佳郎君玉趾方临，而九畹亦自苏继至，使弟进退锥谷，罔知所以。不虞令侄舍陷入萑符，亦因九畹泊舟之便，救至敝邑。非令侄则小女不能瓦全，非九畹则令侄舍不能璧合，彼此相膏，正天意所以，两全姻偶也。顾弟不能无欠者，深以有负厚爱。幸值敝同年梅翁淑援，幽闲窈窕，过于关雎，方足以副门下寤寐反侧之求。特遣进鱼布达，倘获兄翁赐允，则小女得以苟且字姻，而异日百两盈之。凤台谐偶，聊托柯斧微爱，少偿孟浪爽约之罪于万一。统祈台命，临毫主臣。

览书笑道：“写得委曲详恳，不容增减一字矣。”便即写封。正欲遣人送去，只见信之同了林氏，笑容可掬，特来谢生。又与宋瑄、必贤作别先回。范公笑道：“归见令叔，烦为老夫婉转致意。”信之欣然，唯唯而别。生亦辞公，回见鸣皋，置



办行聘之物。

不则一日，逸庵回书许可，并即订准纳采日期。范公取出金盒明珠，同了宋瑄、程生，往拜梅川。梅川慨然留醺，将珠收下，次日，宋、程殷勤谢公而去。两姓联姻，无非遵行六礼，此不备载。

只说钱生，自纳聘之后，时因恩例，不必到部，已得选授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知县。公以笼仕在迹，卜吉赘生。当合卺之夕，命生作催妆诗，钱生提笔立就。

诗曰：

银汉不须乌鹊渡，良媒只合谢明珠。

凤楼早把新妆办，为报三星已在隅。

既而，银烛荧煌，珠帘高卷，小姐金装玉裹，打扮得好似天的帝女，两行婢媵，簇拥出来。钱生乌纱皂靴，身穿大红员领，参拜礼毕。外面大开喜筵。公与范、斐陪着王梅川、许翔卿二媒，及钱鸣皋等，内面鼓乐，送入洞房。生与小姐，同饮花烛之下。不多时，酒阑人散，珠娘卸了凤冠霞披，钱生亦脱去袍靴，移烛近前，把小姐仔细一看。虽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然与那年月夜所见，绝不相似，心下惊讶不定。便把前后事情，细细盘诘。珠娘道：“君以昔时所见的，比妾如何？”钱生道：“彼不如也。”珠娘笑道：“君误矣。昔时会见者，即妾也。岂有一人容貌前后各别。”钱生道：“休言诳我。自与小姐一面之后，晓风夕月，在在相思，总不离于心目之间，那有面庞尚不能记真者。”珠娘道：“设或妾非小姐，花烛已成，何必多问那？”钱生颜色顿变，揪然不乐。珠娘乃笑道：“妾虽陋质，素以礼法自持，岂肯夜出闺房，以沾多露。只因慕君之才，君又固需一见，故不得已，特以侍女莲香代会。其实非妾也。”生犹未信，珠娘解松衣领，出刀痕以示生。生



方欣喜道：“好笑，我三载相思，竟在梦中也。”乃细述从前想慕之怀，珠娘亦诉被难之苦。少焉，解带下帏，共入鸳鸯衾里。真个是少年才子佳人，温存旖旎，彼贪此爱，曲尽于飞之乐矣。”

次日，恰值莲香亲来贺喜，夫人、小姐优礼相待。钱生见毕，细看面容，宛然如故。莲香说起范公以诗选择之事，因笑道：“那日妾在屏后，窥见钱爷面容不豫，拙夫又仓皇无计，故妾聊设此谋耳。”钱生谢道：“感领盛情。中心颂之，何日忘之。”退而有感，赋诗一绝。

诗曰：

国色从来识面难，洞房昨夜喜相看。

三年一觉相思梦，错认山茶是牡丹。

钱生终以颈痕为玷，问于医者，医者道：“昔有美妃，为如意所伤。曾将獭髓为膏，和珠粉以敷之，其瘢始灭。”钱生乃令人遍求白獭。过了数日，即感红蕖之情，又以紫箫曾经同难，便将二人配合。又想起瑶枝，未知还魂果否？即着紫箫，前往东昌，迎接白翁夫妇。不一日，紫箫回报，临清近遭流寇，城外居民各窜，遍处寻问，竟不知白公所在。钱生听罢，不胜怅快。忽闻报进，姑苏贾文华椰一。便即慌忙出见，不知文华来，有何说话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溪回路转，如入桃花源，别有境界。

## 第十五回 小罗浮旧约重谐

诗曰：

香奁不独夜珠明，才子风流事事成。  
人面桃花生死梦，章台柳色苦甘情。  
松萝叶契心如一，雪月评章句共赓。  
驱犊岂须寻麈尾，吹箫请听凤和鸣。

却说钱生，以白云峰不知去向，正在忧闷，忽闻报说，有一贾文华要见。忙欲出迎，只见文华已走进厅上，向着钱生连连揖谢。钱生道：“向日速于出京，不及候兄一面，以后音无信息，鄙衷时为快快。不知贾兄，几时得释？”文华道：“仰赖钱爷一言超豁，数日之后，幸即脱狱。及诣尊寓叩谢，不料钱爷已出京三日了。因有帐目未清，淹留半月。恰值圣上登基，裴孝廉已贬徙为军。谷期生亦为仇家所杀。”钱生抚掌称快。文华道：“仰托厚爱，无恩可答，今日特报一桩喜事，以赎贺迟之罪。”钱生笑道：“更有何喜，重烦远报？”文华道：“闻得钱爷，向在东昌，曾与白家又有婚姻之约。今如夫人回生已久，钱爷为何置之度外？”钱生惊问道：“这件事，小弟从未告人，不识吾兄何以知之？”文华道：“仆自北京回来，偶从桃叶渡边经过，与白翁邂逅相遇。彼此问了乡贯，叙话移时，不觉契密。那白翁便谈及钱爷订姻一事，又说道：‘小女幸已再生，只不知钱爷，为何一去又无消息。’便把书信一封，着某持奉。仆抵家之后，即刻造府，不意台驾在京。因此特来相报。”便向袖中，将书取出。钱生接来，拆开一看，不觉喜动颜色。原来是七言古体诗一首：

诗曰：

忆昔相逢日暮阴，梅花静掩绣户深。  
桃灯共坐一窗雪，身未许郎先许心。  
伯劳飞燕两分别，夜夜凭楼望明月。  
瑶琴声断虫网多，翠幕荃菲香顿歇。  
未及邛山掩墓门，情通冥漠仍返魂。  
重见落梧秋雨暮，断雁凄风桃叶渡。  
回生之事非渺茫，数行遥致胸中悵。  
盟言历历郎自知，怜取相思又一度。

便留文华书房待饭，持诗以语小姐。小姐见诗，亦欢喜道：“文藻烨然，诚香奁佳句也。既有此事，何不迎聘至家，以完姻好，妾决不效那妒妇之态，使君作负心人也。”既而道：“君读诗，必知绿衣黄裹之语，此事虽不敢阻抑，然勿使妾有积薪之叹为幸。”钱生笑道：“夫人乃苹蘩之主，譬如军中元帅。若白氏女则偏裨小将，旦夕荷戈以受指麾耳。”小姐亦为解颐。钱生又稟知范公，范公惊讶道：“还魂之事，世所罕闻，有此奇异，极应聘纳。”钱生乃办具聘仪，即浼文华为媒，择吉娶至。定情之夕，细看丰姿，妖艳如故。是夜，就在白氏房中，小姐谈笑自如，略无醋意。瑶枝向生，细诉思念成疾，及幽魂夜会，以至回生始末。悲喜交集，因叹道：“今夕之缘，实出天意。回思往事，恍若梦寐耳。”既而笑道：“昔日若从君命，今夜白绞帕上，无以为质矣。”生急搂之就寝，交会之欢，绸缪彻旦，唯恨玉漏相催，金鸡鸣速耳。然生虽在极欢之际，每一感念友梅，不禁悲叹。

时会稽县书吏、皂快等，到京迎接，已十余日矣。钱生乃择吉起程，先至祖居，辞别叔父，然后拜辞范公，小姐与老夫人，免不得洒泪而别。不则一日，到了苏州，至家参拜太夫人。

礼毕，崔子文、李若虚同来拜贺，钱生倒履出迎。子文一见，执手而笑道：“金榜挂名，洞房花烛，人间乐事，都被吾兄占尽矣。”若虚道：“九畹不是凡人，当是玉皇香案吏，暂时滴下耳。”钱生道：“小弟学业未优，谬叨制锦，不知两兄，何以教之？”子文道：“作令不难，只要爱民如子。不执一偏之见以折狱，则狱不冤；推不忍人之心以用刑，则刑不滥。”若虚道：“衙门吏役，虽是作弊太多，然以吾兄聪敏绝伦，不患为人所欺，只患明察太过。”钱生谢道：“有辱大教，愿书之座右，以当弦韦。”少顷，陆希云亦至，钱生迎人坐定。忙命左右，备上酒来，序坐而饮。子文道：“今日此会，不减昔年海棠花下，可羡九畹兄，出宰名都，希云兄抡魁秋榜，只我两人，黑貂裘敝，犹刺苏秦之一股，能无愧感。”钱生道：“梅山之言，既验于弟，则吾两兄，必在来科折桂矣。”四子各叙衷怀，直至薄暮而散。时宁馨年已三岁，生以太夫人命名，不忍改易。因即取名嗣馨，闻子文有女，亦年三岁，遂托若虚为媒，下了允定之礼。又差人至桃叶渡，迎接白翁夫妇，管守田房。自与家眷，刻日赴任。原来秋烟姐虽然生于，做人谦卑谨厚，小姐既有赥木之贤，瑶枝亦秉塞渊之性。故忙则佐理中馈，暇则品题花月，情分相投，犹如嫡亲姐妹一般。所以太夫人十分欢悦。方舟抵武陵，忽见陆希云遣人赶至递书，钱生接书开视，简上写着：

日者，仁兄荣莅，弟以贱事，偶往百花撒，不及歌骝驹为送，欠甚欠甚。兹启：卖花梅姬，获罪门下，虽决海波，流恶不尽。然细查首恶，实系心如。今姬坐狱数月，染病垂危。倘获海涵，使姬苟全残喘，则仁兄度量之宏，尤胜于文穆矣。异日弟蹊山阴之履，当造贵治，暂分半榻，以看河阳满县花也。临楮神驰，

余不尽悉。

钱生看毕，即写回书，并写书送与府尊，令将梅三姐释放。生既到任，自有县中堂规。及参。见上司，俱不必细述。按下不题。

且说憨公子同了郑心如，自在陶园，奔返临安之后，仍在本郡，倚势横行，做那奸淫不法之事，总是郑心如百方引诱。及苏州府关文到杭，憨公子忙与心如商量，着人贿嘱书吏，申文回复。又遣人至苏，探听消息。知是常不欺漏泄事机，遂与不欺绝交，不许上门。忽一日，要往会稽探望母舅，便与心如，买舟渡江。原来憨公子的舅氏，姓吕，号竹溪，越中望族也。不一日，到了母舅家里。参见毕，吕竹溪欣然款留。一日，憨公子偶在门首闲立，忽见一年少妇人，身穿淡罗衫子，自溪畔浣纱而归。那少妇生得如何？但见：

纤眉妩兮，垂垂春柳；美目盼兮，滢滢秋波。玉质冰姿，不假淡妆浓抹；杏唇莲脸，尽堪艳舞娇歌。何必缣山聆凤曲，恍从青鸟见嫦娥。

憨公子近前一看，便觉春心难遏。那妇人也嫣然一笑，屡以秋波回盼。慢慢的推扉进内。

原来此妇孙氏女也。年方二十，其夫姓吴，字君美，幼时也曾读书，后来家事消乏，困在衙门中，帮闲度日。其所居之房，正在吕宅门首。那一日浣纱暮归，刚与憨公子相遇，引得憨公子心猿顿逸，意马难拴。忙与心如言之。心如笑道：“此贫家妇，以饵啖之，易上钩耳。”乃告以如此如此，憨公子大喜。自此不时往来窥瞰。又一日，孙氏汲水进门，憨公子忙以白浣汗巾，裹银一锭，投子孙氏足边。孙氏但微微含笑。恰值君美徐步而归，憨公子正在惶惧，只见孙氏轻舒玉腕，拾置袖中，又以告心如，心如喜道：“事可谐矣。”乃悄然置酒妓馆，

以邀君美。君美迟疑不赴，使人邀之至三，日中方至。自此，杯酒往还，相知渐密。一日，偶与心如闲话，心如道：“吾兄株守数椽，怎能发迹。不若寻些资本，出外经营。”君美叹道：“薪水尚有不继，若要资本，从何而得。”心如道：“小弟为兄筹之熟矣，早有一策，只是不敢直陈。”君美欣然请教。心如道：“公子胡伯雅，挥金如土，平昔所爱，唯在娇姿。若吾兄肯以一枝春色，暂借骛栖，包在小弟身上，当以二百金相赠。”君美听了，面色通红，大怒而去。过了数日，心如方与吕竹溪分韵做诗，溪边闲步。只见君美含笑而来，心如再三谢罪。君美道：“那日承谕，足感厚爱。但不肖夫妇，俱是良家儿女，惟恐丑声播扬，被人耻笑。心如道：“只有尔知我知，外人怎得相闻。况胡公子自有娇妻美妾，不过一遭两次，便即归去。既于尊阃无损，吾兄又白得一主大财，请自三思，小弟怎敢强劝。”君美甚以为然，犹恐其妻不允，归以告之。孙氏笑道：“可否在君，何必问我。”君美又悄然以会心如，且言所许之物。心如乃与憨公子计议，憨公子惊喜欲狂。次早进见舅姪，话以他事，贷银二百两，以付心如。心如止以二十两付君美道：“公子客中，不及措备，今早已遣人至杭矣，准在五日内，必当如数找足。但事在今晚为妙。”君美欣然须诺而去。迨至日晡，惟恐在家不雅，别向妓馆取乐。孙氏明妆秉烛，俟至更余，俄闻轻轻嗽响，急忙启户迎迓。那憨公子见了孙氏，也不叙一句风月之言，也不致半点温存之态，惟觉欲火如焚，近前搂抱。孙氏亦已春意满怀，偎身相昵。是夜云雨之欢，如鱼得水，直至鸡鸣而出。自此，往来数夕，欢爱弥笃。心如极意趋奉，乃撰私情歌一首，俱以灰谐之语，形容狎昵之情，其歌最为脸炙人口。选录五绝于左。

歌曰：

藤萝村里是依家，日暮江头独浣纱。  
莫把桃花轻拟妾，郎言妾貌胜如花。

其二

紫紫红红斗艳尘，人生能遇几回春。  
少年不做私情事，只恐春风也笑人。

其三

花间蛱蝶必双飞，汀畔鸳鸯讵独栖。  
红日半窗欢未足，共郎枕上听莺啼。

其四

奴爱风流欢有情，佳期约定在三更。  
忽闻窗外低低唤，不著红裙启户迎。

其五

夜深花影拂回廊，春色撩人思转狂。  
愿得郎心圆似月，清光常照阿奴床。

憨公子虽昧文理，幸得歌意浅露，讽咏终篇，也不觉抚掌称妙。然终是公子性格，初时未得孙氏，爱之如觅珍宝。及数夕之后，便觉情致阑珊。那吴君美早晚需促。心如揣知憨公子已有归歇之意，便笑道：“吾前日与兄相约，止云二数，未尝许二百两也。”君美失色道：“不肖虽极窘寒，岂肯以二十金，做此无耻之事。足下何乃侮弄如小儿耶。”心如亦发话道：“兄真妄人也，如今要娶一位与尊阍人物相似的，也只消二十金为聘，况乎仅仅数夕，便已获此重资，偏又得陇望蜀，何贪心之无厌也。”君美知为心如所卖，不觉大怒，拂袖而起。然只恨憨公子做此短行之事，而不知计皆出于心如也。刚出门，遇着县吏沈思梅邀去。是夜，憨公子以明日归吴，又持银二两，私赠孙氏，便与叙别。二人话至情浓之处，免不得重整风流。不期君美沉醉而归，推门进内，不见孙氏，但闻房中笑声哑哑，

乃于门缝一张，只见其妻，卸下褰衣，露出双股与白藕相似。憨公子立而就之，正在云深雨密之际，君美按不住怒从心起，忙向厨下取刃，飞赶进房。憨公子看见势头凶猛，用手一推，那君美的刀已坠地，便疾趋而出。君美一面狂喊：“胡公子强奸！”一面奋力赶上，仅截其半裾，并落下朱履一只。时方初更，左右邻居，无不出门惊问。

君美乘着酒兴，把憨公子与孙氏如此云云，说了几遍，又大骂不已。孙氏又苦又羞，一时气愤，便持刀向喉边一割，登时命断。正是：

未了阳台云雨情，俄惊霜刃血流腥。

可怜少妇含羞死，不恨胡郎恨郑生。

有顷，众邻散去，君美回身进内。只见孙氏，鲜血淋漓，死在地上。这一惊，倒把酒都惊醒了。疾忙报知地方，一面央人写下状词，准备赶县告状。此时，钱生到任数月。那一日，早堂放告。只见头一张状词，就是强奸杀命事。又看首犯，是胡伯雅，第二名是郑心如。正所谓冤家相遇，不觉勃然大怒，即着四衙验尸，又差八名皂快，朱书肉臂，立刻听审。不移时，差人把一千人犯，陆续拘到。心如早已探知，县令是生。因为珠娘事，不好进见。谁料忽遭此变，心中怀着鬼胎。只有憨公子，犹摇摆道：“他自杀死，与我何涉。况我是都御史之子，吕工部之甥，谅一会稽县令，岂能奈何我哉。”钱生先唤原告审问，君美哭诉强奸致死，及半裾只履为证。又叫胡伯雅上来：“你却怎么说？”憨公子方欲辩剖，只见本县乡绅差人下书。一连四封，钱生概不启视。拍案问道：“速速的从实说来！”憨公子也把前后事情，细述一遍。钱生大怒道：“一片胡说，不打不招。”乃令皂役，五板一换，重责三十。那憨公子自幼娇养，怎能禁受刑法。打至二十，只得招认强奸是真。钱生便



令画供，援笔定招。

判曰：

审得孙氏之死，胡伯雅逼好之所致也。雅以钱塘甲族，探亲至县。窥见吴君美之妻孙氏少艾，辄起窃玉之意。矚氏浣纱暮归，遽为调谑。而氏初无贪金慕贵之心，即时赤面唾骂。雅若稍知廉耻，当邀游以去矣。何乃恃势横行，又于某夜，突入卧房，用强凌逼，致氏白壁为砧，撚刃而毙。值美外归，登时叫破地邻，又获其半裾只履为证。夫雅以富贵之家，何患无蛮腰素口，邀楚岫之雨云，舞袖歌喉，娱秦楼之风月者哉。

而必垂涎于村姑荆妇，以取重辟之罪，岂能见尤于人。洵乃自作之孽，吾不能不伸三尺之法，以雪孙氏之冤于泉下也。郑心如虽系师教无方，姑以不知情，免究。

钱生因憨公子有了小姐之事，故信为强奸。而不暇致详，问成大辟。又料主谋必是心如，惟恐究出情由，一体问罪。因此拷打成招，竟把罪名，独坐在憨公子身上。亦是钱生不念旧恶，待师之厚情也。审毕，方欲退堂。只见礼生禀说：“吕爷来拜。”那吕爷是谁？即工部主事吕玄卿也。因以裴党，削职在家，与吕竹溪为嫡堂弟兄，所居离城不远。竹溪遣人驰报，随即入城。在宾馆相见毕，便以憨公子为恳。钱生道：“这是令甥自取罪殃，本县只知公断，岂敢徇私。”玄卿又固求不已，钱生微笑道：“若使魏东敞无恙，裴司马钧谕，则令甥可以出罪，本县可以改笔了。”玄卿面赤而去。

且说郑心如，出得县门，心下想道：“这件事若究起根由，我亦难免桁杨。谁想九畹略不追究，反为我脱卸干净。这分明是厚我之意了，不若乘机进见，说明此事，豁免了憨公子的重

罪，方不负胡老先生知遇一番。”主意已定，急忙写了一个名帖，夹着礼生通报。只见礼生回说：“老爷不及相见，有一回帖在此。”心如展开一看，却是一首诗词。

诗曰：

舌凭三寸是非生，十载文章枉得名。

附势甘为吠尧犬，趋财好似慕蚋蝇。

苏州公子今何在？白下佳人质自馨。

顷在公庭饶责扑，于斯便是酬师情。

心如看罢，赧然有羞愧之意。叹一口气道：“既生瑜何生亮。”只因心虚，悄然收拾囊资，也不与竹溪作别，竟自渡江回去。不题。

却说钱生，自将憨公子问罪之后，豪强敛迹，境内肃然。莅政二年，真是一清如水。所以民称三异，政声藉藉。巡按考察，推生为两浙清吏之首。

忽一日，方出坐堂，有白云庵尼姑具呈，是为雨花庵侵夺田界。钱生看了呈词，陡然想起：梅山老人曾说，雨花庵里，桃叶渡边。那桃叶渡，果已应在白氏夫人。只不知雨花庵，或得与友梅相遇乎？正在踌躇，忽喧传报进，行取上京。钱生即忙回衙，报知太夫人及小姐、瑶枝。于是择日先发家眷起程，随后交纳印绶。离城一里之外，换了方中便服，只带紫箫、钱吉跟随，沿路问至雨花庵。约行三十余里，方闻钟声隐隐，正是：

兰若知何处？小溪路欲迷。

板桥萝半缚，石凳草初齐。

松老侵衣馥，猿多枝树啼。

遥闻钟声响，还在竹林西。

不多时，到了庵前，冉冉绿荫，但闻禽声啾啾。推扉缓步

而入，真所谓竹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延伫久之，有一美尼出见，号唤去凡。见生美雅风流，含笑问道：“敢问相公尊姓贵表？仙乡何处？有何贵干光临敝刹？”钱生答道：“小生姓钱，姑苏人也。偶因游学至此，闻说上刹清幽，特来随喜。”那去凡口中叙话，双眼不住盼生。少顷，又一老尼无非出会。姿容清洁，年奇四十余，乃去凡之师也。三人闲叙良久。钱生问道：“不知宝刹，如仙姑者共有几位？”去凡道：“敝庵只有师弟两人，此外惟一老头陀耳。”钱生细细查问，并无友梅消息。因日暮程遥，不及下船，无非亦款留恳切。是夜独宿禅房，以友梅无从访觅，意极耿耿。既而月照高梧，方倚窗寂坐，只见去凡手携麈尾，悄然而至。笑谓生道：“幽斋良夜，愿共清谈，以消此半窗明月何如？”钱生欣然道：“幸甚。”去凡道：“人谓天上神仙，不作尘凡之想。而何以双娱月帐，赘刘阮于天台？三降星骈，访孝廉于少室？”钱生道：“此亦夙缘未断耳。”去凡道：“近阅乐府，有玉簪传奇，所载潘生私会妙常，岂空门中果有此风流之事乎？”钱生低首不答。去凡乃以小笺出示道：“有一偈语，敢求相公指教。”钱生手接观看。

偈曰：

出家如雪藕，藕断丝犹在。

既云色是空，如何受色戒。

钱生看毕，知其意念着邪，戏改旧诗答之。

诗曰：

云雨高唐此地非，好持半偈悟禅机。

予心已似沾泥絮，岂逐春风到处飞。

去凡看诗，知生秉正不回，怅然而退。次日早起，偶往殿后闲步，行尽曲廊，向东竹扉静掩，上有额曰小罗浮。扉左壁上题诗一首，其外则有古梅数株。钱生疑是咏梅之作，近前细

看。

诗曰：

春风处处黄鸟啼，桃花李花争芳菲。

看于终篇，愕然惊异道：“此诗乃我昔年题于梅花楼上的，却是何人录在此处？”因以诘问无非。无非道：“既是相公佳作，还要请问大名，并乞示以令先尊官讳。”钱生道：“小生讳兰，贱字九畹，年方二十二岁。先君讳某，官至开府。”无非大喜道：“原来果是九畹相公。可怜尊夫人疑盼久矣。”钱生急问道：“可是赵友梅否？”无非道：“然，然，然！”遂急叩扉，内有双鬟应声出问。无非道：“火速报知，苏州的钱相公来了。”话声未绝，只见友梅，花钿不整，常服素妆，迅步而出，抱生大哭道：“钱郎，钱郎，莫非梦中相会那？”正是：

只道天涯远，相思两处深。

宁知三载苦，惟隔会稽城。

要知友梅怎得避迹空门，以与九畹相会？且听下回解说。

心如才固高，人品亦最下。得九畹诗，能不愧死。

叙述会合处，用笔简略，各臻其妙。

## 第十六回 春明门挂冠归隐

诗曰：

木兰之棹沙棠舟，王箫金管坐两头。  
美酒樽中置千斛，载妓随波任去留。  
仙人有待乘黄鹤，海客无心随白鸥。  
屈平词赋悬日月，楚王台榭空山丘。  
兴酣落笔摇五岳，诗成笑傲凌沧洲。  
功名富贵若长在，汉水亦应西北流。  
——右《江上吟》

却说钱生，见了友梅，如获至宝，惊喜位下。因从容问道：“与卿别后事情，愿闻梗向。”友梅便把自苏至杭，被鸨母百端凌逼，及设计以嫁程生，细述一遍。钱生道：“那程生可是何等样人物？”友梅道：“程生讳必罕，字信之，原籍徽郡，家累千金。”钱生惊异道：“原来就是程信之，一发奇了。只是既归程氏，怎得脱离虎穴？”友梅又述遇见梅山老人，至八月十五，亏了申屠丈，救至寓所。”钱生感叹道：“原来保护贤卿，亦仗二公之力。”友梅道：“妾自至申屠丈寓所，幸有二姬作伴。梅山老人，亦时时过望。将及半年，申屠丈方自燕鲁回来，为妾备言，郎君要聘范氏小姐，求取明珠，几为凶僧所害。那时妾即恳求二公，送至金陵，与君相会。二公又说，钱郎萍踪未定，功名未就，直至辛未暮春，方得相遇。遂携二姬送妾，过了钱塘，直至会稽，留妾于此。既以百金为赠，复以古体诗一篇，付妾道：‘此诗乃钱郎题于梅花楼者，子宜珍留，以为异日相会之券。’自此，妾在庵中，深藉二师覆庇。

然而盼时朝日，廓处无聊。每至子夜闻猿，晓窗听雨，未尝不黯然魂断也。无限相思，候君面诉。谁料今日见君，徒有百忧千绪，又不及抒其端倪矣。”言讫不胜凄楚。既而问生道：“郎君别来，作何景状？梦珠小姐，亲事成未？今日因何至此？试为妾细道其详。”生以两阉联捷，乃与范小姐成姻，从头至尾，备细述了一遍。友梅惊喜道：“妾但闻县尊姓魏，谁知即是君也。只是登第之后，就该上表改姓了。”钱生道：“曩因出京甚速，未暇及此。”无非、去凡闻知，即是本县大尹，慌忙谢罪。钱生笑道：“我今去官，已称越客矣。况卿等俱属方外，何必以此俗套相拘。”少顷斋毕，令钱吉雇了一乘女轿，厚赠二尼，速急起程。无非、去凡直送至十里之外，方与友梅洒泪而别。

无何抵家，友梅先参拜了太夫人，然后与小姐、瑶枝及秋烟姐，以次相见。合家无不欢喜。钱生昏此，亦觉心满意足，不敢迟留。次日挂帆长往，舟次维扬。因以友梅所嘱，持银三百两，往谢程信之。信之方得友梅亡去之故，而知向云许嫁钱郎者，即生也。是时，信之家渐丰裕，再三推辞不受。钱生又问起寂如二僧，信之道：“文友毙在狱中，那寂如已在去冬正法。”钱生欣然称快，作别下船。

不一日到了京师，考察之后，钦命山东巡按。那齐鲁百姓，闻生出宰会稽，摘好除恶，邑有神明之号，所以豪民狡吏，窜伏如鼠。而衔冤抱痛之民，莫不伸首引项，若槁苗之待霖雨。生既按郡，果如阴风鸣绛，飞电烁目。向之强狡者，俯首就罪。而呻吟者，变为歌讴矣，又以大狱，悉为好吏弄其刀笔，于是不拈成案，平反一十余事。既而巡历方竣，忽钱吉报至，太夫人病人膏肓。钱生一闻此信，方寸已乱，遂不及复命，从驾归苏，日与三夫人侍奉汤药。每夜装北上，而校尉提问，已至姑

苏驿矣。

原来朝廷祖制，凡绣衣代巡，须俟复命之后，方许回籍。那憨公子之父胡御史，切齿恨生，借此为由，动了一本。所以内阁票准，便着校尉拿究。起解之日，太夫人流泪相送。钱生劝慰道：“母亲大病乍起，自宜珍摄，儿虽犯制，念居官清正，圣上自应思有。况有崔、李二子，新中在京，必然为儿辩救，慎勿过为忧郁，有损慈颜。”三位夫人，亦各牵衣哭别。生与校尉，方抵山东境上，那些父老已纷纷的执香迎接，拥住不放道：“某等已有辩冤表章，上达天听，且待本转之后，方许老爷进京。”钱生坚却道：“若是这般，显是抗违圣旨。尔百姓不是爱我，反所以害我了。”乃从夜半，悄然过了省城，将抵长安。有庶吉士文长儒与行人崔子文、兵部观政李若虚，连名具疏，为生辩白。圣上省奏，左迁生为东昌府司李。

原来文长儒，即是王季文之婿，与崔、李同中进士。因在前岁，钱生赠以厚资，方得与蕙姑毕姻。夫妻十分感激，所以借此为报。钱生入朝，谢了圣恩，随即往拜文长儒。又诣崔、李作谢，遂即走马到任，着人至苏，迎接家眷，不题。

却说贾文华，自向金陵报了白瑶枝回生之信，到家未几，其妻张氏患病而亡。正怀失偶之悲，忽值本郡有一仕夫，在京作宦，寄书相召，文华趁此机会，凑银二百余两，买了细缎，带至京中发卖。一日到了东昌，偶从城外闲步，遇着妓女琴娘，新自扬州迁至。身材窈窕，也有六七分姿色。文华既注目而视，琴娘亦陪笑相迎。是夜，摆设东道，就被琴娘缠住。那文华原在风月场中着迹，颇暗采战之术，把琴娘奉承得十分欢喜。自此，尔贪我爱，情好日笃。未及半年，已把二百两细缎变卖几尽。鸩母金凤，窥见文华囊资已竭，终日饶饶，打鸡骂犬，催促动身。文华欲去，奈不能割舍。欲留，又难禁絮取。正在进

退两难，忽闻人说，新到理刑就是前任巡按。文华听了，暗暗欢喜。恰值钱生前呼后拥拜客回衙，远远望见文华，立在檐下，便悄然分付门子，请那贾相公到衙门相见。文华流落穷途，忽听门子说，老爷相请。喜得满面堆笑，急忙随在轿后。少顷，进入后堂见毕，钱生道：“贾兄既到敝治，为何不来见弟？”文华乃以心事备诉。钱生笑道：“文华头颅如许，犹滞迹于花柳间那？从来鸨母不仁。只图财货。兄果钟情此妓，不若娶以续弦，我向县库，借银相赠。”文华连忙揖谢道：“多感钱爷厚情，誓当卫结。只恐金鸨执拗不从奈何？”钱生道：“此亦不妨，只消具一禀词到厅，待我当面批与执照，又何虑金鸨不允。”文华又连揖而出。回告琴娘，琴娘大喜。次日瞒过金凤，亲自到厅具禀。钱生看了禀词，就批道：

妓者沉沦欲海，迷恋风情，宁辞栖凤栖鸦。虽欲为云为雨，而玳瑁筵前，兕觥劝酒，销金帐里玉臂作枕，良有以也。今某妓，志甘荆布，誓脱火坑。扃春风于绣榻，舞歇霓裳；却夕月于青楼，歌停玉树。此真醉之醒，而梦之觉者。合于执照，任其所从。

钱生以文华所爱，必有丰姿，故令其具禀，略识春风一面。谁料见时，十分面熟。那琴娘，亦时时偷眼窥生。既有批照，金凤无可奈何，只得许允。钱生果以百金赠文华，文华以五十金，娶了琴娘。也无心北上。将欲治任归苏，琴娘密讯文华道：“妾观司李钱爷，绝似骨‘门内住的十一相公。’”文华惊问道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琴娘位道：“奴本钱宅青衣也，因与同伴有隙，触了太夫人之怒，将奴出嫁，却被梅三姐贪了重贿，哄卖为妓。原名绣琴，故即改为琴娘耳。”文华又谢钱生，备语其事。钱生道：“我亦道有些想像，原来果是绣琴。”尝以语太夫人，太夫人顾左右婢女而笑道：“汝辈戒之，嫉妒者当受此



报。”自此，生在东昌，三年任满，便升吏部主事。又由中允，升了谕德。十余年间，官至侍郎，加尚书俸。富贵赫奕，莫之与□。钱生每自退朝之暇，则与三位夫人，焚香啜茗，评花咏月。有时分韵做诗，各欲夸奇斗艳，体裁青藻，句落珠玑。那三位夫人，味同兰茝。虽无嫉妒之心，而亦飘轻裾曳长袖，回波而逞媚，争妍而取怜。小姐嗜琴，每一新调，有《红窗影双凤飞》之曲。友梅喜画，时时纵笔作远峰瀑布，断涧孤松，真有云林墨气。唯瑶枝则以巧言雅谑，使人绝倒。生亦纵横谈笑，纷坛酬和于其间。既而棋声歇、炉篆销、茶烟未散、梧月欲上之际，生乃枕小姐之肢，捫瑶枝之乳，命友梅度新声为宛转之歌。而令秋烟槌背搔痒，高卧于北窗之下者。久之，则有美丽青衣，携绛纱灯，两两来接，报道：“绮筵已设，金壶酒暖矣。”

“夫生以一介书生，为名进士，官居三品，享福至此，所谓骚坛领袖，风月总管非耶。然而，钱生亦非徒留连于诗酒美色。每遇朝廷大事，未尝不垂绅正笏，谔谔敢言。平居，常以不能致君尧舜为耻，则又可谓圣贤豪杰之后矣。其年癸未三月，大夫人八一悬幌寿诞，于时崔子文方升鸿臚寺少卿，李若虚亦以潮州知府任满入都，陆希云虽遭点额尚未南返，三子俱备了盛礼，登堂祝贺。钱生乃大排筵席，广请朝绅。是夜，饮至更余，痛醉而散。只见钱吉稟说：“日间有一老者，不衫不履，骑驴而来，要与老爷相见。门吏因为堂有宾客，不敢通报。恰值小人遇着，那老者便把一个简帖，着小人递上老爷。”钱生接来，拆开一看，但见帖上七言律诗一首。

诗曰：

歌凤何须笑楚狂，好将时事卜行藏。  
江湖只合盟鸥鹭，萝薜争知胜鵲鹑。

贼遇黄巢唐遂覆，权归秋壑宋应亡。

铜驼不日生荆榛，珍重姑苏十一郎。

——九十一翁梅山老人奉

钱生以一年积想，失之当面。怅快不已，乃详味诗中意思，是言天下将乱，不如归隐。那一年，钱生正年三十六岁，又与“若逢四九，返尔林泉”之语相应。将诗向崔、李求教。崔、李之意，不约而同，遂与二子，邵日上表辞官。出了春明门，挂冠解绶，一同南归。大学士魏藻德，与朝绅光时亨等，俱赋诗为赠。时嗣馨已年一十八岁，天资敏慧，矢口成文，极为时辈推重。钱生抵家之后，卜吉行聘，即于是秋，为嗣馨完了伉俪。又以范公与叔父鸣皋俱近八旬，不堪迢隔，乃令白翁夫妇住在苏州，自奉太夫人依！日迁往金陵，离城四十五里，与祖茔相近，地名唤做锦凤村。真个是山明水秀，足称幽居。生乃因山傍水，起造园房一所，备极轮奂之美。但见：

红楼翠闹，绣阁雕甍。门前五柳摇金，窗外千竿嫩玉。林花春吐，池莲夏开。静坐处最喜幽禽弄舌，客到时自有美酒盈樽。小桥卧涧，遥通水畔荷亭；深径埋香，转入峰边梅坞。正是：谢安旧住乌衣巷，裴度新开绿野堂。

钱生正在修葺书院，忽见许翔卿来望，袖中取出一封书信道：“某近自兰溪返棹，将渡钱塘，遇着一位长者，自称申屠丈，修书一封，着某送上钱爷。”钱生启缄看云：

自别音容，十有七载。予两脚如车轮，终年仆仆作牛马走耳。闻子三遇良缘，待诏金马。梅山之神鉴不爽，而梅花楼一夕酒钱，予已效文鱼之酬矣。兹者，天造逢剥，潢池之乱难弭。而煤山之祸已兆，子以老人一言，点醒归隐丘园。甚善，甚善。今有真主已出，

太平在迹，予亦自兹栖踪海岛，非敢效田横自王，聊逞虬髯之故智耳。明年秋抄，吾事方成。子夫妇幸洒酒遥贺。便中附候，申屠丈白。

钱生看罢，喟然叹道：“主室如毁，中原瓦解，吾辈将来尚不知作何结果耳。”是时，闯贼李自成，虽得了河南一省，然齐鲁之间，犹安然无事。钱生以书意不祥，讳而不言。至明年，甲申三月，果有彰义门之变，大行皇帝缢死煤山。始信申屠丈与梅山之语为不妄矣。自此，隐在乡中，捐粟募兵，保障一方。虽经鼎革，天下盗贼峰起，而钱生保全身家不失。向后多少朱门大厦，化为灰烬。那些屠沽儿卖菜佣，反得满身罗绮，一朝富贵。时来者高人青云，运退者黄金变色。当此之际，不能无感耳。自后，生与范公，频至庵中，与心如讲论释典。时贾文华还至金陵，与许翔卿同为门客。崔、李、陆三子亦隐在长白山中，与生往来，信使不绝。生与三夫人唱和篇什，有《瑟琴集》行于世。每羡乐天为人，故颜其堂曰：“希白堂”，自亦谓希白居士云。

收结处，烟云袅袅。有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之致。